

野葵花情緣

林松風著

野葵花情緣

◆◆◆

林松風著



◇曾廣健

林松風乃一位華越資深作者。《野葵花情緣》是他繼《歲月如歌》後第二冊單行本。多年來，雖忙於商業，林先生依然積極創作不斷。除此，林先生對文化事業不遺餘力，他更動員一些親友予以贊助，為促進越華文化事業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野葵花情緣

林松風 文選

目 錄

- 001◆ 自序
008◆ 野葵花情緣
 隨筆四章
019◆ (一) 消失了的木樓——我的小書房
021◆ (二) 也算書房
025◆ (三) 黃昏大道
027◆ (四) 乘公巴
028◆ 金甌，去或回
032◆ 家的故事
036◆ 校友歡聚
 * 紿台灣江正誠學長
039◆ 徐師傅趣事
042◆ 春遊台灣
065◆ 捕鼠記
069◆ 我的大表哥
075◆ 她的故事
083◆ 零號阿10扁這家人
088◆ 酒鬼阿竹
093◆ 阿崩——黎釋兒
098◆ 誼父四伯及黎家老宅
103◆ 遲暮，也失落
110◆ 秀貞與文啓
121◆ 王阿奎

126◆ 兩難抉擇

翻譯

- 135◆ 春暖
141◆ 春的憶懷
144◆ 我的學生
149◆ 破鏡重圓
154◆ 媽媽的黑板
157◆ 河與岸
162◆ 聚散人生，歡樂與哀傷
167◆ 編後語——曾廣健

自序

大半世紀寫作回顧

對文學愛好，應該從小學時代！

那時，我一般接觸都是兒童故事圖書，少年讀物，但並沒有想要寫作這念頭。

中學時代，我所閱讀的各種文學書籍比前增加，內容也較豐富、廣闊；而使我深感興趣是西堤華文報章文藝版的作品，使我得益不少。於是，我漸漸萌生寫作興趣。

1963年1月中旬，我終於在《每日論壇》日報發表了《寄箋》拙作。沒有想到，這篇不成熟的所謂“詩”變成一塊階石，踏上後從此沒有退路。我只好繼續一步步，一級級地往上攀，轉瞬間，今已半個世紀！

從回顧、梳理，也許可分為：

(一) 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中期的產量不少，詩、散文及短篇散見本土各華文報社的“文藝版”，台灣《創世紀》、《笠》詩刊等。

這時期，西堤詩壇極為活躍，它受台灣現代詩影響，許多青年開始研究、學習、創作，我開始走進現代詩創作行列。而這時許多詩社如雨後春筍，先後成立，並在某華文報上獲得多個定期版位，給越南華文

現代詩找到存在的定位。

這時，我寫的題材多少受到戰爭影響，跟我身在漫天戰火硝煙脫不了關係。

(二) 1975年4月30日南方解放與國家統一後，至廿一世紀初葉，為了養家和生活，這時期我近乎封筆，但間中寫些作品於華文《西貢解放日報》和一些文藝刊物發表。

(三) 從2008年至今十多年來，是我寫作產量最多的時期，應該有60多篇，這些拙作散見於華文《西貢解放日報》副刊，《越南華文文學》季刊及《文藝季刊》以及台灣、新加坡、印尼等雜誌。

今天出版《野葵花情緣》一書，這是繼《歲月如歌》後第二個單行本，兩者發行時間相距5年。此集子純粹只收集這5年來發表上述各文學雜誌之作品，共28篇，包括翻譯。

《誼父四伯及黎家老宅》一文有我許多難忘紀念，這一切已不復再，誼父母去世，兩老多少年克勤克儉遺給十多個子女的田地，不消幾年光景，已消失到所餘無幾。最後，這班不肖兒女把目投向他們老爹祖祠及最後那片千幾平方米的祖地，展開激烈爭奪。終於，紛爭搞上福門地方法院，經地方政府多次和解不行，他們拉隊上法院。農曆六月廿六日是我誼父忌辰那天，他大兒子三飛在屋前空地擺了5、6席酒菜宴請親友，怎知他們十多人卻在地方法院裡正在為家產而爭執。自此以後，我不再到黎家。

《校友歡聚》裡是一群五十年代曾在西貢逸仙學校唸小學的校友，半個世紀重逢，白髮換青絲，笑話當年，有哭、有笑，幾許唏噓！《聚散人生，歡樂與哀傷》，道出人生之悲歡離合。人生本無常，它只是一種變不了之規律。

在《野葵花情緣》一書裡，愛、愛情、親情佔上很大重量。《遲暮，也失落》是寫愛情、婚姻、分離、重逢，婚姻失敗後，一個女人之心生理，對性之渴望，空虛之痛苦、無奈！《徐師傅趣事》乃一樁真實故事。聽說他女人已與他分居，現在他住在工廠，每個星期六下午搭客車到南部，跟小三一塊。

《秀貞與文啓》裡秀貞愛上一個不屬於她的男人，她只能是他的一個影子，第三者；她卻為他付出了青春花樣年華，換來一片天空浮雲。秀貞與文啓已分手，聽說她快結婚。《破鏡重圓》倒是一個美好結局，在此我祝福他們。《野葵花情緣》是這本文集之主要一個短篇小說，它歌頌愛情的力量，它帶給故事裡那對戀人的意外與不幸，而後充滿毅力及期盼。

此集子可說是我歲月的回憶和生活點滴，希望給讀者茶餘飯後帶來一份精神糧食。在此，我謹感謝華文《西貢解放日報》記者兼副刊主編曾廣健（仁建）文友，他年輕有為，在百忙中抽空細心代為編輯本集子；同時感謝何月紅小姐打字排版，感謝為我此書的作出幫助的好友，讓拙作——《野葵花情緣》能夠順利付梓。

野葵花情緣

他將於下午4時15分抵達林同大勒聯姜機場。今天剛巧星期天，她則於昨天早上先飛到山城。在此迎接他，是3年了，他出國就醫，時光過得蠻快！

陪她到機場接機是她妹妹及一個女同學。

今天，她穿著一件天藍色連衣裙，他曾說她穿這件衣裝很漂亮、秀雅。她曾是他義務模特兒，穿這衣裙，在山丘上，在野葵花間，一頭披至雙肩的黑亮秀髮，配上略施脂粉的面龐，胸前抱著包裹精美、鮮艷的紅玫瑰。

她有點焦急的望著機場的電子屏幕，他乘坐的班機還有20分鐘才抵達，她已等了一個小時。

* * *

3年前，他兩人偶然邂逅於山城10月野葵盛放的季節。花開得最誘人是大清晨，欣賞野葵則於早上或下午日暖之時候。

那個深秋下午，她立在她家大別墅陽台上雙手輕輕按在陽台欄杆，眺望不遠處滿山丘的野葵花。

她發現了他。一個青年，正凝神於遍野黃色的葵花，這山蔚鬱松林，悄微西斜陽光照著大地，他，彷彿融合在黃色世界！

他屬於眼前大自然彩畫之一部份！她感到。而她，她乃這彩畫唯一欣賞者。

她家在胡志明市（西貢），父親乃一位有名氣商人，經營化工原料、建材；鋁合金。

而山城這幢大別墅乃她祖父時代從一位法國大學教授手中接過來，上世紀50年代末。

別墅建於小高地，佔地約600平方米，有濃厚的歐洲風格；雙層建築，雙重瓦，落地窗，正面分隔線，雙露天橢形陽台，屋頂有兩座1米的方形煙囪。2米半圍牆。圍牆攀滿綠厚藤蔓，藤蔓爬上牆頭，爬進大院。綠的葉及鵝黃的牆灰相映成輝，夕陽下，奪目調和。

許多年來，別墅夏天才會熱鬧起來 — 她家庭從西貢上大勒避暑，住上一個月。平時偌大建築物很冷靜，只有在這裡幹了近30年的女管家蘭姨與看管別墅和照料花木的忠伯。

這年，她爸身體有病，醫生勸告他上山城休養一段時期，剛好秋天。

她家庭是虔的天主教徒，她熱愛音樂，是一個小提琴手，也許有家庭遺傳關係，她媽媽也是很優秀的小提琴家，經常參加教會文藝、詩歌活動，她從小跟媽媽一起，如今屬教會小提琴樂手。

她考進胡志明市音樂學院，中學畢業後，那年第二年。

每個週末，她陪媽媽到大勒，看望爸爸。

他站的地方和她陽台有遠距離，她只能肯定他身段頗長，鼻樑架上一副近視眼鏡。一頭拂揚風中頭髮，身穿棕色皮革克，牛仔褲。

他很準時，早上7點，不然下午3點，他出現於山丘，背了畫架，寫生畫具，離開時是近中午或太陽西斜時分。

她決定探察他的畫作，應是出於好奇，繪畫，她外行。

雨剛過後，踩一條小石徑，她來到他背後，靜靜的。

他全神的一邊調著顏色於調色盤，一邊在畫板創作。間兒停下，用手指梳理頭上給風吹亂、拂在額上之頭髮。

他吃了一驚，他轉身發現她時。

“對不起，不好意思，打擾你！”她低下頭，臉頰飛起兩片彩虹，有點怕羞。

“妳就住在那幢大房子罷？”他注視她好一陣子，才問，他轉身朝向她大別墅。

“你怎曉得？”她有點驚詫問。

“妳常站在那陽台上。”他笑笑，顯得很得意的模樣。

“我還以為你只專心全意在寫生喔？”她用手輕按揚起秀髮：“你是畫家？”

“我學美術，今年剛畢業。”他並沒有回答她，他忙著收拾畫架，畫具雜物；“妳還在唸書罷，學什麼喔？”

“我在市音樂學院，上第二年。”她欣賞他剛剛完成的作品 — 一幅野葵花。

他告訴她，他家鄉在南部西區前江省東鵝貢。她

也告訴他她家在西貢，上大勒，看望在此休養的父親。

“大勒挺不錯！”他對她說。

“冷靜了點，偶爾住住可以，時間久了，會很悶的。”她說：“城市是喧囂，可它有難拒的一種魅力！”

“這是一種城市人的心態！”他聳聳肩，有點自嘲、無奈。

在山城的日子，她陪他遊覽大勒風景點。

大勒是花的世界，也有濃厚高原神秘美，山之朦朧，霧之渺茫，湖之詩情畫意……。

* * *

之後，當兩人在一塊的時候，她成了他志願導遊。

大勒有不少有名的咖啡屋及小酒吧。他喜歡喝咖啡，她陪他上咖啡屋，去了一家又一家。

有天晚上，兩人爬山越嶺去尋覓一個叫什麼Cung to' chièu（黃昏絲絃）的咖啡屋。

聽說這是一個有點神秘的地方。這裡有一位愛抽煙，自彈自唱的女人，她是咖啡屋老闆娘，有人說她是帶有神經質的女人！

他們擠進一道外邊掛上一塊寫著：“說話談笑不能高於歌聲”的牌子的木門。

屋內燈光微弱，像夢境，人的臉孔，沉落的吉他及沙啞的歌聲，彷彿身在另一遙遠的世界！

他們抵達時歌唱節目早已開始，廳內悠揚一首古老情歌。

整個屋子坐滿滿了聽客，好不容易他們才在擁擠一角找到兩個位子坐下。叫了兩杯熱咖啡，過了好久，咖啡端上來，香味撲鼻，哇！

唱歌的女人漫不經意撥著吉他琴弦，許多歲月塵封的古歌，彌漫屋子，從有點沙啞，愴涼的歌聲。歌聲時若高山流水，有時似在低訴，有時卻彷彿洶湧山洪，令人難以抵擋！

“來，大家來唱罷，我自唱夠了。”最後，唱歌女人不唱了，於是一些聽客成了歌手，整個咖啡屋頓時熱鬧起來，有人彈唱，又有人拍手拍節附和。

從咖啡屋出來，將快10時，他送她回家，騎租來的摩托車，山城此際深夜氣溫下降至15、16度，夾上山風陣陣，好寒冷，雖然她身上穿著一件厚毛衣加大皮襖，她不禁把身體貼向他背上，他拉她的手環住他的腰，他的手很暖，她感覺。

“開心嗎？”摩托車在別墅外停下，他握著她雙手。

“嗯，開心極了，謝謝你。”她有點害羞，可並沒抽出給他握住的手。

此刻，他有欲擁抱及吻她的衝動，卻沒那種勇氣。她捕捉到他熾熱光茫，從他的眼睛，而她，她心也激跳著，她微閉雙眸，她等待！

他緊緊把她擁進懷裡，他的嘴貼上她雙唇，如閃電之激動，顫抖，火灼灼！她也緊緊擁著他，迎上如火般的熱吻！

他倆墮入愛河，野葵花裡朝夕洋溢著他倆的歡聲笑語。

* * *

怎知不幸，3年前那次車禍兩人受了重傷，她留在國內醫治，他獲家庭送去外國治療，現在，她在機場等他！

20歲，她屬於可愛的女孩子。

她有一頭披於肩上柔軟烏亮的秀髮，她不染髮，清秀面龐配有一雙明媚眼眸，端挺鼻樑，豐潤雙唇。她有一對相當豐滿圓美的乳房，修長身段。她開朗、熱情，但有點保守，從不穿露胸衣服，這也許與她家庭教育有關係。

她熱心社會工作，經常參加教會到一些貧苦農村做慈善工作。

他是她第一個男朋友，第一個初吻——她還沒有異性朋友——從高中時代到現在。他的出現那樣突然，感情也是，閉上眼睛，她自己也有點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無際黃色的野葵花花海，紫色的天空，涼涼的秋風，十月山城，綺麗也浪漫！

她陪他坐火車去，家在南部西區的他對火車特別鍾愛，大勒有可愛的旅遊小火車。

* * *

他見到她爸媽——一個週末晚上——在她家別墅客廳。

她爸只問他工作情況，有什麼發展計劃。那天她爸精神顯得特別好。

倒是她媽，一個問號又一個問號：父母做什麼行業，有多少兄弟姐妹，事業、前途？最後問：

“有女朋友了沒有？”

坐在母親身旁，她暗下拉拉她媽衣角，低聲說：

“媽，人家只是普通朋友嘛！”

那次，他給留下來，在她家吃飯。

後來，兩人在一塊時，笑笑，她問他那天與她爸媽見面有什麼感想？他握緊她雙手，也笑笑扮個怪樣子地說：

“我倒想起三國演義裡劉備當江招親，差點不把我嚇死才怪喔？”

“你啊，討便宜，那來現成的妻給你去娶呀？”

“就在這裡喔！”他把她擁進懷裡。

“別作夢！”她嬌嗔把他推開。

“我正在作夢，一個幸福的夢！”他把她擁得更緊，他粗獷的吻她，使她透不過氣，她只能閉起眼睛，愛來得若一盞芳醇美酒，令人醺醉，抗拒無力！

兩人離山城，抱著滿懷初戀甜蜜的溫馨。

她回胡志明市音樂學院上學。

他找到一份美術圖案設計員工作，在一家私營建築公司。

兩人已成一對分不開的情侶。

* * *

他愛喝咖啡，欣賞音樂。他也喜歡吃羊肉火鍋，喝酒，但不抽煙。

她也熱愛音樂，不過她更愛吃零食，他會帶給她一些餅乾糖果，水果……。

他帶她回他家鄉，他家在前江省東鵝貢。

前江省屬南部西區，距胡志明市約一百多公里。前江省有多種有名的水果，又有豐富水海產，又有令人喜愛的旅遊景點，她委實很喜歡這個地方。

在鵝貢，他家庭算是有聲望的富裕之家。他爸是當地專辦南部西區一些省市水果，農海水產出口的企業家，家裡還有耕地，果園，每年有相當可觀之收入。

他有兩個妹妹，他是老二，大哥已結婚，在他爸公司上班，管理貨源進出業務。兩個妹妹再唸高中，兩人只相隔一歲而已。

他帶她到家鄉與爸媽見面。

看來他媽蠻歡喜她，兩個妹妹，不用說，三人一見立刻結成“死黨”。

他陪她去看這裡有名的養蛤場。養蛤乃東鵝貢人們靠以謀生的行業，養蛤場是許多旅客必遊的景點。

他帶她到新城鄉，這裡是一個有名的養蛤場。此際剛好夕陽稍微西斜，太陽已不再如中午般酷熱。

海風陣陣，吹來海水鹹味以及海產餘留的腥味，有些不好受，初來時。

這時，潮水退了，展目乃廣闊沙灘。南部的平原的沙灘與中部地區不同，它混合了九龍江從流源帶來之

沖積幼泥，顏色較為深沉卻很肥沃，稻米，水果……都欣欣於這片無際南方平原！

兩人並肩於一條混凝土鋼筋的小橋子，橋一直伸出海中心，從防波堤。

兩人在岸上一家海鮮館子吃了一餐豐富新鮮的海產。這裡的海產，味道確實特別好。

他開車送她回家，已經七時多。

他喝了好幾瓶啤酒，她吃得很飽。他倆玩一整天，累了，便在回途車上睡著了。

憩睡中，“碰轟”一聲巨響，她感到身體被重重碰撞，夾著一陣撕心裂肺疼痛，雙眼一黑，頓時失去知覺。

五天後，她發覺自己躺在一張鋪著白色床單的大床，一間陌生房間，似乎有刺鼻藥味，而她，她發覺身體稍一動彈便迎來極度疼痛。她身體被緊緊封裹在厚厚石膏及白紗布裡。

她曉得她在路上發生車禍，知覺逐漸恢復後，且傷勢極嚴重，且動了胸骨手術。

“姐姐醒了，媽，姐姐醒了！”是妹妹麗水。

“麗娥，妳醒了！謝謝聖母，太好了！”她媽出現，臉龐有點模糊，聲音那樣激動、高興、沙啞、帶哭泣。她雙眼也滿裝熱熱淚水。

接著，她看了三姨、小妹。

突然，她想起他，她驚恐的問：

“俊昌呢媽，他…他呢？他怎樣了？他沒事吧？”

“他在加護房，別擔心。”她媽安慰說：“他傷勢不很嚴重，不會有生命危險。”

“我要去看俊昌，媽，我要去看他！”她感到又一陣劇疼，只稍為一動。她閉上眼睛，淚水奪眶湧出，順著面頰徐徐流下耳旁。

“別舉動，麗娥，俊昌沒什麼危險，別擔心。”

“不，我一定要去看俊昌，我要看他！”她哭得很傷心，她怕，她不能失去他。她抓著她媽的手，忘掉身體的疼痛。

俊昌的媽及大妹也來了，聽說她已甦醒。車禍發生，兒子被重傷，她顯得格外疲憊、蒼老。不過她還是極表樂觀，坐在床沿，她安慰麗娥，她握著這個她兒子的女朋友，很憐愛！

她顯得安靜了一些，俊昌大妹開了手機，她看到他躺在病床。

他胸部受傷，動了手術，病情尚為穩定，只是還昏迷沒醒。

兩個月後，她獲准回家休養，再進醫院是四個月後，在家，她有她爸請來的醫生為她醫療。病情有良好進展，但還不能走動。

不久，俊昌也出院，腦震盪病情後遺症使他記憶力衰退，人變得遲鈍。他爸決定將他送往法國醫治。俊昌有一位伯父從年青時即在法國留學，是一位有名氣的醫生。

從車禍發生後，兩人不曾再見面。到她出院，他

出國醫治了三個年頭。

初時，她只能從俊昌妹妹傳來之微信或電話曉得他在外國就醫情況，他似乎康復很快，她日夕思念，盼愛人歸來。

她知道，他爸媽曾多次親往法國看望兒子，也多次來看她，給她很大鼓舞與安慰！

俊昌第一次給她打來電話——於去年秋天，他只簡單的說：

“麗娥，我愛你！”

“我也是，我很……愛…你……。”她激動，淚如湧泉，她泣不成聲！

“我好想你，麗娥！”

“我也想念你，你快回來喔！”她說。

“醫生說：明年我可以回國了。”

明年？她須苦等多一個年頭，多漫長的365天啊！

一年日思暮想，有渡日如年之感覺。

幸好，第三年，她可以回市音樂學院繼續進修已中斷一段長時期的學業。由司機接送，她還不可以自己騎摩托車。

這一年，她與俊昌每天都有電話或微信往來，她有點擔憂：他跟往昔有很大差異，他說話簡短，極少有高興表示，很難看到他笑或別的感觸的樣子。

“我10月回來，我想看到山城遍野的葵花。”俊昌告訴她。他啟程之前：“我要畫那些黃色的花！”

“好的，我在大勒等你！”

(一)消失了的木樓—— 我的小書房

說是木樓，其實它只不過是一個四面皆以木板爲料（許多年前常用的材料），地板也是木板，很簡陋的小樓子而已。它便是我用作閱讀與寫作的地方，我叫它爲書房，我很愛這斗室小天地，外邊有蔚藍天空也有黃昏夕陽。

木樓座落於我家房子後段，下面是一樓的一個住房，面積約九平方米。木樓四壁皆開了窗子，向後面還多了一扇木門，木門外爲一個木柱架出的小陽台，因兩棟房子後邊有一片寬一米的空間，剛好派上用場。

那時光，我家四週尙沒給蓋起高層建築物，小書房日夜都好涼爽。風來風往，大熱炎夏也清涼如常。站在小陽台，往南看，近處是濱城菜市方型鐘樓背面，再去乃西貢公巴車站，最遠是有名的“榮遠大樓”——它那樣宏偉，堂皇。它默默見證無數時代巨大變化，它有無數令人迷惑，驚駭的傳說。一部解放前製作的電影 *con manh họ Húa* 便取材於此。如今它是美術博物館。

在此，我順便說說我家這棟房子來歷：

先前，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從金甌到西貢暫短一段時間，我家便遷到濱城菜市場後面嘉隆街（今李自仲街）一條巷子。直至七十年代初才頂下這棟房子。它與我們住了十幾年那巷子同一條路，且兩條巷子可流通，假如沒有一邊二米以上的磚牆隔開的話。

從那時起，我們一家正式告別了許多年來的“房客”辛酸滋味。

它是一棟很破舊的平房。法國時代蓋的，最低也有半個世紀以上屋齡，正式房屋主人乃一個英國地產公司，每月按月單收租金。

“頂手”給我們是一位六十多歲，消瘦的北方人，開店北越牛肉粿條。

他隔壁 1 號那家也做同樣生意，他不夠運，碰上兩個兒子不肖不務正業，更吸了毒，落到最後連房子也頂掉。

父親僱來水泥匠，著手把房子石棉瓦屋頂拆下，掛上棟樑，鋪上木板，打上水泥，鋪上花磚，在四面磚牆加上柱子，提升兩米半度度牆壁，配上幾扇窗，一扇門，一個往外伸出小陽台，屋頂蓋上石棉坑瓦，從外面看，真的變作二層樓房樣子。

不過房子後段並沒有改變，只稍爲修理—修理而已。等進行維修，已是幾年後了。

本次維修把全部舊磚牆，石棉瓦等舊東西拆掉，重新以鋼筋混凝土打地基，上柱子，二層樓房，上層作住房，下層廚房兼飯廳。

上層主房上面我把可用的木材木板加築小樓子，搭一把木梯，稍為佈置，它便成為我所說的書房。我的能偷閒的時間，及許多作品都在這個小天地度過與完成。

十二年前，我們決定將這棟住了三十多年的房子拆掉重建。修建藍圖與內部分佈細節皆由兒子與建築單位討論決定，我能曉得只是一棟四層樓房。

幾個月後，新樓房落成。

作為書房的木樓當然不再存在，也不會為我留下一個可作書房的地方。

與我多年共處的小木樓不時出現我夜夢，夢醒，是緬懷，悵惘！

(二) 也算書房

去年夏天，隔壁人家修葺房子，他們房子住了三十多年不曾修過，實在太老舊了。聽說全部費用由他在外國的女兒匯回來。他做法跟我們十幾年前作法一樣，唯一不同，現在建材及技術進步，木柱拆掉，代以國字鐵柱，水泥混凝土代替木板，上面鋪上花磚，堅固穩定。

可這樣一來，我們原先開向右邊牆壁的雙葉窗給閉掉，陽光與空氣給摒在外面，整個住房頓時黑暗悶熱。

經多次討論與請來建築師傅實地研究，最終決定：拆掉後面牆壁，裝上一套四扇落地玻璃橫拉大門。牆外有寬八公寸空間，可築一個小陽台。只見他坦白告訴我們，從這扇玻璃門攝取光線沒問題，要引進空氣，沒辦法，現在前街一排大小飯店把無數大小空調掛在後面，一共不下五十部，它們震耳聲響，排出熱流向你襲擊，還有可怕的好像是硫酸什麼的燒焊金飾製作的氣味從我們大門那邊排氣風筒排出。

施工歷時半月，房子改造完成。整個住房又光亮如故。妻與小女兒美雲著手把房子重新排置事宜。

小女兒美雲正在為她爸設計一個書房，妻悄悄告訴我。

她訂造一個貼牆大書櫃，櫃高二米半，橫一米半，寬四十公分，書櫃分作五層，又分為三格，可變為三個獨立櫃子，每格各有玻璃門一扇，最下面則是一個橫拉門抽屜。

書櫃前放一張長形桌子，貼左邊牆壁擺一套小沙發，一張茶几。

新書房佔整個房子一半左右空間。有燈光、空調設備，有厚厚淺棕色落地窗簾。

白天，陽光充足不用亮燈，下午以後則不行，光度差，必須使用燈光。我不愛使用空調，寧願開把貼地小電風扇。

只是許多年，我已不使用書房。在臥室向落地窗，我安放一張檯子，一盞小檯燈，我就可以看書、報

紙、上網或寫作。有時也陪妻看電視，看電視劇什麼的。

新書房一般只在週日派上用途。

這天工廠休息，我與妻在家。這也是我們家裡最熱鬧的一天——孩子們都回來，當然包括兩個小孫子紹賢與紹良。

午飯吃過，大家集中在樓下看電視，談笑聊天，有的上網，我和妻則泡了一壺熱茶，坐在書房小沙發，邊喝茶邊聊，除了家事，話題總離不開兩個小孫子。聊了整個下午，蠻快樂！

坐在這裡，有時候我還那樣懷念已消失的小木樓——我夢裡小書房，那恬靜小天地！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廿八日

(三)黃昏大道

駛過有柵欄的火車道，汽車便匯入剛通車沒多久的范文同大道。駕駛座前小時鐘：五時三十分，每天都很準確，差不掉多少。

十二月，夕陽已西斜，冬暮，晝短夜長，大道兩旁路燈亮了，提早半個小時。

西斜夕陽，那般圓，那般大，紅得蛋黃似的，挺可愛。它不再有午晌炎人熾熱，此際多麼柔和溫暖。夕陽，染紅半塊天空，彷彿一個淘氣的孩子，把一瓶彩墨隨便朝空一撥，一幅抽象水彩形成，高懸天際。

這時，我不禁把汽車車窗玻璃片拉下，南國冬日晚風拂臉，不冷，只稍微涼意！

剛於去年（二零一五年）十月中旬正式通車的范文同大道將於今年夏天完全竣工時約長十行車線，再裡面又兩條車線，供機車與汽車共用。總經費約合美元三億四千萬元，投資負責修築單位乃韓國GS（ENGINEERING CONSTRUCTION）公司。修築時間約為八年半。

范文同大道可說乃胡志明市最完善，美麗的大路，它接連1A、1K國道與新山一國際機場，它也連接新平、舊邑、平盛、守德等四郡，且貫連平陽、同奈兩個鄰近省份。

每隔一段大約一公里，我們可見到一座很美觀，

堅固的天橋，為國道兩旁的新蓋商店及民區往來方便與安全。

當然，它投入使用後，范文同大道大大緩解了本市多年來車輛堵塞現象。

往來於這裡大道的汽車並不很擠，由於它好寬之固。倒是機車幹線，這還是很擁堵。它總是若一條彩色的車流，長長的，尤其下班放工時候。

一陣啾啾鳥啼橫空而過，投向路的一旁叢林。暮鳥歸巢，竟那麼相似！擁擁行車人流，誰說不是歸家之路客？而我，又何嘗不是？

范文同大道右邊乃北南火車鐵路。

全長一千七百二十六公里的北南鐵路乃我國唯一貫連北南之鐵路，每天有無數列車經過，包括各省市班車——除川走南北列車。

我回家途上，經過於大道看到冒著長長黑煙，宛若一條長龍隆隆駛過的火車，勾起我之回憶，那些乘坐火車從南至北，又從北至南的年代，那時，我在一家台灣公司任職，公司有辦事處於河內。

我也注意到火車鐵路旁幾幢隱現於樹叢間的簡陋平房，此際，常可看到裊裊炊煙升起，人家在燒飯罷？似乎很難看到這種帶有農村同味的景色，在家家使用煤氣的時代！

黃昏大道，黃金色的夕陽。

行人道，有許多跑步的人們。一塊空地，小孩正在嬉戲，在練自行車，年青小伙子在吃燒烤串肉。

一對老年人坐在公共巴士站，安祥、平靜，在聊天，似乎不是在等車子，。

夕陽，黃昏，總有屬於它意義及魅力，別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四) 乘公巴

川走第四號港——平貴渡口之44號公巴所路過的幹線有一段經過我家李自仲街（第一郡）

很多時候，我半開玩笑半認真的問內人：

“芳芳，要乘巴士嗎？”

“嗯，要坐，你自己去坐，你喜歡的話。”內人也爽快，一句話。

說實在，我們乘搭公巴機會並不多，城市人，出門最方便是機車，遠一點或需要則打的，上班，有公司汽車。

91號與19號公巴倒是多次乘坐，從堤岸或西貢。那是我到林氏大宗祠開會什麼的或者有別的工作在公司，稍後才趕回守德工廠。

有機會與內人乘坐公巴，且為44號乃是三年前（甲午年）農曆正月初四，早上。

新年，孩子們都旅遊去了，不去的是小兒子偉雙、我及內人。我與內人往平貴旅遊區玩，閒在家很無聊。我們決定乘搭公巴，不騎機車，當然為44號公

巴，這屬40座位中型車子。

我與內人在離住宅不遠的公巴站上車。

撕票小姐把兩個學生模樣的小女孩從座位“請”起來，車上乘客擁擠，位子坐滿了。

“謝謝！”我和內人坐下。

常聽說乘搭巴士，車上複雜，稍不小心會被扒手偷掉腰包手機什麼的。但44號公巴給我感覺倒不錯。也許這條幹線公巴所過街道多屬獨邊——進入清多區之後，乘客平貴區住民較多，不良份子難以混進之故？

44號公巴出發點為第四郡商港，途經第一郡、平盛郡至清多，終站為平貴渡口，全長為十六公里，行車時間約一個小時。

我與內人徒步進入平貴旅遊區——於大門前邊下車後。

我們參觀了鄭功山紀念堂，紀念堂在路的右邊，需要走過一條彎曲於小河涌之木板橋。

下午一時，我與內人登上公巴回家，中午飯在平貴餐廳進餐。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日

金甌去或回

(一) 金甌，去或回

二十幾年輪，打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每年春節期間我一定會到金甌，從來不會中斷。而這麼多年，我也欣喜看到這片南部大平原日趨繁榮，發展！

總是內人及孩子們陪我南下，我也希望他們會熱愛這片我有許多懷念的土地。

到金甌，並沒有什麼可旅遊的景點，在那些時候。在市區，我們拜訪一些有生意往來之客號，拜訪幾位當年舊友，到天后宮上香，捐上香油及對設在這裡的華文班寄上一點資助費，到昔年故居繞上一個圈子，又上車返回西貢。

有時，孩子們一定要爸媽乘搭飛機，怕長途跋涉，熬過七八個小時會太辛苦。這樣，我與內人大清早乘坐飛機抵達金甌，他們到機場接機，一塊回到他們下榻的飯店。他們是先頭隊，昨天先出發，在金甌睡一晚。這幾年，公司生意我交孩子處理，我與內人退到工廠，管理工廠生產線。

如往昔一般，抵金甌市，稍為休息後，我們在下榻飯店對面小橫路吃早點。不過，這兩年所住那家飯店有附設早餐，便不須到外面吃。

接下來，孩子們忙他們的，我與內人到黎利街和豐宗叔家小坐，聯袂到天后宮上香。

天后宮主理接受捐款的羅漢傑先生人緣很好，我與他算有點交情，但去年到金甌才知曉他已去世，英年早逝，太惋惜！

和豐宗叔兩老多年前已赴美定居，如今都已謝世，住在這房子是他女兒及女婿賴士希先生，及他們的孩子。

我與和豐宗叔見面次數不多，可是他留給我難忘之印象——和藹、可親的長者。

我不出生於金甌，算不上道地地金甌人。

與金甌結上了不解之緣，回憶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家父帶我們舉家南下，希望可在金甌創業，但事與願違，最終又不得不重回西貢。一年之後。

金甌短暫一年，它卻給我留下深刻懷念——那是一段極艱苦的日子，也是感受溫暖人情的時光。金甌人們給我們一家的點點恩情，深重可貴——雖然歲月沖洗，我又來去若驛站過客，昔年足痕早已追覓無從，世事也幻如蒼雲！

倒是，我應怎樣說呢？於每趟南下：

“去金甌”

“回金甌”

(二) 金甌角之旅

新年回金甌，我們決定作越南南部極南端的地方金甌角 (Đát Mũi Cà Mau) 作觀光旅遊。

從報章消息，從五根 (Nam Can) 社金甌角陸路一號國道已打通，我們遂以陸路出發，不於中途乘搭汽船。

金甌角我不曾到此，一小時在金甌，我只到五根而已。

這段路全程約一百二十公里，從金甌市出發。一號國道相當平坦完整。

國道兩邊接連的是數不清的市鎮、民區，大小市集，新建橋樑。大小橫路全鋪上瀝青或混凝土，橫跨小涌均為鋼筋混凝土橋，木板或簡陋小橋已成歷史遺蹟。

我深深感到：金甌發展飛快，人們生活日漸改進，呈現洋洋喜氣，於此暖暖春日！

過五根市鎮，路開始不好走。五根至金甌角這段路只基本完成，路剛鋪上碎青石，輶路車正在施工。

車走路上，輪子過處沙塵滾滾飛揚，我們坐在汽車裡沒什麼影響，騎機車路客就不好受，儘管戴上眼鏡、口罩與帽子。

抵達金甌角為中午十一時許，金甌為二時四十分鐘。

車子進入岬角村，這地段左右兩旁都是大大小小的店子，民區，路狹窄，人車雜多，一輛汽車駛過，另一輛需停下一旁相讓，而找個停下的地方並不容易，所以走過這段一公里不到的街道，費去時間可不少！

我們在金甌角國家文化旅遊公園門口停車買車票，門票相當便宜，每位只一萬塊越幣，司機可免。

金甌角近看遠眺，乃綠油油無邊無際的森林樹木，樹林保護這片從沙泥沖積形成的新綠州，許多年

代前，此處仍然是碧澄澄海洋。

一九九五年一月，政府在金甌角樹立我國最南端第一個編號GPS0001（0公里）定位座標。

這裡還有一座迎風破浪的帆船造像，它乃金甌角的象徵祥物。帆頂是迎風飄揚的國旗。

金甌角是唯一我國能觀賞晨曦日出、日落黃昏之壯麗景色的地方——從茫茫大海海平線。

在GPS000一座標週邊種植一排樹木，它們是我國政府領導人到此視察親手種下的。

進金甌角文化旅遊公園，往左拐徒步不遠左側有一座二十來米高鋼筋混凝土高塔，-001--002-聽說登上塔頂可遠眺金甌週邊全景。可惜大家都以座標標誌為觀光目標，對這高塔並沒多大興趣。

與衆多特意而來的遊客一樣，我們在公園內兩座特徵的景緻前拍了好幾張照片，時已午晌，我們就在金甌角公園內一家餐廳用午膳。

我們叫了幾道地方便菜。生魚酸湯，陶煲紅燒魚，加一碟螺子什麼的，含兩碗大米飯，消費六十萬越幣（每人十萬）沒飲料，只喝冰茶而已。

餐館後面便是海，風景也不錯，我們又拍了幾張相片。

吃過飯，我們離開金甌角文化旅遊公園，結束了觀光金甌角。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日

家的故事

家是一個很古老的名詞，自古代即有許多各種不同解說，不同觀念及不同的認同。

在此，我不想對這名詞作任何方式討論，只讓大家保留自己的看法好了。

現在，我為大家提供一個有關家的故事：
阿屋的家。

阿屋住在我守德工廠左旁巷子裡。這巷子裡面有一個一千多平方公尺的墓園。墓園屬阿屋這一大家族安眠的，但已沒有任何族人安葬於此。由於政府規定，加之阿屋住在墓地旁邊，他開始把墓園地皮切成一塊塊出售。

阿屋可說是一個典型的二世祖。他嫖賭吸喝無樣不會，就是不愛幹活。

說句公道話，他也間中幹一點兒事，例如：代別人飼養黃牛。

牛棚蓋在墓園一旁，長長一排，共有大大小小公母牛十來二十隻黃牛。

早上，阿屋走在前頭，拉著大母牛，大廣押後，浩浩蕩蕩帶領牛群上鄰近一片草場放牛，下午五點左右，父子倆又趕著牛群回家。另外，阿屋還要給牛們餵飼料。

牛群給趕上大卡車運走了，一段時間後。不曉得

別人不再養牛或者放牛草場消失，阿屋父子結束半年放牛生涯。

阿屋轉行當司機，他買來一部舊小卡車，為別人載運貨物，大廣到他哥哥（嫡母所生）修理汽車廠當學徒。

阿屋失業了，卡車不見了，說清楚：賣掉，司機這活兒並非清閒工作，辛苦喔！

不過，阿屋不擔憂生活，墓園週邊還有不少土地，欠錢花用，只需賣出一塊，錢又來了。賭六合彩、鬥雞、喝酒、泡妞……他倒忙個不亦樂乎！

屋姐乃阿屋現任老婆。她是他第三個女人，兩人婚姻算很平穩——已二十幾年，她為阿屋生下大廣小廣這對活寶貝。與阿屋一樣，他們兄弟倆都上不了二三年小學便輟學。

有人問他為什麼不上學。大廣自嘲說：“再讀多書也只是一個放牛的而已”

阿屋老婆在他們家巷子擺大牌檔做早餐生意，多年來，除此兼賣糖果、餅乾、日常用品等一類雜貨。她能幹又忙碌，一天從早到晚，四十來歲，青春漸已老去，人也削瘦，她亦懶於梳理顏容。

阿屋與他老婆辦好離婚手續。

對這個社區，這消息沒帶來意外驚訝，雙方幾次上地方政權，但都和解不成，阿屋堅持要跟他共枕二十幾載的女人分手。

財產只有一棟舊平房，賣掉，阿屋佔60%。孩子

都長大了，不必分。

阿屋搬進另一棟三層房屋，這棟房子剛蓋不久前，大廣小廣都住在這房子。

還有大廣的老婆與一個女兒才一歲多。

聽說已離婚的屋姐在別的地方買了一棟小平房，出租給別人。

大廣有他爸血統，玩多於幹活，娶來的女人亦非池中物。雖有了孩子，她卻極風騷，衣衫領口低低開，不必蹲下乳房已半露，早上幫忙大廣母親的大牌檔生意，捧東西給食客，只悄一彎腰，整對豐滿漱白乳房便展示無遺。她更喜與男食客打情罵俏，倒招徠不少男食客，生意火旺。

大廣的女人消失了，帶著大廣女兒，聽說回鄉下去，空留給男食客許多唏噓、惋惜，飽眼之福沒有了！

原來，大廣的女人不只帶女兒，還順便帶了一個男人回鄉下同居，聽說這男人早已跟她有關係，大廣之前。大廣恍然大悟，一次他下鄉去看女兒，女兒是誰的種，尙沒定論。那男的與大廣也不陌生，他曾在巷子右側工廠打工，在三平菜蔬集中市場當苦力。

阿屋，他把分到的錢投資給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開了一家酒肆。人們說，她是阿屋舊日情婦，兩人早已混在一起，偷偷摸摸而已！

酒館在靈東路，阿屋曾給我介紹，我並沒有光顧，我不懂喝酒，沒空閒，沒酒友。

阿屋情婦酒館關閉了，大概半年時光，阿屋投資

的錢泡了湯。兩人就一拍兩散。

阿屋開始出現在他已離婚的女人的大牌檔。

我不曉得阿屋吃東西有沒有付錢。

原來離婚後，屋姐在巷子斜對面租了一個地方繼續做她已做了多年的生意。

這地方是一棟雙連屋的前面空地。屋的主人原是一個胖胖，五十多歲的婦人，生了兩個兒子，從沒見過她的男人，聽說她是一個年紀很大的男人的小三。家裡是開個雜貨店。

兩個寶貝兒子已二十幾歲，整天遊手好閒，無所事是，只愛釣魚、鬥雞、喝酒……

胖婦人突然腦溢血不治去世。

兩個寶貝兒子把房子前一部份空地出租，他們將母親的存貨平爛賣光。

去年，小廣娶老婆，家裡擺宴請客，阿屋與小廣母親並肩出現婚禮上，兩人又是夫妻檔。大廣小廣沒意見，反正都是他們的父母。

大家皆大歡喜！

校友歡聚

——給台灣江正誠學長

2015年乃我們逸仙——立德學校舊同學至為興奮、欣喜之一年。也可說是友情豐收之一年！

與你取得聯繫，應歸功許憲光校友他們的努力，於是與你約定今年乙未年春節在台灣相見。

在大年初三，我們終於在台灣相見，那是我與家人抵台次日。

你抵我下榻於台北市士林中山北路沃田大飯店時將快晌午。我沒與旅遊團去玩，獨個兒留在飯店等你。

我迎你於大堂階前，你戴著粉紅介白條呢帽，長袖的襯衫，加一件黑色的背心，打領呔，好瀟灑，也給人一種學者風度。

第一眼我便認出你，你並沒有多大改變，縱使時空相隔超過半個世紀，不同的是你比我想像中高了許多。

“喲！你一點沒變喔！我們互相握手，緊緊，好久才鬆開。

“你也是啊！”你也詳端我片刻。

你到我房間，我澆水泡茶，大家邊喝邊聊。

你問我在越南一些同學情況，彼此家庭，子女、職業。談得最多的還是當年逸仙——立德學校幾許懷念。

如今你已是一位盛名之大學教授，在文化、學術、書畫、詩詞……都有肯定聲譽。你醉於古詩宋詞，對

新文學，你欣賞徐志摩。

時已過午，我們決定到外面吃飯。

也許我住之飯店處地較為偏僻，或因為新年許多飯館休假，走了幾條馬路都找不到吃的地方，最後只好進一家意大利館子用午餐。

當用過飯後回飯店你告辭，並說今晚會帶嫂夫人給我們介紹。臨走前，我們在飯店大堂拍照留念；我贈你拙作《歲月如歌》和幾本越南胡志明市華文文學季刊。

晚上，你和嫂夫人如約蒞臨，我相迎於飯店前階，並在大堂客廳沙發分賓主坐下。

你帶來一批書籍、印本、大學講義、書畫藝術集等贈給我。

我們談文學，你更注重書畫，使我得益不淺。

夜了，你和嫂夫人告辭，我們拍了幾張照片後，我送你倆夫婦到飯店大門前階。

此時，天下著微雨，嫂夫人撐起傘子，並在馬路旁候車，之前，我們依依不捨握手道別，互祝珍重，揮手致意！

60個春天來去匆匆，人與人之相聚與道別竟也匆匆如斯！？

今年6月5日，我們在《西貢解放日報》廣告版登出一則尋“西貢逸仙學校昔日同窗”的啓事，希望能找到更多當年同校舊同學，可惜忘掉應也尋找立德（逸仙是後來名稱）校友。廣告登刊後，我們先後有20幾位各時期的老同學，但大家找的是朱麗萍，她是班長，認識她的同學較多。

7月12日，我們一班逸仙－立德學友歡聚於堤岸天虹大酒店喝早茶，對大家來說，這是一個難忘的日子。

我們同學裡，最年長的已年邁八旬；最小的“小伙子”都將七旬了。可今天大家卻天真活潑，嘻嘻哈哈，說的是幾十年前學生時代，說不盡的故事。對師長之緬懷，也懷念沒聯繫到的同學。

關勝志最“天真”，憲光最“乖”，陳家厚說話好“斯文”，錦榮總愛提起他的懶惰及調皮，不過他還是很怕麗萍，因為她是班長喔！

從這次聚會之後，我們大家約定以後每月一趟在此歡聚聊天，更盼能夠找到更多舊同學。

當我提起和你在台灣見面，大家極為欣喜，感到驕傲、自豪。

正誠，我們也希望你能回來，跟大家“把茶言歡”，笑話當年！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守德



徐師傅趣事

徐師傅回他大姐家——從守德醫院看病後，幾個月來他一直住在工廠。

原來患有高血壓，最近十來日，由於氣候轉變，秋去冬來，或者多喝了酒，仍或每週都往來南部西區，車勞途遠之故？他的血壓一直往上跳，往下滑個不停，藥服了，結果卻不如理想，只好上醫院。

55歲的徐光亮在守德三平坊一家機械工廠任職有10年了。

徐師傅的工作相當輕鬆優閒。

日常他只坐在一個辦公室，為老闆研究一些廠裡需使用的機械設備，簡單的。指導或親自出手修理工廠作業機械，其他時間，聽聽音樂，看看電視，上上網。

徐師傅老爸徐老爹是一個越南華人，老媽卻是京族。

徐老爹是西貢舊邑郡華人，上世紀50年代開了一家咖啡店（廣州人叫茶檯）。那年代的“茶檯”都兼做吃店，有各式粿條、粉麵。

年已超過半百的徐老爹的老婆只生娃娃不生寶寶，兩老心中委實焦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再說百年之後，香火靠誰？

最終，徐老媽決定為老公立妾。在那時代，這乃

天經地義的事。

一個年才十七八歲的京族少女——“茶檯”裡女工人入選，成為徐家次室。

她便是徐師傅徐光亮的親娘。

應該說徐家先祖有靈，這個年輕女人先後為徐老爹生了3男1女。徐家人丁立刻興旺起來，樂死了徐老爹。

徐光亮徐小寶貝乃徐家承繼人，從小，他便帶在他大媽徐老媽身邊，他能說一口純正廣府話，這對他日後有很大的好處。

徐家開始日趨式微——徐家兩老先後去世後，徐老爹的“茶檯”已關閉多年，徐師傅一家住在當年他老爸留下一棟向街舖子。

這棟房屋不僅徐師傅一個大家庭，聽說還住了他舅子一家，大家擠在門口做各種小買賣，人多事情多，自是難免。

徐光亮徐師傅跑到一家華人機械廠當學徒，他能說廣州話，比較方便學習。

3年後學成“出師”，正式成為年青師傅。在一家工廠他幹了多年，收入也相當可觀，可惜始終存不下錢，也許在於支用不有合理使致。

徐師傅結婚後一直租住在外面。

如今的徐師傅，子女都已長大，有的也已成家立室，有了下一代，不過還有一個在唸書的小女兒。

徐師傅他老婆先前在一家公家工廠打工，已下崗，也50多歲嘛。如今，打家庭散工。

徐師傅有了情婦。

這應該是去年年底的事，只不過還暗裡往來，知曉的人並不多，尚不算花邊新聞。

那女人四十幾歲，家住工廠鄰近，聽說跟老公分手了，有一個十幾歲的女兒。她家鄉在南部一個省份，距西貢300多公里。

她在家門口開小雜貨店，維持兩母女生活，房屋是她婆婆留給她的。

今年，徐師傅與他老婆吵了架，便住在工廠，不回家了。初時，徐師傅的老婆與兒女多趨到工廠勸他回家，他堅決要住在工廠，大家無奈，不再理他了。

原來每週6天工作，現在只幹了4天半，星期五中午他溜了。工廠老闆只扣他一天工資，看在大家感情份上。

兩天半時間，徐師傅陪他情婦回家鄉去。星期一大清早才從南部趕回西貢。

徐師傅病了，他顯得有點徬徨，老婆那邊他不想回，沒光彩，怕給別人嘲笑。他情婦要回鄉下治病，他不敢，徐師傅的老闆勸訴他：

“別人病了跑到西貢醫治，你卻跑去鄉下，假若病重，來得及送回西貢嗎？”

幸運的徐光亮徐師傅，他還有一位年邁姐姐——於這個有難時刻！

不過，如今徐師傅已重回工廠，他要工作，住在工廠當然合理、方便。

春遊台灣

正月初二，抵台灣

我們這個由西貢旅遊公司組織的台灣春節旅遊團總共為20人，來自4個家庭，分別為：4人兩個，3人一個，加我們這邊9人，導遊小姐阿鳳。

抵達台灣桃園國際機場是台灣當地時間下午3時30分左右。本次乘搭台灣中華航空公司之CI782班機。

30分鐘後，我們團隊步出機場大門，在等我們是小安——一位瘦瘦，身段中等，帶近視眼睛，年紀大概30幾歲的男生。

我們大家登上一輛停泊在停車場的旅遊車，之後登車。

台北氣溫為攝氏20度，好涼快。

“我們先吃飯去罷，大家應該也餓了！”導遊小姐阿鳳向已安坐的大家說。

阿鳳小姐的提議獲團隊熱烈鼓掌通過。

晚膳就在離機場一小段路一家餐館解決。

晚餐相當豐富：有刀魚、大蝦、豬肉、炸春卷、芒果絲、炒雞、菜及湯，十多道菜。

20個人分作兩桌，我們一家9人，導遊小姐阿鳳調過來一個十四五歲小男孩，他與我家大孫子級賢是越澳學校同學，只是不同一班，從這一餐開始，他便成我們午晚餐桌上一員。

這是我們台灣旅程第一餐，離座時桌面幾道菜餚掃光，大家都飽極了。

吃過飯，我們參拜台灣著名古刹龍山寺——台灣觀光旅遊第一景點。

龍山寺建於前清乾隆初年（1738—1740），寺座北朝南，寺座落今台北市廣州街，與大華夜市毗鄰。

龍山寺有悠久歷史，屬台灣及國際知名古刹。本寺祀奉觀音菩薩、如來佛祖，也祀奉其它諸多神靈。

龍山寺呈回字型，可分前、正，後三殿。而正殿兩側有兩座六角型屋頂之鐘鼓樓。

龍山寺從修築迄今走過前清、日據、民國，時光三百多載，從寺院歷史記載，它歷經無數天災人禍、戰火……無情破壞，圮毀，重修重建，典型如：1815（清代嘉慶20年）大地震重修、1851（清代同治6年）二度重修、民國三十四年（日據，1945年），龍山寺中殿毀於二次世界大戰，盟軍飛機之空襲，再作重建。

當年盟軍空襲，鄰近百姓躲避中殿觀音菩薩座底，殿毀，佛像及百姓皆無恙，民衆認為觀音菩薩顯靈庇護衆生，龍山寺更香火鼎盛，終年不斷。

參拜龍山寺我們步進寺院前邊大牌樓。

大牌樓亦稱山門，四柱三間精緻建築，刻有一對聯：龍象為佛門法力表徵杯度錫飛救世共宏菩薩願；山川萃員躋入又盛美風淳俗厚化民深體聖賢心。此聯為故孫科先生所撰。

步過大牌樓，雄偉的龍山寺前殿氣勢非凡展示眼

前。

龍山寺前殿為五開間宮殿式建築，正中三間地勢較高，乃三川門，兩旁則為龍虎門。

三川門有銅鑄龍柱一對，為台灣獨有之銅雕傑作。殿裡則有傘型八角藻井高懸。而龍虎門呈菱角型，頂部尖塔型，它匯合了東西建築風格，可說是中國古典建築一種可喜之突破！

在進去乃龍山寺正殿。正殿前擺設一鼎巨型光可照人的銅香爐，稱為觀音菩薩爐。

正殿即大雄寶殿，它也是龍山寺主殿。

正殿五間，也屬宮殿式，正中祀奉觀音菩薩，左右分祀文殊與普賢菩薩、十八羅漢、土地公、山神及四海龍王。

正殿兩側有鐘鼓二樓。

再進去乃後殿。

後殿為11開間，主殿祀奉媽祖（天后娘娘），左右為兩護法；千里眼和順風耳、日神（太陽公）、月神（月娘），另有兩個廳間即龍廳與虎廳。兩廳祀奉城隍爺、水仙尊君、注生娘娘、池頭夫人。

此外還有文昌帝君殿，此殿祀奉文昌帝君，大成魁星、紫陽夫子，及文昌帝君騎座祿神馬。華陀殿祀奉三國時代神醫華陀，孟章神君（四龍中之青龍）；關聖帝君殿。本殿除祀奉關聖父子，愛將周倉，並祀奉三宮大帝中之一位與地藏王菩薩。

至於月老殿則祀奉傳說中主管世間婚姻之神——

月下老人。

今天第二個旅遊點乃有著悠久歷史，名聞遠近中外的台北夜市西門町。

很多年來，我多次到台灣，只是沒多大時間逗留於台北，而總行程匆匆於台北、台中、嘉義。記得有一年到台灣參加台灣企業管理專修班，那次，班裡各學長曾遊西門町，我卻跑了嘉義去探訪一位台灣名書畫家，我堂兄林竹生教授，錯過了遊西門町機會。

西門町就在台北市萬華區，它已有百年以上歷史。初時，它是日據時代一個消遣玩樂地方。而正式掛牌出現也已有 90 餘年。如今的西門町已成為大台北及中外旅客一個不可缺少的好去處。

在西門町，人們可以從包羅萬有的夜市找到自己需要及喜愛的東西如衣服、皮袋、鞋子、帽子、化妝品等等。而名牌、台灣的或進口貨，從高檔至平民價，看你選了。而吃的喝的更不必說，看看吧：鴨肉扁、阿宗線麵、日本料理、老天祿鹹味的鴨翅、雞翅、雞爪、鴨舌及有半個世紀的“成都楊桃冰”，一杯在手，涼透心肝。

另外有鳳梨酥專賣店。

我與家人買了十幾盒——經一番討價還價，老闆娘一直吹她這家鳳梨酥在台灣屬於一流，可你買時一定要冷靜地去與她殺價，不然你就是冤大頭喔！

西門町還有其他旅遊點如西門紅樓、刺青街、電影街、卡拉OK館……。當然，對這些地方，我們只

路過而已。

逛過西門町，出步行區，夜也涼了，我們團隊登車回飯店去。

我們下榻於沃田飯店，大家要在這裡住上兩個晚上。

沃田飯店似乎是台灣農業部門主管單位，座落台北市外之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從西門町必須半個小時才到達，。在沃田飯店從大廳到行道到房間處處都可看到對台灣農產品及發展過程之介紹。在大廳更有現物之擺設。

沃田飯店設備及週遭環境尚算可以。

我在飯店馬路對面一家24小時營業的方便店買了幾包泡泡麵。回房間，我們燒開水，每人一杯沖上吃，之後洗澡休息，今天確實有點累！

台灣第二天——正月初三日

這一天旅遊點有野柳地質公園、台北101層摩天大廈……途上用晚餐，再來暢遊台北另一市——士林步行夜市。

今天我沒有同團隊一塊出發，而留在飯店等候我一位越南逸仙小學時代的同學——台灣大學教授江正誠博士。

幾天前，我與老同學曾錦榮、許憲光、朱麗萍在第五郡愛華二大酒樓喝早茶，提到我春節到台灣旅遊，憲光說可從正誠兄弟那裡拿到他台灣聯繫電話。回家不久憲光便有了結果，當晚我即與江正誠聯絡上了，

並約好台灣相見。

昨天晚上，我再與正誠通電話，告訴他沃田飯店地址，房間號碼，飯店電話，正誠說從他家到我下榻飯店較遠，大約半個小時至40分鐘才能到這邊來。

江正誠教授乃國立台大文學系博士，任教於台灣輔仁大學與中原大學，他不僅國學與古典文學詩詞造詣極深厚，也擅長於金石書法與中國國畫。除台灣本省，江正誠教授也經常到歐美，中國大陸展出其作品。

中午11時許，飯店櫃檯小姐打來電話：有客人到訪，我立刻下樓。

走到大堂，我第一眼便認出江正誠——我小時同學，他似乎沒有多大變化——雖然當年我們只是小小孩提，今天大家都雙鬢如霜。

60載過得這麼快？片片童幼舊事洶湧而來卻彷彿只是昨夕春陽！

唯一不同乃如今他長得身段高大，皮膚白皙，一表學者風貌。

在我房間，兩杯綠茶，我們慢慢敘舊。可60春暖冬寒歲月，從何道起？

60個春天，我們已青春老去，昔年逸仙小學時代之師長尚健在怕已寥寥無幾。

我告訴正誠目前在越南有聯絡的舊同學只有曾錦榮、許憲光、朱麗萍。最可貴乃昔年逸仙老師顧昌鳳先生年將90還很康健。他經常踏著一輛舊式摩托車滿處跑，有時還跑到柬埔寨哩，雖然行動不很方便，他

摔傷了一條腿。

正誠也告訴我當年到台灣許多奮鬥史，能有如今在台灣教育學術界的地位與聲譽委實一點不容易！

問到我，我只簡單說說生活情況，談起寫作，我說那是幾十年來的一種愛好，工作餘下時間寫寫而已。

侃侃長談，晌午將過，我們找地方吃飯。

也許新年，或是我住的飯店比較遠中心區，我們走了幾條街都找不出一家餐館，只好進一家意大利館子。正誠叫了牛排，我吃飯，但吃來有點不習慣。

回飯店，我們再在大堂坐了一會，並請飯店一位小姐給我們拍了幾張照片。正誠告辭，今晚再來，今晚他會給我帶來一些他之作品。

下午，我跑到飯店附近一個擺設在一個空地小露天市場逛一圈，轉回飯店，我在房子裡看電視，傍晚我燒水泡了一包方便麵當晚飯。而麵還沒吃，內人及兒子們回來。

江正誠來了，陪同他一塊來是他夫人。

我與正誠握手及和江太太點頭為禮，大家在大堂沙發坐下。

正誠帶來一批書籍及畫作，計有：醉墨凝神集（他作品）、中華詩學（多位詩人詩集），另外還有正誠許多篇論文及詩稿如：“文章的價值觀”、“書法的價值觀”以及一部分詩詞近作。

“一個寫作的人，隨時都可以創作，不管你在什麼地方。”正誠說。他口袋永遠有一本小簿子，觸

到來，隨手寫下。

我很佩服正誠創作能力與精神。

我們談起詩詞，正誠不寫新詩及現代詩，他之作品幾乎全為舊體詩，但對近代詩人，他對徐志摩先生很尊敬與欣賞詩人的作品。

快10時，正誠伉儷起身告辭，我們在大堂台階依依不捨握手，正誠託我代問候越南的老同學。之前，我贈他拙作“歲月如歌”與幾冊越南華文文學季刊。另有幾本我的拙作請他代贈他任教的學校圖書館。

外面此際下著毛毛細雨，江正誠夫人撐起雨傘。我對正誠說：有機會請你再回越南，你會看到國家發展之快，和你十幾年前見到完全不一樣！

之前，我與正誠伉儷在大堂拍照留念。

正誠走後，我站在大堂外良久才轉身，幾十年隔別，只換來匆匆相聚，不曉得什麼時候再相見，唉！

正月初四——我們台灣之旅遊的第三天。

早點後，退房，上桃園。

桃園之前，先遊台灣故宮博物院。

台灣故宮博物院座落台北陽明山基隆北岸士林區，1962年開始修築，歷時三年。往後，博物院陸續擴建，至2007年。

穿過一座精緻仿照南京中山陵而修建的大牌樓，故宮博物院白牆綠瓦玻璃閃亮四層宮殿式建築笑迎遊客春陽底。

故宮博物院最高一層為旅客們休憩茶座。往下三

層佈置為20多個展覽室。

故宮博物院所收藏中國歷史文物共24萬件以上，這些珍貴古物多自北平故宮博物館、沈陽故宮及前清熱河行宮於國民政府撤台時陸續運到台灣。

現藏台灣故宮博物院之寶藏有公元前商周時代之青銅器、工具、中國歷代古書籍文獻、陶瓷器、古畫、書法、碑帖、玉器……。

我們的導遊小姐特別介紹了青銅時代之毛公鼎、散氏盤、宗周鐘與兩件玉雕白菜翡翠及一塊極為鮮艷之紅燒豬肉。

我們也細看一座唐代婦女人俑。她那樣豐腴可愛，可是導遊介紹不清楚，使我們有些團員誤會她是中國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唐朝楊貴妃。她並不像人們想像中之美艷，有點失望。我想，作為導遊，應對這方面多點認識。

我們團隊在人龍潮裡慢慢往前遊，走過一個一個玻璃櫥框，說實在眼睛還沒有看清楚裡面擺著是什麼東西又得往前走。比較輕鬆能脫隊自遊參觀的時間大約不超出15分鐘，而整個留在故宮博物院時間是一個小時。

說起台灣故宮博物院，6年前我來過一趟，那回由良機電機公司老闆徐總陪我來的。

那次不屬假日，人不像今天擁擠，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個半天，只是經已多年，沒留下多大印象。

台灣故宮博物院除了那些不能經常移動的古物，

有許多東西則分期展出，讓到來參觀的旅客可看到不同的古、文物。

晌午，我們在天旅餐館用膳。這一頓飯我們大家吃量很差，出來十多道菜，味道卻很差勁！

緊接下來，花上整個小時車程，跑到桃園小人國。

桃園小人國有無數名勝古蹟、名建築……縮小模型。它包羅全世界五大洲的著名景點。

另外，它展示台灣戰後中國至今之發展歷史。

從小人國大門買票進去，我們大家乘坐小火車叮叮噹噹到參觀點（回途也坐小火車）。這裡面也有各種給兒童至成年人參加的遊戲，包括有刺激性高空滑車，我們不參與。

說實在，有點單調乏味，也失望。

導遊小姐表示回國後會提議旅遊公司研究代以別個旅遊點？

晚餐，蔣家府宴解決，菜色不見特別，不過大家還吃個飽，餓了。

這晚上我們團隊下榻桃園市住都大飯店。房間設備不錯，聽說屬台灣五星級。

安頓住房後，我們跑到附近一家方便店買一點日用品及幾盒泡泡麵，我順道要了兩份當天報紙。

正月初五，台灣第四天。

早上，離桃園上台中。

第四天節目乃中途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潭。座落阿里山與能高山之間，其高度海拔 7 4 8 米，它先前是

兩個互不屬之湖泊，稱雙潭、水社湖、龍湖。

1918年（日據），日本在這裡建造水力發電廠，導至雙潭水位高漲，雙湖遂合為一體，雙湖中間原有島嶼一座，至此成為天然中線，北湖形似輪日，南湖似半葉新月，故有日月潭之稱。

潭中島嶼也有許多名字如光華島、拉魯島、珠仔島。該島是台灣原住民傳說中部族祖先靈魂安息處。1991年921集集大地震，島上建築蒙受嚴重破壞，該島往下沉落水裡，至2007年進行重修。日月潭總面積約為7.73平方公里，平均深度可達19米。溫度則處於22–15攝氏度，全年氣候溫和，屬台灣有名旅遊勝地。

日月潭週邊還有許多大小寺院廟堂，較負盛名的如文武廟、玄光寺、玄奘寺、涵碧樓、慈恩塔、孔雀園、日月涌泉……。

台中地勢明顯高拔，車子行駛慢了下來，再往高處爬，車在山徑，左轉右彎，一邊是山巒樹木，霧靄渺茫，彷彿我國大勒山道。

山道寒意濃。導遊小姐阿鳳及台灣導遊小唐一路為我們團隊對日月潭略作介紹。

抵日月潭，很高興，今天可以乘汽船遊湖，雖然天氣不是十分明朗。假如天氣再差一點，遊船會中止出湖。

我們一大夥人下了船，船離開碼頭，蕩向湖心，船在湖中剪浪往前，一路相當平穩，波浪倒起伏不止。

日月潭中界光華島展示還是尚沒完全重建的小島，

想起那年那場大地震後不久我剛好到台灣，從台北往台中途中，車子外許多樓房倒塌，一片片廢墟尙沒清理重建，死亡人數達幾千人。大自然之災難多可怕，人多渺小喔！

船在作環潭之遊，我們可見到日據時代修築之水壩，可看到玄光寺、玄奘寺。這兩座寺院均祀奉唐代著名大法師玄奘。玄奘寺更祀奉大法師之頭頂舍利於寺院大殿上第三層一座小塔子，故也稱玄奘塔。

慈恩塔座落沙巴蘭山（二龍山），山高海拔954公尺，與塔高46公尺，與塔頂合1000公尺，它成為日月潭有名地標。

慈恩塔乃蔣介石撤到台灣之20多年後的1969年，為紀念他母親王太夫人而修築。歷時二年，於1971年竣工。

慈恩塔共9層，根據中國寶塔式模型建築。慈恩塔對面有一座兩層建築，為王太夫人紀念堂。頂層為蔣介石先生與夫人宋美齡到此休憩地方，這裡也擺設王太夫人遺像與一些簡樸傢具，底層是有關慈恩塔建造工程與設計藍圖，紀念堂週遭遍植梅樹，冬末春臨，梅開滿園，笑迎遊人。

登慈恩塔，且憑欄遠眺，日月潭山光月色寺院廟堂盡展眼底，遊日月潭不登慈恩塔可說虛此一行！

由於時間關係，我們團隊只能遙望慈恩塔於湖中，無登塔之緣，可惜，下回再來！

我們團隊只登遊孔雀園，並沒什麼特別可看，逛

一圈而已。

遊船繞光華島逛一圈，登岸已晌午，大家吃飯去，地點便在日月潭鄰近景聖樓。

今天下午節目包括文武廟與參觀一家茶葉店。

文武廟建於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日據時代。廟座落日月潭向北山腰。

文武廟與日月潭可謂息息相關。

文武廟原來來自兩個不同廟堂即“龍鳳宮”和“益化堂”。兩座廟堂都築於先前之日月潭畔。至日本築水壩蓄水發電，這兩廟堂必須拆遷，假如不使之沉於湖裡的話。當地百姓便籌資修建文武廟，代替兩座拆掉的廟堂。

文武廟之特點在於廟依山而築，越往內深入，其廟堂建築越高。廟前乃一座深綠色大理石牌坊。牌坊作三間，中門有“文武廟”金雕，兩側為“崇文”與“重武”二門。而文武廟結構分前殿、正殿及後殿，基本上與中國宮殿建築相仿。

正殿乃文武廟三殿堂中最精緻壯觀的主殿，殿高20米以上，祀奉關聖帝君，即關聖殿，正殿前為前殿，此殿供祀文武廟前身開基諸神，稱為水雲宮。其後殿則祀奉大成至聖先師孔夫子，我們團隊在文武廟敬香頂禮。

文武廟旁乃一個斜斜山坡，山坡遍植桃樹，滿山桃花怒放，我們大家一邊賞花一邊眺望日月潭風光。日月潭此際披上一層薄薄霧靄，有詩情畫意，也神

秘，與早上身在湖心有不同感受。我們拍了幾張照片，內人摘了兩朵紅紅桃花給我，放在桌上拍個照片後我夾在日記冊中帶回國留念。

再來，導遊小姐阿鳳帶我們團隊去參觀一家名叫台埔茶葉工廠門市部。

在這裡，店子職員把我們請進一個大房間，裡面有一排排桌椅，分兩邊，像上課課室。大家剛坐下，幾位女職員已奉上熱茶及一點餅乾。再來茶廠老闆娘林總站台，開始對她們產品作總括介紹。她一旁是我們可愛的導遊小姐代為越語翻譯，先談茶工業生產過程及茶道。

我們邊喝女職員送來的熱茶、凍乳酪綠茶，我發覺這裡的職員不僅普通話、閩南話說得標準，越南話更準確，原來她們都是越南來的“外勞”，在台灣打工七八年，難怪一口當地語言說得那樣好！

餅乾吃了，茶水也喝過，現在重頭戲正式登台——介紹茶葉與叫價。

拿出的產品有：烏龍茶、高山茶、綠茶沫（可飲用及美容雙用）。

我說有意買高山茶，老闆娘開價800新台幣一罐，三送一，我內人開始還價，一番撕殺，最後搞定：二罐送一。可折算起來，這價錢還是蠻高，不化算！

這天，我們在台中市美食招待所餐館進晚飯。我們大家食量打了折扣，不曉得幾天來吃過多抑或剛才肚子裝了太多“台埔茶水”之故？

晚膳後，我們團隊有一個半小時作台中夜市遊。

台中夜市有各式各樣衣服、鞋子、皮革、美容化妝品、百貨公司……之外，最有吸引力的當然屬於大大小小，有店舖有大牌檔，數不清的飲食品。遊玩的人們不少，而飲食者也極衆，一片熱鬧喧嚷。

內人與孩子們跑過多家鞋子店要為我找一雙步行便鞋，試來試去都不合穿而作罷。倒是買了幾盒香噴噴的臭豆腐，內人半片不吃。

晚上，我們團隊下榻於台中市通豪大飯店，飯店老舊了點，算了，只住上一個晚上而已，而剛安頓住房，小兒子從越南打來電話問候大家，內人接電話，很高興！

台灣第五天——正月初六

大清早推開窗子，台中市細雨飄飄。

我們團隊整理行裝上車，這一站目的地乃高雄。

雖然曾多次到台灣，我並不會到過高雄，嘉義與台中倒去了好多趟。

在台灣地區政治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她之重要性：高雄地處台灣本島西南部，前身乃高雄縣與高雄直轄市，於2010年12月25日合併為高雄市，她與臺南市、嘉義縣、南投縣、花蓮縣、台東縣、屏東縣毗鄰。

從台灣地方歷史記載，高雄市自17世紀中葉至本世紀初之350多年時間，歷明、清、日據而回歸中國至今，有許多改革與變化，從最初之萬年州、鳳山縣、高雄市（日據），1945年台灣重歸中國後便為高雄

市。2010年12月底，台灣當局把原來之高雄縣與高雄直轄市合併，依舊名高雄市，其面積約1950平方公里。

高雄市曾有港都之稱，而今她有極優良的深水港。從11公尺（外港航道）至16公尺（第二港口航道）碼頭共120多座。

高雄港乃台灣重要港口，在全盛時期曾是僅次於香港與新加坡為世界第三排名的國際商港。但近年來鄰近國家也致力國際港開拓，尤其中國經濟飛快發展，加之，許多出產工業移到中國大陸以及一些其他因素，高雄港之國際地位逐漸下滑。為挽救日趨失去的競爭力，台灣當局正在大力推行規劃高雄成為洲際貨櫃中心與自由貿易及生態港口政策，全部改建工程可望於2019年完成。目前已有20多個國際商港與高雄港締訂密切姐妹港關係。

抵高雄，我們團隊上佛光寺。

佛光山寺座落高雄市大樹鄉，建於幾座連綿小山丘上。寺建於1967年夏。開山祖師乃名負世界年已古稀的星雲大師。星雲大和尚脈承中國臨濟宗派，為本佛派發揚光大。

半個世紀過去，佛光山寺如今不僅在整體結構上在台灣衆多名寺古剎廟堂裡首屈一指，佛光山寺在許多國家與地區建立許多分支，台灣佛光山佛學院乃全球唯一佛教大學，且設有碩士及博士學位，世界多個國家與地區佛教僧士都到此參研佛學。

旅遊團隊在佛光山寺山門下車。

由於我們團隊裡有多位年紀較大，不太方便攀登過高石階，經短暫徵求大家意見，決定將團隊分作兩組：第一組以年輕團員與有勁力登高團員由導遊小姐阿鳳帶隊參觀幾個重要景點如大佛城、大智殿、觀音放生池、登不二門、五百羅氏。參拜大雄寶殿……最後徒步佛光大道，穿後山門，禮敬大廳及繼續參觀其他景點。

另一組由台灣導遊小安領隊，上車轉到佛光山寺大牌坊停車場下車。

我們由此進禮敬大廳，參觀成佛大道兩旁八座四方型高塔，八座塔分別為左邊之七誠塔、五和塔、三好塔及一教塔；右邊則為八道塔、六度塔、四給塔與二衆塔。

再進去乃寺埕菩薩廣場。廣場兩側乃鐘樓與鼓樓。由於時間不足，這組沒參觀觀音殿、金佛殿、玉佛殿、佛教節度館及二展廳。

兩組人在此合一後一塊登上大平台，平台上有四塔分為願塔、行塔（左）；悲塔、智塔（右），並於大佛平台仰望佛光山大佛。

到佛光山最令人有深刻印象乃大佛城接引大佛。佛高約33米，大佛全身貼金，面貌慈祥莊嚴，左手下垂迎接衆生狀，右手平肩，手指上舉，為接引上天之意。黃昏時分，金光萬度，極為光彩。大接引佛週圍也有一排排小接引佛像。

大接引佛為佛光山寺最高點，我們在車上望去，

遠遠便可看到佛像於山巒林木間。

遊過佛光山寺時已過午，吃飯去。

午膳在高雄市龍珠灣餐館。

端上菜色與幾天來吃的大同小異，特別來了一味東坡肉。我看燒得不錯，可惜大家吃量明顯下降。離桌時，有菜餘下不少，倒是今天大家叫來幾瓶啤酒，我們這桌只三人喝兩瓶，另一桌團員喝較多。

接下來旅遊團抵達迪卡濃（Decathlon），這是一個國際性的法國多樣化商務公司，不過主力於各種運動器材。例如Quechua品牌登山用具，Artengo名牌球拍、Inesis高爾夫球、各種品牌健身器具、運動自行車……。

我看上一個墨黑太陽眼鏡，買下，約越幣14萬，很適用。

團隊裡有人買運動鞋子、衣服等。

再來景點是蓮池潭。

蓮池潭又稱蓮花潭，屬高雄市最大湖泊。

蓮池潭地處半屏山及龜山之間左管區。潭之水源從高屏溪注來。

蓮池潭早在古代即已為當地一著名景點。17世紀末葉鳳山縣知縣楊芳聲築文廟於蓮花潭，且以此潭作泮池（半月型池塘），並遍植蓮花以增泮池美色。夏時季節蓮花盛開，清香風中使人醉，故有泮池荷香美譽。

迄19世紀中，時任鳳山縣知縣曹瑾再度改造蓮池潭。蓮池潭獲擴大，並引潭水灌溉鄰近農田，使百姓

生活大大改善。

之前，18世紀初葉，知縣宋永清曾修蓮花潭。而蓮池夕照則出於半屏山與20世紀70年中建造之龍虎塔及落日白霧渺茫而來。

根據高雄市鳳山縣文獻記載；蓮池潭舊名蓮花潭或蓮陂潭，在興隆里，縣西北15里，週10里許，潭有活泉，為聖廟泮池，每逢荷花盛開，香飄數里，昔人視為八景之一。

遊蓮池潭不能不說說這個景區一個特別點：寺廟。而且有無數大大小小，古老的與新建的，這是否反映台灣百姓對神佛之虔誠與信仰喔？

有名的寺院觀廟有孔廟、春秋閣、龍虎塔、北極玄天上帝、啓明堂、五里宮、慈濟宮……

文廟：文廟有新舊兩廟，現在孔廟建於西元1974年，於蓮池潭北岸，它與山東孔廟相仿，大成殿卻取材北京太和殿。

舊文廟建於清代（西曆1684年），當時的廟堂規模相當宏偉，可是歷經幾百年變遷及台灣被日本佔據半個世紀，文廟沒得到維修保護，至今天就只餘下蓮池以西處之崇聖祠而已。不過崇聖祠之結構與建築使人們能看到前清幾百年前文廟原來風貌，祠後有碑林。

新的孔廟建於1974年，1977年完成。佔地1800多平方米，乃台灣最雄偉的歷史性建築，且一直保持傳統祭祀典禮。孔廟大成殿祀奉孔夫子與諸賢哲，崇聖

祠內祀奉孔子先祖碑位。孔廟環境清幽，乃一休閒、觀光好去處。

春秋閣祀奉關聖帝君，它由兩座高四層八角型仿古宮殿建築組成，一為春閣，一為秋閣，兩座建築以一道九曲橋樑接連。

春秋閣有駕龍觀音娘娘塑像一尊。導遊小姐阿鳳告訴我們，相傳觀音菩薩曾顯靈於此，並指示善信塑像於蓮池潭。

春秋閣終年香火鼎盛，遊客不斷，應有托觀音神靈吧？

龍虎塔由兩座龍型虎型的樓閣組成，也有九曲橋貫連。樓閣高7層，旅客從龍口進虎口出。龍塔裡可看到24孝故事壁畫，在虎塔則畫12賢、玉皇大帝等。

玄天上帝也稱北極帝，這裡有一座聽說屬東南亞最高水上神像，北極玄天上帝所持寶劍長達39多米。北極亭配景為噴泉水景。

蓮池潭畔廟堂委實多不勝數，可惜我們在此逗留時間有限，有緣來一遭，卻只能走馬看花，對衆多廟堂很難說出什麼樣印象！唉！有心有心，神明別怪！

緊接下來，導遊小姐把大家帶到一家名叫維格的鳳梨酥餅家。

這家店子顧客潮湧，生意火旺。客人在品味已切成一小塊一小塊的鳳梨餅，客人也在匆忙著確認自己要買的種類，忙付款，忙打箱，店子櫃頭更忙，忙計算，忙收錢與退還餘款。

我內人與兒子們也拎了好幾箱。

這晚，用膳於名叫江浙黃鶴樓大酒店。

高雄市六合夜市——此番行程最後一個夜市。六合夜市本來名稱是大港埔夜市，它已有70多年歷史，座落高雄新奧區。

早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一些小食攤在本市大港埔一塊空地聚集做小生意。經幾十年歲月流洗，它竟成了高雄市一個不能缺少的步行觀光夜市。

今天經高雄市政府明文規定，它正式成六合市徒步觀光夜市，營業時間從傍晚6時開始，至次日凌晨2時。高雄六合夜市成為高雄買賣，消費旅遊觀光點，招徠無數國內外慕名而來的觀光客，當然亦是高雄市民衆一個好去處。

今晚六合夜市自由行。

大家一路逛，整整一個步行區乃一片熱鬧繁榮，一檔接一檔的大小攤位，絕多是吃的，飲食行佔多數，滿滿的擺著活生生的海鮮、冰凍的也不少：燒的烤的、火鍋、肉串、烤雞鴨、什麼擔仔麵、雞汁水餃、鴨舌頭，還有泰國、日本、土耳其……外來食品料理。

我注意到一家木瓜牛奶專賣店，大門口擺著一幅廣告牌，為這家店子做廣告不是什麼名模明星或歌手之類，他乃當今台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廣告牌右側有一行字：鄭老牌木瓜奶一級棒。馬英九先生親筆簽名。

六合市夜市水果極豐富：台灣特產、許多舶來貨，如榴槤、蘋果、梨子、鳳梨、芒果、蓮霧、草莓、葡

萄、柚子……。

我們一家什麼也沒碰，六合夜市各種東西包括可吃可飲的東西價錢都相對高昂（我不欲提別的如衣服、日用品、化妝品、皮類品、手錶、眼鏡什麼的，因為我們不踏進這種店子與攤位），雖說看多眼花繚亂！

一位台灣朋友對我說：台灣目前許多所謂夜市、步行區、觀光市場的營業對象大多為外來遊客，尤其大陸旅客，一般價格都比外面高，本地人就很少到這些地方。應該錯不了多少，在擁擠人群中，我就發覺絕大部分乃外來遊客，如我們！

六合夜市逛了一圈，回到約好地點，時也不早，大家登車回飯店。今晚下榻 Kingdon Hotel，在離六合夜市不遠有一條河涌，阿鳳小姐說那是高雄市有名的“愛河”。晚上，車窗外一排排河畔路燈，河畔有一雙雙青年男女在踱步，在靠背長椅上談心，河水則有粼粼燈光，什麼也見不到。

今夜是我們旅遊團在台灣最後一晚，卻發生一件意外事故：一位年紀 50 多歲的男團員吃飯時不小心被魚骨刺傷喉嚨，他本來就患有血稀化症，以致血流不止，幸而我們住的飯店附近有一家醫務所，導遊小姐阿鳳緊急把他送往該醫務所急救，之後送回飯店休息。醫藥費一共 1300 新台幣。

今晚回到飯店阿鳳小姐告訴大家，明天早上大家不必太早起來，7 時半吃早點，9 時退房。

晚上睡前我花 1 小時寫日記，10 時半才上床。

正月初七，早上。

今天我與內人只喝稀飯，油條及落地花生，孩子們不吃稀飯，吃別的。

9 時半，團隊退房，預計 11 時往機場。今天還有最後一個參觀地點——Zeta 金飾公司又要吃午餐，時間火緊。

Zeta 公司主要產品乃高級金飾鑽石，各式各類不同的大小鑽戒、鑽項鏈、名貴手錶，整個公司門市部每個櫃子都鑽光亮閃，有目不暇給之感。我細為觀察，川流不息的人潮只觀賞居多，買者則少。公司產品主要外銷歐美各市場。

午餐地點乃慶昇樓。

我們吃過飯便直往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在車上，我分別贈送小安與阿鳳小姐每人一本我的拙作《歲月如歌》與兩本《越南華文文學》季刊。

抵機場，我們與台灣導遊小安握手告別，團隊進入機場大廳，正式結束 6 天 5 夜台灣春遊，乘坐 AE257 航班回國。



與昔日國學江正誠教授合照

捕鼠記

我和一隻小老鼠的“戰鬥”終於結束——剛巧這天是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這個早晨。

我宣佈勝利。

這場“戰鬥”歷時二個月。

我不能理解這隻小小老鼠有什麼感覺。在牠倒下來那一刻？可是對我，我內人及幾個孩子及家裡那位胖胖，笑口常開的女傭，大家都很累。

這隻不請自來，一點不受歡迎的，全身長著黑亮短毛，約十五公分的外來小東西出現是去年農曆年底，牠之性別對我們始終是一個猜不透的迷。

小老鼠身手敏捷，只一霎眼，牠從這個櫃腳下竄進對面牆角另一個櫃子底下。來來去去，我們頂多也只能看到黑色身影的一閃而過，似箭。當然，我們也查不出牠下榻的地方。

不過，有時牠會失縱一兩天，也許牠到別的家串門了，或去找知己談心去？

小老鼠開始進行一連串的破壞，幾天後。

先是內人剛買回來兩束鮮紅的玫瑰，一束供奉在先祖神位，還有一束則插在地主神龕。可第二天早上我向地主神位上香時發現花瓶裡的玫瑰少了大半，只餘下光禿禿的枝頭，花不見了！

我們大家都有點驚訝難解。

“一定是花店出術，用502膠水把掉落花朶貼上欺騙我們？”小女美雲說。

“昨天買回來還蠻新鮮，不會罷？”內人說。

我什麼也沒說，我跑上三樓先祖神位大桌上的花瓶上的花搖來搖去，再用手碰它，沒任何異樣，玫瑰依然與花莖緊貼一塊。

小女推測不具說服力。

“小老鼠？”這是我們大家一致的猜測。

完全正確。

當我們合力將靠右邊牆壁的大沙發移開，一堆花兒散落沙發後面。

我騎機車載內人再買花去。

跑了幾個花店，選不出自己感到滿意的花，且叫價極高，今天除夕，最後一天，難怪，花販不漫天開價才怪！

最後，我與內人跑到第五郡阮鷹街花店子，拎了一小小花盆的粉紅色菊花，要七萬塊，分錢不減，若在平時，恐怕三萬怕也沒人要。

第二天，農曆大年初一。

剛於昨天趕著買回來的菊花，只有一半，又有一半只餘空枝，唉！我的那盆花！

神位正中供奉的水果，龍眼也有給咬了的痕跡。

我們感到太傷腦筋了，真拿牠沒奈何——只那麼一隻小小的老鼠！

再等一兩天再想對付牠之良策，今天是新年喔。

我們與牠，和平相處十多天。

新年，我們家有時好熱鬧，但有些時候卻是冷靜。我們舉家往避風角旅遊，唯一留在家裡是小兒子偉雙，他有自己節目，偌大一幢房子，小老鼠，橫行無忌！

我們重新策劃如何對付小小老鼠的計劃——新年過後。

我從守德工廠“調”回來兩個捕鼠籠。

我把老鼠籠放在牠經常出沒的地方，籠子裡鉤上幾片香味濃郁的烤肉。

一天、兩天、三天……九天，每個清早我都從樓上下來檢查，籠子“大門”洞開，當然鼠餌原封不動——而我先後換了幾味美餌；烤香腸，吃下的魚頭、雞頭、豬排。

這隻小老鼠竟有超人機警與精靈！

再來，我買了幾片黏鼠膠。放上誘餌，放在老鼠日常出沒的沙發旁茶几下，樓梯底下。

這一步計劃最終不得不宣佈失敗，聰明的小老鼠並不上當！

2比0，這場超時搏鬥，我承認敗下，於兩回合，現在只餘下一回合了。

最後一場搏鬥，不能輸，否則太不光彩了——我這樣告訴自己！

滅鼠藥，這是我經過一番思考後。

這個方案迎來家裡許多成員的反對：

若吃了鼠藥，小老鼠不會當場死掉，牠會爬上桌上、櫃上，放在外面的東西裡不衛生又危險。死了，要費時間去找牠，找不到，小老鼠腐化時，臭味難聞，大家的說確實有道理，可是似乎除此再別無良策。兩個月了，我們實在都很累了！

事情便如此敲定——在還有異議聲中。

滅鼠藥由我與內人去買，且增加一個捕鼠夾。似乎背水一戰的姿態，我不能失敗！

這晚上，我把調上滅鼠藥的大米飯八份，盛在先前剪好的舊報紙上，放置予客廳、食飯堂、廚房，廚房最貼後面牆壁旁邊小閣樓梯子下，捕鼠夾則放在茶几底下。一派武打片裡，機關處處，天羅地網。另外是一個小碗，盛滿自來水。

鼠餌失去二份，二份出現給吃了少許的跡象，隔兩個小時，我開始對鼠餌作檢查。

這場馬拉松式搏鬥終於結束，這回合我已勝利，2比1的勝利，但我只勝一場！

小老鼠沒有爬起來再“打”的機會，牠死了，臥在小閣子小木梯底下。是次日：三月八日早上才找到。

內人及孩子們都好高興，小老鼠終於給消滅了。

只有我，我有點悵惘，唉！可憐的小老鼠 JERRY！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我的大表哥

車子在大表哥門口停下，下午四點半。

許多年來，每年夏天，我總會到大表哥家作客，多則四到五天，少則二三天。說去探親，當然也順道作暫短性的旅遊。

我有兩個舅舅及一個姨母，幾位老人家均已謝世。二舅父及姨母住在同一城市，大舅父家在另一城市，相隔相當遠。

在我們這批同輩表兄弟姐妹群中，二舅父與姨母的與我有往來的並不多，有時候幾年難有碰面機會，倒是大表哥，他與我們往來特別密切。

大表哥共生三女一男，這些表姪都已有了家室，子女成群，大女兒也有了孫子，她丈夫幾年前去世。他們生活相對穩定。由於我與內人經常作客大表哥家，他們與我們之間感情相當好。

大表哥家距 J 城幾十公里，屬農村市鎮，四面環山，較為偏僻，雖座落國道一旁，地方並沒有什麼特產，茶葉是本地主要產品，國道兩旁有許多買賣茶葉之茶莊。

近十多年，這個農村小鎮有了很大變化，一幢幢兩三層的樓房出現，代替了有幾十年或百年以上的老平房，縱橫於村落是寬闊平坦的混凝土路，電氣化每個角落，人們生活有了極大改善。不過，中青年漸漸

從農村消失——他（她）們都跑到一些城市，打工或做小生意什麼的，留在偌大房子只有老少或不便出城的家庭婦孺。只有新年時節村子才有了生氣，一般時候是冷靜靜。

這也十多年，F 鎮更趨冷靜，原先每天從面前國道走過的各種車輛很多，它會為這裡帶來一些地方商機，如今衰落了——自從高速公路落成，無數車輛改了道，不再從這裡路過。

本來，大表哥一家住在村裡的老平房，大表姐家庭富裕，她給了一筆可觀的錢，在國道旁買了一幢房子，拆了重新蓋上兩層高的樓房，並留下一筆錢。後來大表哥把餘下的錢給了她媳婦在家裡開了一家“迷你”超市。

由於大表哥之兒子人緣關係好，貨源充足，價錢合理，生意倒很火旺。

大表哥一生很節儉勤勞。

我們首次到他家作客，他那幢樓房還沒完全完工，尤其樓上地板尚沒鋪上花磚，樓梯沒安上扶手。有一回，他那四五歲的二孫女下樓時不小心在一米多高處摔下來，幸而傷勢沒有什麼嚴重。我發覺，偌大的房子就只有幾套六公寸日光燈，大廳、飯廳、睡房、廚房……都半光不亮，不必等到天黑，大白天蚊子滿屋，從四面八方，向人襲擊，咬到你避無可避。

如今，大表哥家土地往右側及後面擴大，樓房多了一幢，有了院子，圍牆外有了停車房，可以停放大表哥家庭幾部汽車。院子裡種了許多花卉草坪，靠左

牆有一個魚塘，養了一批紅的、紅斑點的，黑色的鯉魚。樓房與花院子燈光明亮，家裡是很新進的生活設備，並不遜於一般大城市。

老實說，大表哥這家庭很風光——於這個比較偏僻的農鄉。

大表哥留給我們不少難忘也有趣的回憶。

一年，我們上大表哥家，他到客運站接我們。不曉得他從那裡找來一部古舊的老汽車。車廂坐椅破舊，補補貼貼，最可佈莫過於車子底盤有許多破洞，可見到路面，空調當然不可能有裝配。一路上，車子不停搖擺，顫震，碰到不好走的路段，人的頭頂會碰到車篷，一路心驚膽顫，漫長四五個小時。我的小外甥害怕到一路哭個不停。

我們如釋重負，但很疲倦，車子在大表哥門口停下時，我們才確信平安無事了！

一次，也是大表哥去客運站接我及內人。

我與內人拉著行李箱站在車站大門外。大表哥站在遠遠，他正跟一個計程車司機在說話，我聽到兩人在討價還價。

我們終於上車——十分鐘後。

又是一輛老舊又破爛的車子。

這計程車使我聯想起前一年那輛老車子。

計程車司機突然往左邊一拐，車子棄國道不走，開進一條小路，小路沒有人煙房屋，卻是野草長滿兩邊路旁。

計程車在崎嶇不平的小路前進，夜色已濃，我真怕碰上黑車或歹徒打劫，財產被洗清不說，有時性命也難保！

我的大表哥，他閉起雙眼，在打瞌睡的樣子，什麼也不關心。

計程車往後拐，終於重返平坦的國道，我長長噓了一口氣。大表哥說：“司機避開國道收費站，只好把車子往小村路開。”

“到了嗎？”開車司機一直問個不停——車子在黑夜往前駛，他顯得好焦急！

“快了，快了。”大表哥簡單的回答。

大表哥要了計程車司機，我暗忖。

“到了，到了。”

計程車司機立刻剎車，彷彿抓到一個救生圈，於茫茫大海。我卻發現車子停下是一個小店子，門旁有一塊黑木板，寫著幾個歪草大字：炒麵、炒粿條。

我有點不解。

大表哥走進店子，在一張木板椅坐下。他朝開車司機招招手！

“進來進來，肚子餓了，吃了炒麵再走！”

計程車司機並不踏進店子，他站在門口：

“太晚了，我要趕回家休息，你老哥付錢給我罷，路這麼遠，你老哥一定要多付一半，我說過了，在路上。”

“價錢不是上車前已講好，隨便吃一碟罷，你也辛苦了！”

開車司機堅決要大表哥加付車費，他有點火了，說話也大聲及不很客氣。

最後還是我付了車費及多貼了一點錢，把計程車司機打發走。搞不好，會發生衝突也難說，開車司機已兇起來。

我們拉著沉重的行李徒步至少二百米才回到大表哥家——草草吃過店老闆端上來的炒粿條。

迎上來是一臉焦急的大表嫂，她手提手電小燈：

“這是怎樣搞的，為什麼不在門口下車啊？”

我與內人沒說什麼。委實很累，我們需要洗個澡，上床睡覺，快十點了。

再一趟，我們要回家，在大表哥家玩了幾天之後。

車子是大表哥叫來的，又是一輛舊車。

我心很焦急，生怕碰到塞車或拋錨什麼的，趕不及上機場，誤了班機，很麻煩（這趟我與內人乘飛機，不搭客運車）。

“別擔心，還早麻！”大表哥安撫我們。

這趟真的差點給滯下，就差十分鐘。

車子半途輪子破了，又沒有後備輪胎，陪上一個多小時，車子才繼續趕路。

有了這些經驗，我學乖了，每趟，我一定將到機場的時間提早一個小時。

五年前，聽說大表哥患重病，這趟由小女兒美雲陪爸媽一塊去的。

大表哥很高興，看到我時，也很激動！

大表哥消瘦了，臉色也不好。他在服藥，醫療中。他倒是很安祥，那年已八十一歲。

次晚，大表哥家庭在當地一家很高級的酒樓北辰大酒店請我們吃飯，我發覺大表哥吃得很少，服藥多，沒胃口。

第三天早上我暫別大表哥，繼續另一行程，往別個省城。

我請大表哥多多保重，病很快痊癒的。

“明年夏季我一定回來玩，一定！”我握著大表哥雙手，安慰他。此際，我心裡多疼多難過，還是強作歡笑。

以後的一年多，我經常有電話給大表哥家裡，問候大表哥病情。

大表哥病勢日益沉重，一家人已暗下作最壞準備。

我趕到大表哥家是第二年四月四號。

現在大表哥住在後樓下層。有一位鄉人幫助照顧他，除了大表嫂。每天要吃的喝的都由她來處理。

大表哥躺在一張藤斗椅上，病體瘦骨如柴，雙目微閉，臉色灰黃，說話微弱無力，他已不能走動，日常一切都需要別人為他處理。這近幾天，只靠喝一點羊奶。

照顧丈夫，原先已經清瘦的大表嫂看起來更消瘦了。大表哥與唯一兒子住在一起，三個女兒都已有了家庭，她們輪流看護父親。

大表哥於四月十二日去世

她的故事

阿忠——她老公今天凌晨三點鐘登上一輛一個同村川走北南幹線載客大巴北面——於一年南來，在胡志明市守德郡一家機械廠打工。

這趟回老家，阿忠必須照顧一個今年十七歲準備參加本年度大專入學試的次女（大女兒已於兩年前出嫁，有了一個孩子），還有為最小的女兒辦理轉校手續，之後帶她南下，申請在胡志明市讀書。

阿忠北回，刮起他家與她家裡的異議。

在老家雙方的家長；正在本市打工與謀生的哥嫂們，他們一致投反對票。理由簡單，合理，好幾年，在老家阿忠不務正業，沉浸在酒肆及賭攤。對三個女兒一點不關心（以前大女兒尚未嫁人），女兒上學或放學回家，沒飯吃，只能吃方便麵，且賴了幾千萬賭債。去年初到胡志明市打了一年工，買了一輛摩托車，老債依然還沒有還清，若回家舊病復發，債上加債，屆時如何對應？雙方家庭一致認為：

阿忠北回，她獨排衆議，下決定。她說：

“他北回乃最合理抉擇。”

這一年來，阿忠有顯著改變，對這些年在老家的劣行帶給家庭妻兒的傷害深深懺悔。他發誓痛改前非，努力工作，希望在今年把尚欠賭債還掉。再來省吃儉用，為她分擔家庭責任，好好關照兩個女兒。

阿忠開始對她表示夫妻間的關懷，這乃結婚二十多年不曾有的表現，她要對他有信心。

她每天凌晨兩點多便起身出門，她要走兩三個大批發市場買一大堆瓜豆菜蔬、豬肉雞鴨、水海產、佐料……之後到第一郡市產婦醫院對面一條巷子，在這裡擺攤子，在一個人家門口旁，開始一天（上午）生意。

這個地點她落腳好多年，她人緣好，東西新鮮，價錢公道，生意倒不錯，一般一開市便忙，到九點之後才鬆下來，通常是中午十一點許，便準備休息。她一家四（以往是五）口，生活一切開支都以這個小攤子出來，有時還要寄一點錢給阿忠老媽。還有，她每年北回雙程機票。阿忠幾年來在老家花天酒地，賭博所欠下的爛債等她去清單。

經過多少年艱苦營造這地點現在不可以閒置太久，這樣不僅容易失去這塊地方，擱太久一些，老熟顧客會流失，難以回收。

雖說得到機械工廠老闆特別扶拔，月薪每月六百多萬元，但扣除每日二十天晚飯錢與一些支費，還有每週兩次往返住處與工廠，汽油費，還有早點、香煙……手中領拿到頂多五百萬元。這筆錢不要說兩個女兒讀書，投考等等費用，單一家四口吃飯都解決不了。

阿忠提起包袱登車回老家——機械廠老闆批准他休三個月假。

老公回去，她有難過，空虛之感覺。這是以前不

曾有的。二十多年夫妻了，兩人也有在一塊的日子，也有著各處一方，北南千餘里。她相信他已痛改前非，不負大家的期望。

他們家鄉在北地一個有深厚文化之城市北寧，北寧有許多歷史文化遺蹟，北寧民間歌謠，北寧民間歌謠Quan Ho已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承認為世界非物體文化遺產。

他們家在一個離北寧中心城市二十公里的一個民風比較保守，淳樸的農村。

阿忠共有兄弟三人，一個妹妹，他是老二，她則總共兄弟姐妹七人：三個哥哥，她上有兩個姐姐，下一個是妹妹。

阿忠家庭屬農民，生活依賴耕種，他哥哥南下胡志明市謀生，家還有弟妹。她家境比較好，在家很得父母疼愛，她也有一個哥哥在本市幹活。

那年她是一個天真活潑美麗可愛的剛長成的少女。十八歲，織夢年華，彩虹年華。

十八歲那年她曾有過一個初戀。

初戀，是一個比她長八、九歲的男生，他很愛她，她也是。

初戀很綺麗，卻如天際彩虹，很快消失——她家庭，尤其她媽反對兩人相愛。她媽說：兩人年歲相差太大，男生看起來不很壯健，兩個村子相距太遠（十幾公里？），她不放心把女兒嫁到太遠地方。

阿忠剛好這個時候出現。

阿忠與她一個哥哥一塊從部隊退伍回來，她哥哥把他帶回家來玩。

與她初戀男友相反，阿忠魁梧壯碩，英俊，算一表人才。

他並沒使她對他有所注意，那時光，她與男友感情受家庭反對，情緒正低落。

阿忠則與她相反，可謂一見痴情。他常常上她家，找機會接近她。她若即若離，心裡實在還不欲接受他的情感，雖然她也不討厭他。

只過一段時間，阿忠請他媽上門求親。對這位既漂亮可愛的女孩子，他實在不欲失掉她，他確實很愛她。當初，她不肯答應這門婚事，只不過幾次見面，談不上什麼感情，愛情更只是白紙一張，而且她才十八歲，不想過早結婚。

她媽有另一個想法；女大不中留，嫁掉了心頭大椿事，在北部有些僻遠農村，十幾歲嫁人依然有不少存在慣例。她拗不過，一切她媽作主，她終於穿嫁衣作人婦。

新婚兩年，這對小夫妻日子過得平淡如止水，她與阿忠並沒有什麼恩愛，什麼溫情。在房事，阿忠都速戰速決，她也不懂什麼是性愛，什麼是性高潮。

第一個女兒誕生是兩人婚後第二年。有了一個小娃娃，小家庭似乎有點溫暖、歡笑。

原來農村謀生已不容易，瓜瓜菜菜家家有，種出來只能自家作菜，要賣，便宜到成本也難回收。夫妻

倆又沒有固定收入，現在多了一個小人口，自然多一份負擔。

阿忠爲人家駛牛車，載磚石沙泥、木材建料、肥田農藥、穀米、菜蔬……。她則代人家割草，田間收割，雜工……。

過了一段時期，阿忠跑到西北去當礦工。當礦工，工作極粗重，辛苦，可是收入卻不高，生活條件又差，使他變得消瘦憔悴。他很少回家，有時一兩個月，有時三、四個月不等。每月領到的錢，他擲在礦場賭攤，能寄回家的少得可憐。小家庭生活日益艱難。

阿忠回家，吃不消礦區粗重勞苦工作，他不幹了。

阿忠回來，沒給小家庭帶來幸福與歡樂。他變了，變得很消極，墮落。他酗酒、賭博、煙不離嘴。貧賤夫妻百事哀，兩人整天吵鬧不休，阿忠又喝酒去，她抱小女兒哭泣，小家庭一片陰霾。

阿忠有了一個新工作——船夫。

他村子有幾個男生在一條貨輪上打工，介紹他這份工作。這條貨輪有兩百多噸，川走北地幾個小港口，運載貨物有農土產、雜貨以及煤炭，煤炭也有運送到中國去。

船上打工與以前在陸地礦場好不了半點兒，而拿到工錢也沒多出一點，人也三兩個月才回一趟家，錢一樣輸在船上賭攤，能交給老婆少的可憐！

幾乎陷於身心崩潰的她，好幾次真想跳進河裡算了，但她活下來，爲可憐的女兒。這娃兒只四、五歲

卻很懂事，她是她唯一慰藉，她整天跟隨她媽身旁。

她又懷孕，第二個女兒誕生。

阿忠已回家，不再在貨船工作，一切回到幾年前的出發點——在農村與鄰近鄉村打工。

一年春天，她的哥哥嫂嫂從西貢回家過年，看到她家境情況，鼓勵他們到西貢另圖發展。她哥踩三輪車爲人家載貨，嫂子擺攤賣菜蔬什麼的，夫婦努力，收入尚算穩定，一個兒子在唸小學。

她與阿忠帶著四歲次女南下，留下七歲大女兒在家鄉，由奶奶帶著，她上小二班。

在胡志明市，她租了一個專供工人居住的小房間，四歲的孩子寄到托兒所。阿忠爲人家打工，她跟嫂子學習做生意。

第二年，她把五歲的女兒送回老家，她要上小一哩。看顧孫女屬奶奶了。

過了幾年，她單獨回老家，她又懷孕，回家鄉才有看護她的親人。阿忠留下來，可是只幾個月後，輸了錢，把一部她買給他謀生的三輪車也輸掉，回鄉了。

在家鄉，她生下第三個女兒。

轉瞬，她在家鄉過了五個年頭。一邊看護三個女兒，她一邊耕種維持生活。她老公再次上船爲人家打工去。

2011年，小女兒五歲那年，她決定再度南下，這時光三個女兒大的十二歲，次九歲，不必擔慮，也可以照顧小妹，而且阿忠留在老家，不用上船，負起看

管幾個女兒的責任。

初時，阿忠曾盡力做好似父代母的職責。幫助大妹煮飯燒菜，送她們上學，她在胡志明市第三郡高勝街擺菜攤，按月寄錢回老家給老公作家庭支用。

阿忠劣慣重萌，只短短一段時間。

她每月匯回老家的錢，他花在煙酒與賭攤。輸光，孩子生活費用短缺，阿忠又叫老婆寄錢。可憐三個女兒有時連飯都沒煮，只好吃方便麵代飯。每年回鄉過年，她還要代阿忠付還他欠下許多債務，這些債款絕大多數乃賭債。

每次這樣，阿忠都在老婆跟前表示後悔，發誓從此“金盆洗手”，不再犯錯了。但她南下後，一切又重歸舊慣，似乎煙酒賭博對阿忠已是形與影難分難捨。

阿忠南來胡志明市。

原來出於欲多一點收入以支撐這個家，她曾經到一個在第一郡的人家裡打散工，從下午六至九點，每週六天。這家人在守德有一個機械廠。一段時間後，因為實在力不從心，她不做了。倒是她與這家人還有聯繫，她希望能給老公一份工作。

得到老闆答應，並於2014年春節到北地旅遊時老闆夫婦親到北寧她家鄉一趟，見到阿忠，鼓勵他到工廠工作。

阿忠再度到胡志明市乃是她與她家每個人的規勸及施加壓力。她堅決拒絕代他清還三千多萬爛債，他已沒了退路，不走不成。

阿忠必須盡力賺錢還債，於一年內。

阿忠是農曆正月下旬抵胡志明市。

到工廠，阿忠獲分配住房，他沒車子，不能經常回家，週六放工後他搭一個住在他住處不很遠的工友載他回去。

沒多久，阿忠有摩托車了——他得到工廠老闆同情而預支八百萬，她支幾百萬，終於買一部尚算很新的車子。車子有了，阿忠每週兩趟回他住處。

說真的，初進工廠，阿忠那廢置多年的軀體確實挨不起機械工廠粗重工作，工廠老闆只好把他調到比較輕鬆的部門。一段時間後再轉回原來部門，漸漸他開始適應工作環境，他之薪金提升度比其它工人快，也許是對他的鼓勵。

短短一年，阿忠有可喜轉變。他不再賭博、喝酒，減少煙戒不掉，減不了。

工作方面比較落力。

週日休息在家，阿忠只在住處附近喝咖啡，下棋。中午收攤子回家，她燒他愛吃的菜給他吃，夫妻間和諧，不再吵架。

阿忠向她保證從今以後絕對不再賭，他慚愧，懺悔這些年所作所為。他將努力工作，先把舊債還清，再來賺到的錢留給女兒讀書，幫她減輕負擔壓力。

他希望她相信他，她心裡是很高興，快慰，倒是她並不敢完全相信，還要待以時日。

二零一五年五月下旬

零號阿10扁這家人

剛踏進巷子，還沒抵門口，阿美——零號阿10扁的第二女兒便衝著我說：

“房子要賣了，多住兩個月我們搬家了！”

我跟內人有點不相信自己耳朵，真的嗎？零號這種“屋子”會有敢出錢去買的人，目前房地產一片蕭條，這棟所謂房子，它半片合法紙張都沒有，且一向以來它屬違建“房子”。

猜來猜去，一點不透。

這消息也得到住在六號的秋大娘確認。她說：聽說買主是我們巷子馬路對面那家飯店，價錢談妥了，十二億越幣，她補充說：聽說，對方已有意買下一號，才會出錢把零號都收了。

這樁買賣是透過地方政權見證，錢先存進銀行，零號這家人全部搬出交“屋”，銀行才解凍這筆存款，交易完成。

地方政權肯參與這件事兒，不必說大家都曉得：多少年來，零號這家人給這條巷子、社區、政權帶來無盡麻煩，煩惱！零號能遷走，對每方面都是可喜訊號。

且看我們鄰近社區與巷子，先後掛上“文化社區、文化住區……。”，反觀我們這條巷子，別夢想，一個月不三起也兩起打打鬧鬧的事要政權、要公

安幹部下來處理，而滋事對象不是別人，一律出於零號這家人！

我們這條巷子總共有十一戶人家，十一棟法屬時代留下來已有七八十年歷史的連體平房。我家庭搬到巷子時乃上世紀1972年，零號這棟“房子”早已存在，從這點推測，它存在到今天少說應有六十多年。

零號出現之前，它是巷子裡一號房子旁邊一條寬二米長十九米的小路。小路盡頭往右拐是一條寬一米的小徑，小徑一直伸展至十一號，這裡有一道牆壁，將這巷子跟隔壁巷子隔開。

原來建這批平房時代並沒有設毛廁，每家房子毛廁下面放一個馬桶，每天按時會有工人從牆壁上一扇小門把馬桶拉出，倒糞便後又將馬桶放到毛廁下面。當時幹這活兒乃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她後來即為阿10扁叔的女人。零號這棟“房子”那塊地便是運載糞便的路，它下面則是一條水溝，十一家房子排出的污水，從此排出一個大接口，從這接口轉送污水經一個大水桶排出馬路旁大排水道。

後來，法國業主為這些房子建造化糞池衛生間，一個舊時代過去，倒糞便的女人也沒事可作，她不回鄉去，在巷子旁小路隨便蓋一個小木板屋住下來，四處打工討口飯。

再來，她搭上踩載人三輪車（Xích lô）的阿10扁叔（10扁叔鼻子塌到底，只能看到兩個露出鼻毛的黑洞。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九，所以稱為10扁，報生紙名

字極少人懂）。

這對“難夫難妻”在這棟房子一蹲便蹲了幾十年，直至十幾年前相繼去世。

阿10扁叔依然踩他三輪載人車到街上兜客，他女人托著一盆油炸雞糯米飯上街，進西貢菜市場叫賣。

他們實在很窮，長年累月跟高利貸脫不了關係，阿10扁叔踏三輪車賺到的錢都燒在“十三張：能拿回家少得可憐。他女人不蹲賭攤，她迷字花（字尾）。

這對“都市貧民”什麼都沒有，他們卻有十個兒女，說清楚點：九女加一男。若注意這批兒女年齡差別，應該每二年誕下一個。這些孩子倒能在半餓不飽中長大，它證明越南一句俗語：天生象生草，有象自然有草。

長大了，這些連小學程度都沒有的“象”們十幾歲便各自找“草”去，家裡那堆小得可憐的“草”早已沒能力給他們填飽肚子。

先是三個大的女兒找到男人，出去。老四不肯落後，跟上一個從北方來的男生，她不走，把男生帶進這個已寸地不夠立足的“房子”。老五在幾姊妹裡最漂亮，可惜她跳進火坑，生了一個女兒，一段時間後她失蹤，聽說給捉了，死於愛滋病，並在她老爸媽之前，老六在九個姐妹裡最正途，嫁給一個男生，生一個男孩子，生活過得相當平靜。接著乃兩個同性戀的，她們把自己變成男的，無所事事。最小的是阿勇即黑勇（他生來皮膚黝黑，所以大家都叫他黑勇）。

不消幾年，老二、老三、老四先後跟她們的男人分了手，而阿10扁叔留下這棟小房子增加一批由她們帶回來的人口。

十多年過去，阿10扁叔的第三代也長成，開始他們天生職能——生孩子，多的五、六個，少一、二個，有些連生下的孩子老爸是誰她也不能肯定。

人口膨脹，房子容納不下，他們只好睡在巷子，巷外別人門前台階，鋪張蓆子。

白天，這些人中有的在巷子外擺攤子賣咖啡、飲料，有人賣碎米飯、有人賣水果、有人賣麵包、有人賣河粉。

他們為爭搶顧客，不時爭吵打架。

每次事情搞大，地方政權及公安又不得不出來處理，最嚴重時禁止擺攤一個月，可是過一段時間，這種令人頭疼的事情還一樣發生，地方政權與公安幹部又要去處理這樁爛攤子。

阿10扁叔的小兒子黑勇與他上頭那班姐妹們性格完全不一樣，他很善良，不大說話，從不滋事，家裡吵吵鬧鬧，群甞或打架他從不參與，他是冷眼旁觀者，可惜他也沒讀書機會，草草二、三年小學便退下來。

八年前，阿勇併上一個比他長好幾歲的女人，她為他生下一男一女。

踏腳入這樣的一個沒老沒小，沒什麼家庭教育的家，換上別人肯定沒好日子過。可阿勇這女人並非省

油燈，在打好馬步後，她與那班她男人的姐們展開多場天昏地暗的戰鬥；世界上最下流的垢話罵盡，頭也破，衣服撕爛也有過，地方政權及公安也上過，以一對四、五個，結果人多的一方半點便宜佔不到。

聽巷子裡的一些消息“靈通”人士說：阿勇這個女人並非平凡之輩，她已有自己的孩子，寄養她老母那裡。她曾因搶劫被捕，關上幾年，出獄，上街賣“彩票”。

現在，阿勇兒子已七、八歲，在讀小學，次女四歲。阿勇在VINASUN計程車公司打工，他女人在巷子外擺小推車賣冷凍椰子，各種飲料，生活也算穩定。

零號假若真的搬走，吵吵鬧鬧，打打殺殺的場景與聲音都沒有了，住在巷子裡的人們會不會反而感到太寂寞、肅靜？

眼前，人們擔心的倒是，這批人的生活入息都依賴那幾個攤子，人是遷走，卻依舊回來擺攤，屆時又如何處理？

這些，還沒答案，走著瞧！

二零一五年五月中旬（守德）

酒鬼阿竹

今年，二零一七年五月一日，阿竹正式被工廠辭退，結束他在工廠將近六年工作。

說六年，但真正並沒六年，因為就在三年前，阿竹也會被工廠老闆轟掉，是他老婆親自到工廠央求給阿竹重回工作，半年後。

出生於戊申年，肖猴的阿竹老家在越南北方，他則土生土長於西貢，即胡志明市。

四十九歲，有人說這是不好的年份。

阿竹個子矮小，消瘦，騎一部舊摩托車，有時騎電動腳踏車，也有時騎自行車上工廠。

說句公心話：阿竹屬於資深工人，至少他有五六年時間在這家組裝機械工廠。但這麼長時間並沒能把阿竹培練成爲一個有技術的技工，他只是被別人差喚的老雜工。

也因此，阿竹的薪資一直步步艱難，許多後生之輩，月薪可達五百至六百萬越幣，阿竹頂多不到五百萬。有時還會更低，若那個月他有幾天不上工廠。

阿竹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醉貓。

老闆不會看走眼，第一次見到阿竹，老闆心裡便這麼肯定——酒鬼，醉貓一隻。

那是六年前，五月十一日，帶阿竹到工廠是兩個女人：年紀較大，胖胖白白的是紅姐——街坊婦女會

主席，另一個矮小的比較年青一點，不用說，他是阿竹女人。

礙於街坊感情，紅姐又為人熱心重情義，以及阿竹他那小女人一雙哀求，無助的眼睛，最終工廠老闆接收了他。

她與阿竹這家人並非什麼親戚，阿竹他女人是裁縫師，在守德街市不遠一條小橫路。紅姐到她店子縫越南長衫，熟了成朋友而已。

阿竹老婆蠻可憐，嫁給阿竹十幾年，靠有一藝在身，單肩養活一個小家庭，唯一女兒在唸初中。

阿竹卻是一名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的壞痞子。又是一名惡劣的酒徒，阿竹抽煙也抽得厲害，有錢時每天兩包，沒錢也一包。幸而他隨便牌子都可以，沒錢，抽大竹旱煙。

還沒到工廠打工之前，阿竹當過水泥工，踩三輪車為別人載東西，賺到錢，豬朋狗友聚集下來，醉了，睡倒在三輪車上。醒來回家，口袋空空，最後把車子也賣掉了。

住在阿竹家隔鄰乃他老媽與幾個兄妹。

阿竹他老媽——一個有著北方大戶人家殘餘保守風格的精悍老婦人，重男輕女觀念極強，女人乃附屬品——雖說她這府人家如今已破落凋零，也沒人提及他們古代如何風光於北方大地！

阿竹自小便吊兒郎當，生性惡劣，慈母出敗兒，難免啦！

三十歲那年，阿竹他媽為他娶來一個比他小三歲的女人，希望阿竹能浪子回頭，她便是來自故都香河畔的溫柔美麗的少女，芳名鴛鸞——即現在的竹簪她娘。

阿竹他老媽之期望泡水，有了老婆的他是有所改變，只是他變得更不像樣！

如此，阿竹成了這個大家庭的推不脫的擔負，許多時間，阿竹總與他那夥死黨喝酒鬧事，多次被地方政權警告。

初時，阿竹他女人到她婆婆跟前訴苦，阿竹他媽選站邊，指著可憐的媳婦說：

“妳沒聽說那個男人不染指於嫖賭吹飲？阿竹只愛喝一點酒，有什麼嚴重喔？

聽來也有道理，除了抽煙（非吸毒），也沒聽說去泡妞。不過，難道單煙酒還不夠慘嗎？她婆婆卻私下對阿竹說：你女人太煩了，別理她。

阿竹越來越不像樣，一個月酗酒鬧事佔了二十幾天。她女人總把門關掉。他老媽也把他拒於門外，她已無奈這寶貝兒子。他兄弟姐妹不用說，半步門檻也不能越過。

阿竹只好躺在門口，活像一條流浪狗，次日爬進屋裡接續蒙頭大睡，工也不打了。

每月薪資交由老婆從ATM抽領，阿竹在機械工廠打工那些日子。

他女人把有時只有三百九十萬，頂多四百萬的工

資分作三十天，包括他早點、香煙、一公升白酒、晚餐喝酒佐料，摩托車加油……別說支助家庭，他女人總要貼錢賠本。得來的是可以不用給他整天在家鬧得雞犬不寧，如何幹活？

阿竹學會偷錢，他會偷偷打開他女人的櫃子，若不小心給他拿到鑰匙。

阿竹經常打罵老婆與唯一女兒，砸破家裡東西，甚至將客人送來裁衣服的布料剪破，害他女人要向客人賠償，又說了無數好話。他曾將女兒的書本及作業簿撕掉，太可惡了！

記得有一次，阿竹偷到他女人鎖在櫃子裡五隻戒指，合足金約半兩。他賣掉一隻，餘下用小繩綁作一串掛在脖子上。

工廠裡的工友發覺立刻走告老闆，老闆忙給他女人打電話，工友們合力把那串金戒奪下交還等在工廠外他的女人，她滿眶淚水，千謝萬謝地接過東西。

阿竹還有許多不良惡習：

偷時間：他從不準時上工廠，遲到，把時間往上推，在記名冊簽字時。

偷採工廠裡果園芒果，拿回家喝酒。

偷工廠小狗：那是一條母狗生下的三個月大的小黃狗，給他偷偷抱了回家。

幸好住在工廠的工人看到趕忙到阿竹家裡把小狗討回來。老闆是好久以後才曉得這件事——從煮飯的阿芳姐口中。

出身於一個虔誠天主教家庭。

“有什麼了不起，神父又奈我何？”阿竹滿臉不在乎回答，有人問起進教堂看見神父時。

一點不錯，一個醉鬼，不怕天，不怕地，不怕老媽與老婆，神父又是什麼？頂多不進教堂，不當禮拜的義工而已！

阿竹也有些趣事：

工作時，他一定要戴口罩。很多時候卻不穿外衫，裸露一身沒肉排骨。

工友常開玩笑說：

“墓園裡，墓碑也許會寫某某人死於酒，就是沒聽說死於塵埃喔？”

聳聳肩膀，阿竹只傻笑，沒回答。

工友們又嘲笑說：

“三七、四九，流年不利，老竹，多小心點，今年，你四九喔！”

別的不說靈與不，今天，難逃失業一關！

二零一七年，五月廿日，守德

阿崩 —— 黎釋兒

有一個星期天下午，我們家庭大小在客廳聊天，吃過午飯，我則在看報紙。

“叮噹……叮噹”門鈴響起。

又是他——阿崩——黎釋兒。

五十多歲的阿崩，一頭直刺刺亂髮，滿是皺紋的臉龐，塌鼻孔，合不攏的上嘴唇，露出沒牙齒的口腔。穿著骯髒，破爛舊衣服，光赤不穿鞋子的雙腳，咋看，我有點錯覺：那不是他老爸老黎，簡直從一個潮州裸印印出來！

“大哥，給我一點錢吃飯好嗎？我好餓，好慘喔！”。

我給他錢，他一邊走，一邊說：。

“多謝大哥，恭喜發財！”

我心中一陣陣難過，是否每個人生下來就有一個逃不掉、拋不開的所謂命運？

阿崩——釋兒，他命運太悲慘了！

出生於一九六四年的阿崩正式出現在我家時僅十六歲。

阿崩是個矮子，只高一百五十公分。

阿崩不僅生來矮短，頭大臉偏，鼻子塌，他還是帶著兔唇（豁嘴）來到這世界。幸而小時碰到遠從歐洲前來越南的德國醫療船為他縫上裂嘴。只是阿崩嘴

唇裂口太大，以致說話漏風，很難聽個清楚。

阿崩身世說起來委實好可憐，悲慘。

他出身於一個所謂“家徒四壁”、“赤貧如洗”，“短褐穿結”的家庭。

更使人惻忍的這個貧苦家庭四個成員中三人——黎老頭夫婦及阿崩或輕或重都患有神經不正常症，除了阿崩他姐之外。

他們一家住在第一郡巴斯德街一條小巷子一個窄狹房間。

一個四平方公尺又黑又暗，堆滿破舊東西的房間，找個躺下的地方都沒有。

阿崩他姐在為人家打家庭工，那年欲找工作並非容易。

黎老頭每天捧著一個鋁托盤，盤裡是幾個芝麻鹹煎餅、油條、白糖糕。

黎老頭相貌醜陋，矮短瘦削，衣衫襤褛，又骯髒。他穿街過巷，從早到晚賺不到幾塊錢，今天餘下，明天賣，唉！

阿崩——釋兒出現在我家食店子，也衣衫破爛，骯髒，也一副慘兮兮德相，他向客人討零錢，吃人家剩餘的東西。他說話難聽——由於他被裂唇、短舌、漏風之故。

我們決定把阿崩收留下來，作個雜工，見他蠻可憐，常常被別的乞丐欺負，找事打他。

阿崩把粗碗收起，洗了個清清淨淨的大澡，換上

新買給他的衣服，拖鞋，看起來倒有點人模人樣。

阿崩在我家睡覺，晚上食店休息。當時共有四個店員，三女二男，都是十幾二十歲，除了奶媽（初時看顧我小女兒）五十多歲外。全部住在我家，因為大家都從別個地方來打工，不能回去。過年過節一樣在我家。

阿崩他姐姐來與我們見面。

她身段瘦小，有點營養不足。人倒挺有禮貌，相貌並不難看，雖說還很像她老爸。

對我們給她弟弟一份工作表示極為感謝，她勸她弟弟阿崩好好工作，不要再在街上流浪，被捉到收留中心一定很慘的。

阿崩他爸黎老頭的出現卻給我們帶來不少麻煩。

他經常出現於中午客人最多，店子最忙的時候。也許走累了，他拿一張鐵椅靠在門邊打瞌睡，一張椅子放他的鋁托盤。托盤裡是幾根油條、鹹煎餅、白糖糕。

黎老頭拿著他賣了一整天的鹹煎餅給他寶貝兒子阿崩吃，我們不準他吃，怕吃下鬧肚子給帶來麻煩。阿崩不敢吃，他爸很兇，破口罵我們。

我們要給阿崩“走路”，每天都來鬧事太煩了，阿崩他姐來了，她懇求我們給他弟弟留下，離開這裡，他只能回到乞丐行列去，很慘！

阿崩獲留下，他老爸也沒再吵鬧，我們改變對策——阿崩從他老爸接過來東西便收起來，說等一下有

空才吃，他爸走後，拋掉，自此，大家相安無事。

我多趨見到阿崩他媽。

阿崩他媽——一個五十幾歲患上神經不正常的老婦，一頭蓬鬆亂髮，一張爬滿皺紋的臉，一身破爛舊衣服，一個舊粗大碗，她經常在附近一些大牌檔收取別人吃餘的東西，有時坐在小巷子外人家步階，無神雙目望向遠方，茫然，若一尊破舊木雕。

很多時候，是黎老頭把她拖著回家，傍晚，他回來時。

阿崩——黎釋兒幹了三四年，在我家食店子。他每月工資由他姐代他領取，他分文沒有。而衣食住由我們負責，有時他會回家看他媽。他姐打工，住在人家家裡，不常回家。

阿崩留下許多紀念，於他在我家食店打工那些時光。

那年代，我家館子有男女店員五六個，其中有阿Bí（大冬瓜），也十六七歲，她是我家奶媽的女兒。阿Bí 胖胖，就如她名字，像個大冬瓜，她與阿崩是活寶一對，整天不是吵架便是打架。阿崩愛惹她，之後，兩人在街上追逐，一街過一街。

先是阿Bí 在後面追阿崩，回時阿崩跟在阿Bí 後面，他哭著回來，臉上一塊青一塊紅。滿身汗水，污泥。

阿崩也患有一般人們通病——貪，別看他傻傻的。好幾次他偷偷把客人的錢藏起來，給發覺，他很兇，大嚷大叫起來；是客人給我的。

又一次，是除夕，館子提早休息。

我們大家吃過豐富團圓飯，阿崩準備回家，我把他叫進屋裡，阿崩臉色突變，結果從他身上搜出一些紙幣，為數不少，我老早曉得他有這一手。

幾趟我們要阿崩走路，最終還是打消這決定，經不起阿崩他姐央求為他說情。

阿崩自己不幹，離開我們店子，三年後。

以後很少再看到阿崩，聽說他去賣彩票。

幾年後，阿崩來了一次，他還是老樣子，他告訴我：他爸媽已去世。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阿崩——釋兒已五十多歲，幾次新年，他拿一疊紅紙，紅紙條印著恭喜發財，而他還是那麼悲慘！

二零一六年八月下旬

誼父四伯及黎家老宅

我與黎家老房子結下不解之緣乃是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認識這幢大房子主人四伯開始。那是七四年年底，我給調換工作單位；從古芝轉換到福門縣機械廠。

我記得，那時光我工作工廠的春泰山社並不像現在那般繁榮熱鬧，從福門四岔路口拐進去，馬路破爛不堪，兩邊是一塊塊農田與菜園，人口還很稀落，房子亦不多，都是高矮平房。這裡的人們大部分靠農為生，晚上七點許，人們已關門睡覺。整個村社一片寂靜，只有田間草叢間青蛙及昆蟲的和奏。我們一批青年伙子委實太寂寞無聊。我們的組長文善兄見我情緒低落便生拉死扯將我押到四伯家。見我猶豫不決，文善兄安慰我：

“別擔心，四伯為人爽豪，親善，好客，說不定你會變成四伯家庭的一份子，以後混熟了！”

時光流逝幾十年——從我第一次踏上大宅石階，我和四伯情若父子。

黎家老宅修建於上世紀四十年代中葉，它帶有濃厚的越南南方建築風格，房子背北朝南，佔地一千五百多平方公尺。房子四週種植許多樹木，整幢房子常年一片蔭涼。

要進黎家大宅，以前只消從八伯大宅左旁小路往

右拐走一段路即到，現在不行，地皮漲價，小路被八伯家堵掉，我必須打另一條紅土路三拐四轉才見到這幢老宅子。

跨過大紅磚庭院當時作曬穀場與曬煙葉之作坊便是老宅正門。正門與兩旁側門皆有三級石階，步過石階便是一條寬約一公尺的走廊，走廊前一排鋼骨水泥小花點圓柱，共四根。

大門進去的房子是正廳

大廳寬約三十六平方公尺，裡面貼壁為一座多層次神龕，供奉一塊繪有一隻眼睛的鏡子—高台教教徵。一層層則擺著香爐與燭台，花果瓷盆，神龕左右兩旁為通進臥室的小門，小門兩側又有兩座比較小的神龕，供奉歷代先祖神主。

而右邊靠神龕一邊有一小門，進去又一個房間，如今空虛，往昔四伯兒女小時候睡的地方，貼兩邊牆壁擺著兩套厚重烏木板床，它既可當有喜慶日子坐吃的地方，也可作休息地方與閒坐聊天地方，有親友來時。

左邊板床旁放著一套木桌與幾張椅子，桌上放了一套茶具，另有一套吃檳榔器具，四伯母吃檳榔。

老宅後面有一個廚房，那年代燒飯炒菜都是以木柴作燃料，後來改用煤油，如今這廚房經已坍頽——四伯兩老謝世後。

四伯健在時，我曾問起他家的家譜事，他告訴我他先祖來自越南中部。至他已有好幾代，可惜我看不

到他之族譜，估計南遷應二百餘年。

我曾研究黎家左邊前面的墳墓群，四伯說葬在這裡全部是黎家先祖，墓園地形較高。

墓群修建純越南先民墳墓風格：而每座寬約三公尺，長約四公尺，主要使用物料為大蜂石，生石灰、蜂蜜、蔗糖、赤繩膠液、紅土、炭沫……混凝而成，可惜年代久遠，墓碑字跡已模糊無從辨認。

我成為黎家誼子，四伯向家族宣佈——於上世紀八十年代。

國家和平統一後，當年在一塊工作的同事們多已星散，文善兄家住裴門（也屬福門縣），他是木匠，在家生產櫃子檯椅桌凳床鋪，初時也有到四伯家探訪老人家，四伯兩老去世後他不再出現了。

只有我與黎家一直保持近乎家族關係。

每屆新年，佳節，我一定上四伯家，許多時候與內人與孩子們一塊。

誼父母極慈愛這些小孩，對兩位老人家，他們視為親生骨肉。

誼母先於農曆戊寅年四月去世，剛巧我在國外，沒有辦法回來，代表參加喪禮乃內人。

不過我多次到黎家探訪，出國之前。

誼父則於次年（己卯）六月底去世。

誼父情緒日趨低落——自從老妻遠去後，老人家鬱鬱寡歡，極少出門，卻整天獨個兒喝悶酒。

一天清晨，照常例，住在大宅右側的大女兒三姐

捧著剛煮好的稀飯進屋給四伯吃，發覺她爸伏在桌上，毫無氣息，已去世了！

四伯夫婦離世，根據老爸留下遺囑，七個兒女把四伯留下的財產——田地割分了。

許多年代，許多血汗留下的一塊塊良田土地，不消幾年，除了一兩個蓋起新房子，有幾個有錢在手，花天酒地，揮霍無度，完了！

而我，也許多年來，每年誼父母忌辰祭祀日子，新年我都到福門，盡我作爲誼子的一點心意。

但古宅沒有兩老音容後，昔年生氣也消失殆盡，且日趨破落。現在只有相隔一座牛棚之三姐每天照例開門抹檯椅掃地，上香先祖及父母，但古宅還是散發著一股霉氣，很刺鼻。

如今，黎家古宅怕已朝不保夕，面臨被拆掉命運——儘管它已成爲黎氏家族祠堂。

原來，四伯那些不孝子女早已覬覦這塊上面座落一幢古房子的一千五百多平方尺的地皮，割切瓜分支持率佔了八九成。

兩年了，紛爭和解不成，終於爭上官府，地方政府解決不了，現在告上地方法院。

今年八月中旬（農曆六月底）誼父忌辰

往年兩老忌辰祭祀通常都在黎家大宅，今天卻冷清清，原來今年改在三飛——四伯次子家舉行。大宅裡一對銅燭檯及香爐與花瓶已給搬往他家。三飛家在離老房子後面不遠。

三姐女兒告訴我：她媽與飛舅及大批人正在福門地方法院。

今天乃四伯忌辰，沒想到，也是地方法院開庭審理四伯不孝子女爲老宅那片土地正爭個你死我活。

在三飛家窮坐，快十二點了，上法院那批人依然沒回來，三飛屋前空地幾桌酒席冷清清，零星坐著一些親友與客人。

我決定起身告辭。

三飛老婆匆忙爲我包裹了幾盒與一個膠碗的食物，給我帶走，她見留不下我。

回途，我心頭惆悵疼痛，不曉得以後兩老忌辰我還會來嗎？

唉！兩老在天有靈，會多麼疼心？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遲暮，也失落

四十五歲，看來她依然很年青，若將自己和一些年齡相仿的人比較，她是有點自豪的。

有時，洗浴之後，或換衣服時她總愛仔細端詳鏡裡的自己；一張娟好的面龐，不粗不淡雙眉，一雙相當圓且明亮的眸子，端正鼻樑下豐腴的嘴唇，唯一使她有點難過乃雙眼出現幾條魚尾紋，化妝時，盡心打上一層薄薄粉底，使它不過於明顯。

另一使她感到青春漸漸溜走，她頭髮逐漸消失原來之光滑烏亮，且冒起不少白髮，於她踏進四十歲時，她只好依賴染髮劑，兩個月一趟上美容院。

使她最驕傲是她的身材，保持那樣好，全身沒有多餘的贅肉，勻圓的手臂，一對不太大卻依然豐滑，沒有鬆弛跡象的乳房，腹部平坦，高一六八公分。而她雙腿相當修長。當然，為了保持這麼個身段，她必須在飲食作嚴格遵守醫生專家指示，每天跑步、打網球、游泳、上健身院……。

對衣服，她極注重適合身材穿著，從不穿顏色過於鮮麗的衣服，不穿露出胸脯的衣裙。廿多年，這原則從不破裂，他不喜歡自己的女人的身體給別人看到——雖然她與他分手十幾年了，她卻忘不了這句話。

她與他相識是在一個同學生日宴，他是她哥哥的朋友，那時她剛考進經濟大學，第一年。他唸外商，已

畢業，工作於市商貿廳。

他個子很高，達一八零公分，身體消瘦，頭髮粗黑、雙眉粗且濃，配上一雙令人乍看有些霸氣的大眼睛，而有點偏平鼻樑往下是兩片豐厚的嘴唇，似乎老成，卻缺少了年青人應有的朝氣。但與他往來的人都說他是一個熱心，愛幫助朋友，夠義氣的人。

他來自北中部的河靖，老爸是省教育培訓廳廳長。他從不談家庭背景，她是後來才曉得。

她是本市一個大企業總經理掌上明珠。她有一個哥哥，哥哥已有家庭，兩個孩子，並沒有和父母住在一起。

他們開始了四年漫長戀愛，他們結婚——於她大學畢業那年。從認識、戀愛、結婚，一路風平浪靜，沒有什麼波折！

戀愛時期，她與他經常上幾家他們喜愛的咖啡座聽音樂，去吃又酸又辣的中部魚丸粉條，去為他的排球隊當啦啦隊員，他是單位排球隊主力。

畢業，她沒去找工作，而回到她爸爸貿易公司上班。婚後他租了一棟小平房，他反對住到她家裡。

兩年後，他們有了一個可愛的小女兒。

三十二歲那年，兩人在離婚證上簽了名，為他們十載婚姻劃上休止符。

“對妳，事業更重於家庭，丈夫及孩子！”他只對她說了這樣一句話。

他唯一要求是女兒由他撫養監護。

她有點不捨與難過，但不反對。許多年，女兒在他身邊遠超和她一塊。

離異，她得到是自由身。

現在她不用為每趟出國、出差之遠行而顧慮，不必趕回家跟丈夫和女兒吃晚飯急得滿頭大汗，不必費心安排如何參加商場交際與各種宴會。更不需要處理家庭那無數叫不出名堂的瑣碎事兒。

她成了一位很有名的企業家。這是她多少年不斷奮鬥得來結果。但就在四十歲，事業達到巔峰之際，她突然感到一種難明空虛。寂寥包圍著她，似乎若一幢宏偉別墅，沒有一點人的氣息，溫暖。輝煌豪華的高級名貴設備冰冷注視著她。她開始想起屬於她的那個家，那個曾給她快樂，幸福的家，那個家曾有一個曾屬於她的男人，一個嬌嫩可愛的小女兒，他那句與她分手時說的話日夜折磨她：

“對你，事業更重於家庭，丈夫及孩子！”

她惦念定居遠洋的女兒，這麼多年，她只在電話、網絡與她聯繫，她會想念她嗎？

女兒結婚了，一年後生了一個胖嘟嘟的小寶寶。電郵傳來的照片，使她產生了極強烈的母愛，她決定暫時把企業業務交給副手代理，她飛往美國看望女兒，似乎，她欲追尋失落了她曾擁有的幸福！

可沒多久，她驟然回來，她沒吐露給任何人，包括她的屬下，但從她眼中，流露的是掩飾不了的疲憊及落寞！

她又投進工作，她想用工作填滿心身的空虛，可是一切努力都難以如願。她顯得很消極，情緒低落，憔悴。四十五歲，她似乎抗拒不住霎那間降臨的不應有的蒼老！

L，她的多年摯友半勸半拉的把她帶往一些高級休閒中心及酒吧，雖有點猶豫，她還是去了，她明白L之用心良苦，她卻不想因與一些男人的關係影響自己的尊嚴，許多年過去，她不曾跟任何男人上過床——自與他分手後。

“我女兒，她不需要我了！”她伏在桌上無助的哭泣，酒開始使她釋出被抑壓的悲傷，淚水濕了大片桌布，L輕輕拍拍她顫抖的雙肩，抵聲安慰她：我不是早已告訴你，她已擁有自己的家，有會愛護她的人，有自己的幸福，現在你要的是好好為自己而活得快樂！

D是個比她年輕廿歲的青年，他在一家她常與L光顧的酒吧。從相識到成為第二個走進她底生命的男人，對她似乎是抱著順其自然，近乎一種交易的心態默默接受。

D對她很體貼，除了填補她許多年來不曾有的性滿足，D會給她一種精神上的撫慰：有時他給她送來了一束燦爛的黃色水仙花，有時買來一包在學生年代她愛吃的油炸辣餅。

她欣然接受，有了短短的快樂，幸福。但這一切難以彌補心靈深處無盡空虛，對失去的幸福的緬懷，

傷疼！

他回國省親，十餘年久別，五十歲，他不屬於老，她給他依然是一種難以抗拒的魅力，只不過，他帶來她在異國並沒體會那一臉風霜與世故。

彷彿沙漠刮起的狂風，那樣粗獷，猛烈，刮得她喘不過氣，她全心全力迎上及與他配合，十餘年乾枯的肉體和靈魂，此刻獲得別個男人沒法為她帶來的滿足！她深深明曉，他烙印於她心裡的影子是擦不掉，永遠！於他，她也明白，他能給她的性愛的滿足，暫短的快樂，他不會再屬於她，他有他的女人——在太平洋那邊岸。

D突然出現在他下榻的飯店的餐廳，她和他正在用早點。D憔悴令她吃驚，他媽媽重病在醫院，兩個弟妹在唸書。她拒絕給以他幫助，此刻，她感到D只不過是她包養的男人，不存在什麼感情，她沒需要有幫助他的義務。

回到房間，經過一陣肉體與內體纏綿高潮過後，他擁著她赤裸身體，在她耳邊低聲問：

“剛才那個青年是誰喔？”

“一個相熟鄰居而已。”她把臉埋在他堅厚的胸膛，她感覺自己的臉紅紅，許多年來，這是第一次她對他撒謊。他並沒有再說什麼，只是雙眼凝望頭上天花板，久久，她聽到他一聲低沉吁嘆！

而驟然，D的臉容及眼光浮現眼前：期待、焦急、失望、消瘦、憔悴，踉蹌走出餐廳的背影。她有點驚

訝為什麼此刻竟會想起別個男人，她在他懷抱裡！

她來到D上班的酒吧。

她坐在曾經許多時間以來那個熟悉的座位。

D拒絕和她見面，她黯默離開酒吧。

路上她一直的大力咬住下唇，她感到有一種熱中帶鹹及腥味的液體流進口腔。她竭力抑壓風暴似的刮於心腔的委屈、憤怒、悲傷，嘿，他以為他是什麼人，一個她供養的男人而已，但是，淚還是不住從眼眶流下，濕了面頰。

D走了，她再度踏進酒吧時。

“D說：母親去世了，再多的金錢對他已沒什麼意義。”酒吧老闆對她說。

“請問你有D的地址麼？”過了良久，她才低聲問。

“他從不留下住址，也沒人曉得他住在什麼地方。”酒吧老闆眼睛浮起同情及理解，她愧疚對他幫不上忙。

那個晚上，她整夜失眠。

睜開眼睛，閉上眼睛，D的面龐總浮現於她跟前。

她想起那一包包油炸的辣餅，她想起從他接過來那束鮮美清香黃水仙。還有一同去旅遊；逛百貨公司，還有許多恩愛日子，他年青強壯，帶來她性的滿足。也許她並不瞭解D，很久以來，於她，D與她只是一種公平交易，純粹，簡單。

第二天早上，她收到一個盒子，D寄來的，強烈控制心頭激動，顫抖的雙手，她急促拆開紙盒，盒裡沒有一紙半字，卻是一隻嶄新名貴的手錶、一枚戒指，一條項鍊。她記得，手錶是他陪她逛百貨公司，她買贈的，戒指及項鍊她送給他生日的。今天物歸原主。

“D說：母親去世了，再多的金錢對他已沒什麼意義。”酒吧老闆的話再一次迴盪於她耳畔。

D走了，她與他的那種關係結束了。她與他之間不過是一種金錢交易，他是她包養的男人。可是熱熱淚水還是自她眼裡湧出，她跌坐在四壁冰冷的大廳，她想，也許她應該多點去瞭解D，但已太遲了！

D永遠離開了她！

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日

秀貞與文啓

秀貞推著摩托車從飯店出來，太陽已下山，外間沒那麼炎熱了。現在是傍晚六時半，馬路是川流不息的車輛，最大數量屬於摩托車，下班時候，每天都這麼擁堵。

走在前面是文啓。今天不必他接送，不必渡河，省掉往來對岸，路程八公里及半個小時，秀貞騎了她外甥女的車子來。

徒步廿多米到了四岔路口，文啓朝她揮揮手說：

“下回見喔！”

“下回見，路上車輛很堵，小心點呵！”

“謝謝妳，再見！”

很快，文啓駛進往左拐的車流。

秀貞佇立在馬路旁，望著文啓漸漸遠去的背影，心頭油然泛起絲絲依戀，悵惘！

秀貞與文啓認識是那樣偶然。

那年，秀貞廿六歲，從家鄉檳榔到西貢打工第四年，她在年輕人報上登出尋找有時間性家庭工作，從下午五點卅分至晚上十一點，工資四十萬塊。小小一段廣告，有秀貞姓名，電話，相片。

那時剛好文啓正需要找一個家庭女傭，他與她聯繫。她始終沒到他家工作，因雙方時間配合不攏。沒料到卻成了朋友。

有一次，碰上二月十四 Valentine，文啓叫那個停車在他家附近摩托車夫為他送去一份小禮物，他打了電話給她：

“這是代表友情，而並非情感禮物，請別誤會喔！”

“謝謝你，我明白！”

文啓和秀貞第一次見面是二零零四年三月下旬。在這之前，兩人只通過電話聯繫，以短信居多，打短信比較方便。

見面地點就在秀貞工廠附近，工廠座落新平郡申仁忠街。

那天晚上，文啓抵達約好那咖啡館，不消幾分鐘她也到了。

秀貞身高有一六零公分，穿一件淺藍色格子T恤，深藍色牛仔褲，烏亮不算長的頭髮披在腦後，面龐有點瘦削，兩條幼細眉毛，眼睛小而不很明亮，頰骨微突，鼻樑塌但鼻孔朝上，往下看，嘴唇厚及上唇略翹，下巴則尖削。整個身段尚算適中，不消瘦也不太豐腴。

秀貞不漂亮精緻及沒有使別人多看一眼那種吸引力，文啓這麼想。

談話中，文啓知道秀貞先祖從中部移居到九龍江大平原，到她這代算第五代。

文啓告訴她，他家鄉在堅江省。

秀貞有點好奇問文啓從短信及說話口音為何很像

北方人？文啓解釋說：可能是他曾有一段時期在一家台灣公司任職，公司做木材及花崗岩行業，他長時期駐在北方，時間一久，受影響罷。文啓說：

“與西貢不同，首都河內在古代稱昇龍城，乃我國文化歷史經濟及政治中心，許多封建皇朝先後建都於此。河內有許多歷史文物，有名勝古蹟：胡主席陵、主席故居、獨柱寺、白馬祠、玉山祠、還劍湖、真武觀、西湖及昇龍古城……等等。”

河內一年四季分明：夏天最難耐，那種炎熱。但秋天則那樣清爽，美麗，可愛。河內之秋成了千古詩人墨客，音樂家的佳誦。文啓說：

“我最喜歡已故天才音樂家鄭功山之河內之秋的懷念。”

文啓說這幾年他不常到河內，他還那樣懷念河內，懷念古城滿街飄落欒仁樹紅葉，狹窄古老街道，難忘紅河河壩青年路旁那些香氣逼人令人難忘的狗肉檔。文啓愛吃狗肉，他常與幾個北方朋友上這些攤子。

北方春來，桃花處處，冬天細雨毛毛，那年代，南回前，文啓會到日新桃村買幾棵桃花帶回家，飛機運費極高，每棵五萬塊（上世紀八十年代末）。

從家鄉檳榔省到西貢打工四年，從食館到端咖啡，現在是這家絲網印刷廠工人。

工資不高，扣去住處租金，柴米油鹽，加上一些省不掉的支用，到頭來，每月領到的月薪所餘無幾，秀貞說：不得不找多份工作，以增加收入。

文啓與秀貞首次相見，他留給她的印象：誠懇、平易、穩重、也風趣，他有一雙粗濃眉毛底的大眼睛，掛在嘴唇的微笑，有點風霜也有一種令人嚮往的氣質與風度，秀貞也看到他年紀不輕了。

秀貞與文啓開始有斷續見面，雖然，這時見面算不上什麼約會，兩人尚屬一般性普通朋友而已。

秀貞住處在她工廠鄰近，聽說工廠有租住津貼。文啓等待在巷子外馬路，之後一塊上不遠一家咖啡館喝咖啡，聽音樂，演唱及聊天，或在店子吃東西。

這時候，秀月、秀貞妹妹也到西貢，她進姐姐工廠，跟秀貞同在一塊。

秀月只小她姐兩歲，很早嫁人，有一個四歲大的女兒。男人比她長十多歲，卻整天遊手好閒，不務正業，她則要挑起整個大家庭的一切家務，最後秀月同她男人分了居，把女兒交給她母親撫養，自己跑到城市打工。

一段時期後，秀貞接受文啓造訪。

秀貞住處與其他工人租住房子沒什麼差異——十二平方米的斗室，磚牆鐵皮屋蓋，進門靠左一個窗子擺一張木檯，兩張木椅。再來一小片空地，晚上打了地鋪睡覺，廚房在最裡面，用一塊夾板隔開，向右最裡面一個洗手間。斗室上面乃一個小木板閣子，可供兩人睡。斗室桌子上放置一台19吋小型電視，這乃唯一裝飾品。住在這種房屋夏天極為炎熱，雨季則會淹水，假如雨太大時。

見到秀月是在她姐妹住處。

秀月比姐姐高一點，身段豐腴，均勻，有一對相當飽滿高挺的胸脯，面龐清秀，眼眸明亮，高鼻樑，雙唇豐潤，笑時給人一種成熟的少婦魅力。

偶爾文啓邀了秀貞姐妹一起上咖啡館，秀月很嫵媚大方，反而，文啓顯得有點拘束。

第一次擁抱秀貞乃她跑到第三郡市婦女會學習美容化妝訓練班，文啓在門口等她，兩人便在附近一個茶館喝咖啡。

茶座燈光幽暗，一列列高背靠軟長沙發上，一雙雙男女生擁在一塊，靜靜欣賞悠揚的音樂，或呢喃細語，偶而傳出女孩子輕輕嬌笑。

那晚，秀貞把頭倚在文啓胸脯，他環腰把她擁在懷裡，他陶醉於她幽幽體香。也第一次秀貞迎來文啓之撫摸及不會有過的快感！

新平郡有兩家茶座有歌星演唱，文啓與秀貞經常光顧的座落新平郡歐姬路Quán Nhạc Trịnh，消費一般且有幾位較有名氣的歌手如蘭玉、中堅、昭君……。文啓喜歡鄭功山抒情歌曲。

兩人也進出另一兩家茶座，燈光幽暗，兩人擁抱在一塊，消磨一二個小時，每星期一次見面，週四或週日。

二零零七年十月下旬，秀貞打工那網印廠遷出市郊，在第十二郡，工廠距市中心十多公里，還要過一個河渡。單程騎摩托時間四十多分鐘，以前只消廿分

鐘而已。人一踏上彼岸，展示眼前一種郊區村落風景，空氣清新，沒都市喧囂及熱鬧。

秀貞新住處在一條巷子裡——一排為提供工人租住的剛趕蓋的房屋，跟前此在新平郡工廠旁的住處大同小異。

不久，秀貞遷到另一個住處，原先房子讓給秀月，因為秀月男人從家鄉找了她，兩人重修舊好，他留在西貢，去打工，當泥水工。

緊接而來，秀貞兩個外甥住在她住處。一個唸大專，一個投軍她工廠。

文啓和秀貞見面時間選在星期天下午。這天學校和工廠休息，兩個外甥很少在家，他們都忙自己的節目，斗室大的房子變成文啓秀貞的小天地。文啓喝著秀貞先為他調好放在冰箱的檸檬汁，擁著秀貞，看電視或聽音樂，聊天。有時一塊到馬路一家館子吃北越牛肉粿條，他回家前。

郊區偏僻，實在找不出可消遣的去處——除去一兩家草屋咖啡館。

有些時候他們也光顧這種咖啡座，鑽進草寮，裡面一張膠桌子，兩把膠靠椅，一張綁在床上的吊床。男女雙雙，沒人打擾。

二零零九年七月上旬，一個大雨磅礴的週日下午。隆隆雷聲及暴雨叮咚敲打屋頂，秀貞住處小巷子給雨水淹沒，雨水會沖進房子，若雨再繼續下個不停。

先是秀貞和文啓倚牆坐在鋪在水泥地板上之褥蓆

上，文啓臥了下來，並把秀貞順手拉了倒在他身上。

文啓翻過來把她壓在下面，他把嘴唇貼在秀貞唇上，狂熱吻著，他的手撫摸她乳房，身體。肌膚與肌膚磨擦，使兩人感到血在奔騰，如火焰在燃燒，秀貞發出一種出於自然的低吟及顫抖，她感到眼前一切很朦朧。

驀然，秀貞似乎覺得有一樣東西開始在她身體某個地方推進，抽動，帶來奇異快感及疼痛。兩人可聽到彼此心脈劇動，彼此急速粗重的呼吸。

終於一陣抽搐後，文啓倒在秀貞身上。秀貞鬆開擁緊文啓的雙手，她閉上眼睛，似乎還來不及回至現實。文啓輕輕吻秀貞唇兒，他睡在她身旁，左手還放在她乳房。

良久，秀貞坐起來，拎起脫落的衣服走進洗澡間，文啓躺在地上，他凝望屋樑上的瓦片，腦袋混亂，對剛才發生的事情他覺得很突然，後悔，五六年來他極力不欲發生的事卻給性慾巨浪沖掉了防線，於那一刻間！

文啓走後秀貞獨個兒坐在褥蓆上，抱著他們剛才一番纏綿過後溫馨尙餘的枕頭，貼在胸前，她迷惘的回想剛才發生的那樁事。深深埋葬在歲月塵埃的那件事，突然如一片風砂，刮起來，刮得她心靈刺痛陣陣……。

將要一個多月文啓沒有登訪，那段時候他正忙於公司業務的處理。秀貞給他打短信：

“我好想念你，我不會要你對我負什麼責任，我們見面好嗎？一如往時一樣。”

友情沒什麼變化，大家保持每月一兩趟在一塊，但很少再發生性關係，只有擁抱，溫存，有些時候在草寮咖啡座，有時則就在秀貞住處，每次消磨兩三個小時。

秀貞告訴文啓：她準備遷家，搬至她妹秀月住處，二零一二年秋天。

秀月決定與她男人回家鄉去，結束幾年城市打工生涯。她是經不起那男人纏綿央求，再來她父母年老多病，難再為她看顧女兒，八歲了，在上小學，說很想媽媽，每次打來電話，秀月疼愛她，心有不忍，只好回去。

“搬回那邊，上工廠比較近，少淹水。”秀貞說。

搬去的住處住了幾個工廠同事，秀貞不給文啓到她那裡，她怕別人猜疑的目光。他們只能在外面見面，約定時間後，文啓等在巷子對面馬路旁。

從這時候，兩人見面次數不斷縮減，一個月，更有時兩個月一趟。沒什麼地方可去，文啓又不愛上草寮咖啡座。

雖很想念，秀貞亦沒奈何。

兩個外甥先後走了，一個大專畢業找到工作，搬到他供職的公司，與同事合租一個房子，第二個體檢合格，參軍去了。

換來一個女生，秀貞姐姐女兒，考到高等專科，

在西貢唸書，三年。

二零一三年四月上旬，碰上星期天，文啓約了秀貞一塊到平貴旅遊區，那天有歌唱節目紀念已故音樂作家鄭功山逝世十二週年。

抵清多社區，距歌唱節目演出時間尚早，文啓提議在路上找個飯店休息一下，秀貞不反對，第一趟他們踏進飯店。

在飯店，文啓與秀貞再度作魚水之歡——經兩年中斷。

與往時不同，這次秀貞盡量與文啓配合，靈與肉之交融，他們都達到性滿足。

也首次，秀貞發覺自己對性要求超乎的高，是否此乃一個到了卅幾歲的女人都會有的現象，以前她不是曾聽到別人這麼說？

秀貞已不再像以往那樣羞澀，高潮過後，她躲在被褥裡，赤裸的肉體擁在文啓身旁。

這次開端之後，文啓與她有了往後的幽會，多則十天、少半月或一個月一回。

有一次，一番纏綿過後，擠在文啓懷抱裡，秀貞問他與她的關係，文啓說：

“初時認識是一般朋友。”

“以後呢？”她再問。

“知己，許多年後。”文啓答。

“現在？”秀貞又問。

“情人。”他說。

是的，現在她是文啓情人。她只能默默等待文啓之來，暫短的靈肉歡樂後，他回他的家，她回她斗室住處。

歲月流水，一瞬間十載。

十年，秀貞原先烏亮亮的頭髮已冒出早來茵茵銀絲，文啓，他雙鬢也多了許多風霜白髮，當然他早已不年青——當年相遇時！

文啓不止一次鼓勵秀貞找機會認識一些異性朋友，早點有個歸宿，秀貞說：

“我何嘗沒想呢？廿幾歲時有一些熱心的女同事為她介紹了幾個男生，但都沒什麼進展。過了幾年，碰到一些男生，年齡相仿的看來像大男孩子，年紀比我大的，唉！不是感到彼此性格、愛好差異太大就是帶了一雙色迷迷的眼睛，不必開口，我也感覺到他先決目的只有床與肉體，多反胃喔？

我是一個普通女人，我只希望有一個普通男人，工作，生孩子，共同照顧一個小小的家，過清淡平凡生活，可是……唉！秀貞嘆謂。

文啓默然，他能說什麼呢？

許多時候，冷月靜夜，睡不成眠之夜裡，秀貞一片片一葉葉，串起她和文啓的感情，她真懊悔當年，當年假若沒有年青人那段找尋散工廣告，便不會有她與文啓邂逅，更不會有十年恩情。

十年失落的另一片青春，得到的呢？卻是無盡寂寞冷夜，不盡懷念及失望等待！是一片拴不住的浮

雲，不知何時，熱淚自她眼睛湧出，順著雙頰往下蠕動，流落衣襟。

二零一三年四月中旬某個下午，兩人相約在巷子對面一家館子喝咖啡，那天星期六。

秀貞告訴文啓一件深埋心底那樁事，應該是個噩夢：十五年前，廿二歲的她從南部家鄉到西貢找尋工作。她在一家賣粉腸店子打工。一個晚上，熟睡中她被一個男工人給強奸了。

“你會瞧不起我嗎？”秀貞問，她抽泣著。

“妳為什麼要告訴我？”文啓把她緊緊擁著，讓秀貞盡惰哭泣，到她有點平靜下來，他才低聲問。

“我不能繼續瞞著你，我相信你對我的感情！”秀貞答。

“過去的事讓它永遠埋葬於時間的塵土裡，別再把它發掘起來，人生，痛苦與不幸的出現每個人都會面臨，難以避免，是嗎？”文啓低聲安慰秀貞。

文啓心頭絞疼，他知道他並非秀貞第一個男人，但他沒料到，她有一個不幸遭遇。

“叭叭，叭叭”。

一陣驟起刺耳汽笛聲夾著風塵飛揚從秀貞擦過一輛卡車。笛聲把她從沉思驚醒，淚不曉得打從什麼時候爬滿雙頰，她用手輕輕抹掉。

市街，華燈已亮！

二零一四八月下旬完稿

王阿奎

王阿奎走了，他活不到六十歲。

一個微不足道，翻滾於這個人口千萬以上的大都市的小市民，死去，只不過大沙灘一粒小沙粒在一個海浪沖來，不見了而已。

我為王阿奎寫此篇“傳記”，在於他與我家庭扯上一點關係，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期間。

王阿奎的履歷簡單：呱呱落地至兩腿伸直抬到火化場，五十幾載他都住在西貢第一郡李自仲街（舊嘉隆街）吳厝巷。

“吳厝巷”這名字應該有百多年歷史。

大巷子裡總共有一排十棟瓦蓋磚牆平房，這排連在一起的老房子，至少有百歲高齡。

據幾位老居民——當年吳姓佔了四棟房屋，一棟有兩個家庭，人丁旺，且先於別姓居住於此，而居住在大巷的以潮裔人佔多數，也以潮語為主，大家都會說潮州話，巷子的“吳厝巷”名稱起於何年代則衆說紛紛，不過由於人口佔優勢，比較合理。

內人亦吳姓人氏，也出生於此巷子。

內人家在八號房子。這裡為兩家合住，另一家庭乃內人親屬，上祖乃兄弟，傳至內人乃第三代。

我家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遷居於“吳厝巷”——從南部金甌。我們是租住戶，在10號，只一個小房

間。

我家於一九七二年遷到同街另一條巷子，與“吳厝巷”毗鄰。當然，我與“吳厝巷”還是脫不了關係，那時，內人母親、姐姐及一個弟弟依然居住在那邊巷子。於此，有許多我少年時代的懷念。

一九七五年，國家和平統一，“吳厝巷”有了很大的變化，原先居住在此巷子的老居民，有的搬到別處，有的出國定居。“吳厝巷”迎來許多新住戶。王阿奎家代替了與內人同一棟房子的家庭，（他們遷到第六郡後江街）。

王阿奎屬勞動家庭，阿奎他爸老王有一個“糖水”檔，做甜品生意。經營不太成功，少做多賺，愛利潤高，難怪！

王阿奎他媽，家鄉在西寧省。

王阿奎的媽是京族人，相貌福厚，胖胖白白，有雙明亮眼眸，我想，她是漂亮的，年青時。阿奎他媽一共生了七個兒女，阿奎是老二，頂上有一個生來矮小的哥哥。往下看：兩個妹妹，三個弟弟。幾人中，阿奎，他大哥及大妹三人會說潮州話，再下去的，不會說。

王阿奎是我家小食館五六個僱工之一，那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

二十多歲，體魄壯健，靈敏，勤勞，相貌很“帥”。唯一，也是嚴重影響他健康的大禍根——酒。

王阿奎與酒為伴，從十五六歲開始。他的酒友老

老少少皆有，其中一個家住西貢第一郡六岔路附近，也做“糖水”生意，年紀跟他王老爸不差上下的男人，醉了，環肩嘻笑，很寶！

王阿奎留有許多難忘的懷念——於那段時光——雖事隔多年：

他與我家“奶媽”及她寶貝女兒阿碧。

“奶媽”原是我家女傭人，在我家已多年。她已五十多歲，身段高瘦，老公有小三，離了，她自己撫育兩個女兒。長女又黑又瘦，四處打工養活自己，小么十五六歲的阿碧跟在她娘身邊。阿碧胖圓圓又白白，渾名“冬瓜”。

幾個孩子，包括小女兒上學讀書了，內人回小食館看管生意，“奶媽”也帶了冬瓜一塊到食館加入傭工行列。這時的冬瓜已十七八歲。

說良心話，阿碧冬瓜做工作蠻勤力，她最大缺點就在於臭脾氣、潑辣、吵架……。冬瓜的媽“奶媽”有時也給冬瓜氣到七孔生煙——也許從小給縱養成惡慣。不過，若有誰個敢“欺負”她寶貝女兒，一定有你好看。所以大家避免碰冬瓜，多件事不如少件事。

王阿奎便嘗試了碰冬瓜得來的滋味。

那年代還沒有煤氣，一般人家煮飯燒菜都用柴或炭。

那天凌晨五點鐘，阿奎嗆咳不止，沒命地從小閣樓衝下來，他咳到眼淚不停。“奶媽”在廚房生火煮東西，爐子柴條塞多幾根，柴煙自然冒起，往上昇，

小閣樓的阿奎差點給窒死！他不敢再去惹冬瓜，吃過苦頭自學精。

我不否認，王阿奎那時光是個“帥哥”。艷福常與俊男脫不掉關係。

他搞上我家另一個女工人阿蘭。

阿蘭雙十年華，身段苗條，相貌姣好，只是已經有了老公。

愛情的火花辟里啪啦，阿蘭懷孕了。

阿蘭的男人休了她，送她返娘家。

阿蘭要跟王阿奎，阿奎他老母堅決不接納這個小女人。可憐的阿蘭成了最大虧家！

許多許多年後，王阿奎已有了家室，並有了男女各一。

長大後的阿奎兒子只能靠勞力幹活，他讀不了幾年書，他小學怕也沒唸完。

這小伙子別的不說，他喝酒的酒量並不輸於他爸阿奎，甚於青出於藍。

王阿奎生活經常入不敷出，他及老婆都有一共同嗜好——賭。

照說，王阿奎這家庭生活應該不至於此，在“吳厝巷”巷口他有一個粿條、麵食檔，生意不錯，利潤好。可惜的是：他們往往將錢押在賭攤，尤其彩票字尾（廣州人叫字花）。

沒錢，向高利貸借錢是唯一辦法。

往往要跑去躲起來，到沒法還債時。王阿奎有一

救星，那是他嫁到新加坡給人做墳房的妹妹，幫他清還賭債。

這幾年，王阿奎快速蒼老，臉色蒼白，雙目無神，行走遲鈍。這時，他已患上糖尿、血壓、脂肪肝……病。整天受病痛纏身，難怪別人很難想像他實際年齡就只有五十多歲而已！這是否他一生向來放蕩不羈的後果？

王阿奎出殯了，目的地乃平興和火化場——相送或只送他一程的只是寥寥可數的一些鄰居，朋友——除了阿奎兄弟及妹妹。

我也夾在行列裡，默默送他一程！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日，守德

兩難抉擇

在二哥高紹南介紹下，娥於一個朋友生日宴認識了泰。泰與南乃大學同學，兩人都曾就讀於本市農林大學。

泰留在學校工作，一邊繼續進修碩士學位。

娥唸外商，再過一年才畢業。

一見鍾情，不消太多時間，泰與娥已成一對戀人。娥大學畢業第二年兩人正式結婚。婚後，一對新人便住在第七郡富美興高級公寓一棟套房。這是泰的爸爸特別買給這對小夫妻的。

婚後，娥在一家進出口公司上班。

第二年，娥懷孕，生下小貞，她辭去工作，全心在家看顧小女兒；他們家庭富裕，不為生活擔憂。

泰正式在農林大學任教，取到碩士學位後。

次年娥重新在一家貿易公司找到工作。只是小貞才滿週歲，不能寄到托兒所，娥把小貞寄給母親代看顧。

對這份工作，泰很不贊成，因為娥經常要與她經理一塊出差，且時間總是多天才回家，雖然她每月可領到可觀的月薪。

娥生來秀麗，又有豐腴身段，與上司出雙入對，誰敢保證日子久了，不會發生什麼不可告人關係。再說，女兒小貞還小，不能缺乏她的照顧。

每次看到泰不高興時。娥總是安撫丈夫，她保證絕對不會做什麼對不起他的事，她愛丈夫、女兒，愛這個幸福小家庭。

但是這些安慰語言並化解不了泰的疑惑心緒。嬌妻不在，小女兒又在岳母家，他只能獨個兒在清冷的客廳上網、喝悶酒、抽煙，一個長夜，煙灰缸盛不了他捻掉的煙蒂。

這也影響泰的工作，暴燥、不安、煙、酒。

一次多天出差後，娥從北方回來。她顯得疲憊，憔悴，她沒有立刻從母家把小女兒接回來，她在家休息了一整天。

晚餐也不煮，泰與娥在公寓下面向街一家叫李國師店子吃牛肉粿條，兩人都愛吃這種富北方口味的粿條。

晚上，泰在床上看電視節目，娥洗了澡從洗漱間出來，看到身穿薄薄睡袍，隱現乃她豐腴誘人的胴體，泰立即伸手拉住老婆，他的嘴唇很快壓在娥豐潤的雙唇，同時整個人壓在娥身體上，他已好多天沒碰到娥了。

“不要這樣，我很累，泰，明晚好嗎？”娥把頭一側，避開老公的熱吻，並用手推開他。

“我好想妳，娥！”性急的泰用力扳著她雙手，又把嘴壓在娥嘴上。

娥力手推開丈夫，她轉身睡向方牆一面。此際，性慾高漲，泰依然壓在她身上，一面他伸手扯開娥的

睡袍。

突然間，泰感到天旋地轉，腦袋嗡嗡作響，娥潔白肩頭上，竟是一個鮮紅，清晰，刺目的齒痕，圓圓的。再來，是手指抓痕，長長，也格外奪目。

泰頓時感到窒息，心窩陣陣疼痛，從床上滑下地板，以手肘抵著床沿，他勉強站起來，而雙目血紅，面龐扭曲，喉節上下抽動，激動。他嘴巴銀疋般，泰轉身離開臥房：

“完了，完了……”

娥從床上翻下，跪在地板，雙手拼命抱住丈夫的腳，淚從雙眸不住湧出，流在雙頰，她哭，哭得很悲慘。

“我與他沒有發生什麼，沒有，泰，請相信我，不要誤會！”

泰的嘴唇抖動、雙眼赤紅、憤懣、創痛，推開娥，衝出臥室，“碰”的一聲猛而把門關上。他奔向自己房間，把門雙重鎖掉。

娥追到門外，她敲門、痛苦，最後癱瘞在地上，哭到喉嚨沙啞、失聲！

泰與娥在離婚協議書上簽名打印，半個月後，在一個平靜、和諧的氣氛下，結束兩年幸福婚姻！

無數親友以及雙方家人完全不能瞭解這對一向恩愛，幸福的小夫妻竟會走上意見不合分離之命運，大家只能從泰與娥口裡套到這樣簡單的一句話：

“沒什麼！”

這也像一個找不到正確答案之謎！

娥要求女兒小貞歸由她撫養。

娥回娘家，泰也返到他老爸家。似乎，他兩人都不欲留在這棟曾留下許多幸福歡笑、悲痛哀哭的房子。

辭掉工作，娥只在母家照顧小女兒。泰透過銀行按月寄上撫養費。偶而，他與娥先約定地點，兩人帶著小貞到公園或遊樂點玩。

往事絕對不提，此乃兩人遵守的諾言。

小貞還小不很懂事，但她總拉緊爸爸的手不肯放開，哭著要他同她一塊上車，兩人都費了很大氣力才把女兒哄止了哭。

車子走了，泰站在路旁，心頭刺痛。無奈，也懺悔！此際，他曉得娥也很悲傷！

次年，帶著5歲小女兒，娥與家庭出國定居，泰到西貢新山一國際機場送機。

小貞哭得很厲害，她緊緊拉著爸爸的手不肯放開。大家也很難過，圍著哄她，娥雙眼通紅，從眼眶淚水滑在頰上，她不敢與泰目光相對。此際，泰何嘗不是心疼如割，他委實想央請娥留下，可是，他不能，也沒勇氣！

“爸爸為什麼不同小貞一塊去，爸爸不愛媽媽與小貞了嗎？”小女兒一直哭，她望了爸爸又問媽媽。

“小貞乖，你和媽媽先去，再過幾天，爸一定趕來，爸還忙，要辦一點事。一定，爸沒騙你！”她擁

著心愛的小女兒，強忍不給眼淚滴下，努力哄著她。

“祝妳一路愉快，再見，娥。”終於泰握著娥的手低聲說。她的手冷冷的，有點抖。

“謝謝你！多多保重喔！”

“謝謝妳。別忘記給我新的電話號碼好嗎？”

“我會的，再見！”

娥終於走了，雖然彼此都那樣依依不捨，彷彿兩片空際蒼雲，誰也留不了誰！

一瞬間，8年。8年，泰與娥一直保持從不間斷之聯絡，電話、上網。

如今，泰已是博士、教授，農林大學經濟科主任。雖然他週邊並不會缺乏名門淑女，社會、教育、商業女性，泰依然光棍一條。

而娥，在異國，她是一個已婚女人，沒再婚。在她身旁，小貞已13歲，她只能說一些簡單母語，受美國教育，生活在美國人群，英語已成為主要語言。她和爸爸聯絡，一律使用英文。除了告訴他她的讀書成績，媽很好，問候奶奶、姑姑……她常問：“爸爸，你來看我們好嗎？媽也想念你！”

但泰不會到美國。

今年夏天娥與女兒回來。

泰到胡志明市新山一國際機場接機。他媽媽與兩個妹妹也一塊到機場，老人家很想念多年不見的孫女小貞。

一見到泰，小貞馬上撲過去，哭著：

“我好想念你，爸爸……！”

“爸也很想念妳，小貞！”泰亦滿眶熱淚，雙手緊緊擁著女兒：“乖，別哭，乖！”

站在一旁的娥，她不停地抹著眼淚，8年，多漫長的歲月！

小貞已有了少女的樣子，她有娥之秀麗。

娥依然容貌娟好如昔。看來豐滿一點及披肩秀髮烏亮，她穿一襲藍色長裙。

他們從機場直接去富國島。

一輪皓月，椰影婆娑，曲折小石板小徑燈光朦朧。

沿起伏波浪衝拍沙灘，岩石聲，娥把涼鞋脫在石階旁，走向浪濤處。夜深人靜，娥影子投落沙丘上，海上，萬千銀絲起伏，澎湃！

8年，3000多個日子，她過的是近乎一種放逐，放逐自己的生涯於太平洋彼岸之國度，美國南端佛羅里達州。與泰之婚變，幸福破裂後，她在異國孤寂、無奈……曾與一些異性發生曖昧關係，她放逐了自己。此時，看見泰孑然一身在海邊踱步。兩人就一邊行，一邊談了許多自己的生活與遭遇。

當泰問及娥可以留下嗎？

娥把一個深埋於8年歲月塵埃裡的一個秘密揭開了：

那趟河內出差，娥與她的經理，參加一個交際宴會，他們喝了不少烈酒。大家都很醉，他擁著我，返回下榻飯店之房間。他的嘴烙在她雙唇，火熱的充滿

酒味的氣息，娥很迷惘，她無力推拒他，她只能閉上雙眼。她感到，彷彿有一團烘烘的火焰，燒著，從雙腳、胸膛、雙眼、此際喉嚨也已乾裂！

娥肩膀有一陣劇疼感覺，把她從醺醉中甦醒，他赤裸的體壓在她半裸身上。他已坐起來，雙手正死命扯著一頭粗黑亂髮，一臉咀喪痛苦，好久好久，他低聲對娥說：

“對不起，娥，我……”

此時，娥才曉得，他是性無能患者。

“我的天，為什麼當時你不告訴我，不解釋給我知道？”泰如被人重重一擊，他站不穩，整個人跌坐地板上，叫著，極度痛苦！

“告訴你，解釋？你會相信嗎？那時光？”娥望著泰，雙眸一片幽怨，有點憤懣：“你曾問我嗎？有給我解釋機會嗎？”

泰猛然站起來，把娥擁進懷裡，那股力量使她幾乎窒息：

“妳別走好嗎娥？8年朝思暮念，太痛苦了，我不能再失去妳！”

離去或留下？對娥，進退兩難的抉擇！

翻譯

* 聚散人生，歡樂與哀傷

* 媽媽的黑板

* 破鏡重圓

* 河與岸

* 春暖

春 暖

X光檢驗出來，她並沒患脊骨刺。

鬆了一口氣，她掉頭走出醫院大門。

就半個小時前，在X光拍照室，拍照醫生，那位鼻樑架著一副厚厚的近視眼鏡，年紀並不比她大多少的男生，朝她說，簡短的：

“脫掉襯衫，躺在拍影床上。”

她羞怯低垂著頭，一陣猶豫，雙手顫抖，衣紐一顆一顆從她手裡脫開。

“乳罩也脫下，不然不會準確的。”

他一邊調整拍攝設備一邊說：

“躺下，低一點，再低一點，嗯，對了，別晃動。”

躺在床上，床冷冷，好難受。

她緊閉雙眼，怕看到自己裸露的豐滿雙乳。室內燈光熄掉，拍攝機開動，她感覺一邊電源從她腳趾慢慢往上游竄。

“好了，起來。”

室裡燈光再亮了，她起身，迅速把衣衫穿上。他並沒看她一眼，只顧自己工作：

你在走廊長椅稍等，左邊窗口拿檢驗結果。廿分鐘。

很長一段時間，她依然忘不掉在醫院X光室那一

幕。廿幾歲，還沒異性朋友，想不到卻赤裸身體於一個陌生男生面前。每想到那件事她總壓不住她的心激烈的跳動！

沒料到，兩人再相遇，他們參加一個她公司女同事生日宴會。於兩年後。

對她，他半點印象也沒有。反而她，她卻忘不掉X光室那一幕往事。她故意躲開他，不敢與他目光相接，倒是主人把她推出來並作了介紹。

那樣湊巧，一段時間後，兩人終於成為情侶。一次依偎在他懷裡，她有點醋意的說：

“我看唷，找不出比眼睛更為滋養的工作，卻也會近視，真想不透？”

“妳沒聽人家說：補過了頭，適得其反，有日真怕什麼也看不見喔！”

“你呀，吃了人家便宜還裝老實！”她嬌嗔在也大腿擰了一下。

“唉唷，疼，疼死了！”他邊跨開的躲避邊叫喊。兩人快樂，恩愛擁在一起。

幸福時光暫短，她突然不辭而別，手機也關掉，沒有誰曉得她的行蹤。

他來到她家鄉，幾經無數艱難追尋。

他見到她父親——一個七十幾歲老人，他獨坐於門檻前的石階，瘦弱憔悴，疲憊，他只告訴他：她母親去世，辦過喪事，她走了。

她家是一棟舊瓦房，灰黃磚牆，暗晦赭瓦頂長滿

厚厚青苔與野草。從它結構及建築風格，可以猜測到它曾有過光輝的年代——她外祖父健在時。

瓦房三面圍著一邊兩米多高的磚牆。院子左側有一棵高大欖仁樹。大片大片葉子覆蓋大片庭院。這種樹一到秋天葉子開始變色：初時從深綠轉為黃色，褐黃，踏進冬天便轉為深紅，晚冬風寒，枯葉飄落滿庭，尙沒落下的葉子只能於枝椏上打顫抖。

院子右側是一個竹棚，棚上殘留已枯死的瓜藤。瓜棚旁種了一棵桃樹，樹幹粗大，看來樹齡不少了。冬天春臨，桃花滿庭艷紅，為蕭寂庭院潑上一點生氣！

進得屋來，大廳正中貼牆一座雕刻精緻紅木神案，案上安放一鼎銅香爐，兩旁乃一對燭台。前面兩個瓷碟，碟上供奉一些水果。最裡面放兩個相框，相框裡乃兩幅黑白照。照片是她外祖母遺像，靠左一幅彩色照片，那是她母親，從照片可聯想她年青時期一定很漂亮，從她臉型及眼眉間。只是眼神瞬間流露一種無奈與幽怨！

他在神案恭敬上香，她父親一直那樣黯默，他極少開口——自他出現至辭出。

在家鄉，沒人曉得她蹤影，人們只告訴他：她走時穿著一套藍灰色衣服，瞳仁滯呆。

她驟然失蹤，留給他無盡思念與悵惘。許多時間，他徘徊於曾有無數屬於兩人在一塊的地方，秋去冬來，他更消極與沉鬱！雖然他心裡堅信有一天她會

回來，回到他身旁，她不會將兩人的感情從心裡抹掉！

她終於回來，如一春來燕子。出現在他跟前，她第一句話：

“這趟我並非一個病人，你會失望嗎？”

“但願你是來看病，我還能見到你。”他把她一把擁住，激動地問：“這些時間你在那裡，你知道我找遍天下了嗎？”

“靜思，在寺裡。”

“寺院裡，我就從沒聽你說？”

“你不去找，好笨。‘當然不會找到的，我決心隱藏起來。’

“那麼現在呢？”

“來探情人，行麼，不行，我走了？”

他緊緊把她擁進懷裡，生怕她又溜走，若不小心，她抬起頭，明亮的雙眸有淚與徬徨，落寞！

在他懷裡，她依然日趨消瘦，沉鬱，難有往日笑容和歡樂！他生怕她那脆弱的倩影有一天若晨曦珠露剎那間消失。他能給她乃無言的慰藉，憐愛！

而她，有時無動如一池無波止水，有時則如一團烘烘爆發的火山，在他愛撫中燃燒自己，也燃燒了他靈肉！

她母親，村子裡漂亮出衆的女孩子，有歌舞才華，且為該省文工團主要成員。那個年代文工團經常到地方上一些部隊單位或生產單位演出。

一次偶然，她認識了她爸，另一文化機構的職員。兩人似乎相見恨晚，也算一見鍾情。他能唱能彈，又善繪畫，相貌英俊，她秀麗嬌媚，能歌善舞，可謂男才女貌，兩人感情打得火熱。

兩人愛情遭到她外祖父堅決反對，在老人家眼中，她父親性情浪漫，只是逢場作戲，不會專情，不能寄託終生。

她母親卻以身相許，不顧老父勸喻。她母親懷孕，他悄然走了，可憐她媽在鄉人冷嘲熱諷中產下嬰兒，她依然盼望有一天他會回來。

母親離世於悲痛憂悒失望中。

母親去世，她父親歸來。

父親歸來，昔日耀目光茫早化為夕陽西下，回來只是一個老弱疲憊的軀體！

而她，許多年對父親的愛與懷念迎來悲憤與失望，疼痛母親廿載倚門日夕盼望之落空，她決定離家出走！

“不管如何，妳爸也回來了，現在他孤零一人也很可憐喔？”他對她說：“我相信，他是那樣痛苦、懺悔、無依，他需要妳，對嗎？”

默然不語，蕩漾於眼中是一片海水般的蔚藍，他吻在她半開又熾熱的雙唇。她閉上眼睛，淚靜靜滑落頰上，熱熱！

不用上班的假日，他常陪她回家鄉去。兩人的出現，為這幢老舊瓦房帶來歡笑，朝氣。只是她老父依

然很少說話，他經常坐在屋簷底石階上，身穿一件早已褪色舊棉襖，不管炎夏或寒冬。

冬天，整個庭院鋪滿老欖仁樹落下的紅葉。夕陽西斜，景物顯得朦朧，蕭條，她老父，原來消瘦的面龐此際更為虛茫。他目光眺望院子大門，彷彿等待什麼，有時可以聽到他長長的嘆息！

她也原諒及疼愛年邁孤單的老父。每趟從鄉下返回城市途上，她總把頭依在他肩上低泣。淚水濕了他胸前大片襯衫。

一個比往年更為寒冷的冬天終於過去，他曉得，許多灰黯日子也跟著結束。

春天，庭院裡的老桃樹的花開得比往年豐艷，桃花紅了人面，她回復昔日青春嬌媚，她笑容使他更為陶醉！

她老父沉悒的臉上也有了歡樂的笑。今天他身上穿的女兒為他買來的新衣服，外加一件皮夾克。

“告訴我，為別人拍X光時那樣冰冷，毫不心動，吻人家，我總聽到你心脈跳得特別厲害，想不通喔？”倚在他懷抱，她撒嬌問。

“妳不曉得：在醫院，心給白鋼包裹起來，在情人身旁，心是真真正正，有血有肉，有感觸的，對嗎？”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下旬，守德
越文原創：武氏炫莊

春的憶懷

住於紅河堤壩高層公寓的人家清早起床拉開厚厚的落地窗窗簾，無數燕子在一座座高樓間狹窄天空飛穿梭飛翔，一塊塊沉甸的灰黯的雲被燕子尾巴剪成數不盡的▲形、▼形、◆形……圖案。大家曉得：十二月凜凜寒風已於昨天午夜來臨，悄悄地！

十二月風寒在刮，自然而然，給人們刮來幾許憶懷！

河內古老市街，深冬陽光變得懶洋洋。

陽光透過街邊旁一排老欖仁樹，老樹紅葉落遍地上，枝樞上幾片尚未殞落的葉子在風裡顫抖。高叢安輔堤壩兩邊的樟腦樹，樟腦樹黃葉更飄零。

若是毛毛細雨天，撐傘並肩於長堤，詩情浪漫！

那些歲月，長詩路潔白牆壁，一擔擔打從玉河花鄉挑來晨露尚沾，幽香沁人的水仙花、菊花、紫羅蘭……曾烙下倩影及笑聲。

玉河不再是花村，餘下無幾的莊園已深藏於那些新蓋的洋房後面，從小巷子進去。土地價值飛漲，這些莊園怕不消多少時間也會跟著消失。相信要很久很久以後，河內人們才慢慢去接受玉河花村走進歷史的現實。

黃花探街柚子市集（Chợ Bưởi）——老河內迄今尚存少數市集之一。據說它已有悠久歷史，正確記載

則於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它每月集市六天，以農曆算，分為初四、初九、十四、十九、廿四、廿九。它成為河內一個景點，雖然往日風光已不在。

柚子市集有貓、狗、鳥類，不過主要卻是這裡的鮮花市場。

時代不同，科技日進，現在一般普遍種植出來的花早已落後，野生蘭花擺在地上，價若空心菜。湧現花市卻是人工特別培植的花類——轉變基因產品，如蝴蝶蘭，它美麗到令人乍看有塑膠產品錯覺。

另有逆季菊花，花兒栽在潔白膠質花盆，一棵菊花開綻黃白雙色花卉，好可愛，吊在花架，放在花牆，花往下垂，聽說這種千朵菊售價極高，只有有錢人家或用作應酬送禮的人們才買，客廳擺上幾盆，抬高主人家身價地位。

往日宜蠶種植的花已從柚子市集逐漸淡出偶爾出現，有人買回家，不過滿足絲絲懷舊，河內人都愛懷舊嘛！

提起桃花，便提到日新花鄉，無數世代，兩者已是形影不離。

冬去春來，人們都會到紅河堤邊的日新來選擇一棵自己感到滿意的桃花。對河內人們，不管什麼時代，新年到，桃花不能沒有。那些日子，毛雨霏霏，人們還是踩著滿腳濘泥，耐心觀看，找出一棵心愛桃花。

廿年，時光刮來一幢幢雄偉漂亮，氣勢非凡的洋房別墅，這些建築物代替了昔日一片紅紅花海。日新

桃源黯然走進歷史，那樣無奈，少了欣賞桃花之愛花客。

桃花村消失，聽說有一位當年很負盛名的種桃人家，改了行，乾脆在這裡開了一家規模很大的Karaoke廳，由於歌娘嬌艷動人，生意做得火旺。他還為鄰近同行推選培訓小姐哩。

Karaoke廳前邊有幾棵好多年前種植的白桃花。白桃純潔如玉笑迎春風，愛花的人只能凝視一眼即匆匆離去，懷昔日桃花美酒，怕如今歌娘香脂沾領，洗之不退！

河堤湖畔尙餘桃樹幾棵，孤零佇立風中，樹老花稀，喚不回昔日花濤無際，只有花癡者低喟憑弔！

離開日新，桃花落戶慈廉郡Ciputra園區，幾年了，種植成果開花不很理想，看來還需再過一段時間，使新生代桃樹去適應新的土壤。

有人說這塊土地先後有許多規劃方案，就沒人提出規劃重新種植桃花。

種樹農戶多數只為一口飯而做工作，他們缺少園藝家審美眼光，所以難激起它底靈性及昇華，縱使有日千朵桃花滿園。

春日，有人以幾千萬元租來一棵經過修剪蠻高貴也古貌岸然的桃樹，桃花盛放，倒也喜氣洋洋，可這並非每個人家都有能力付出這筆錢喔？

二零一四年五月中旬
越文原創：杜奮

我的學生

一百個正常的家庭不一定能產生一百個好子女，相反過來，一百個不乖的，有個別問題的孩子幾乎全來自家庭背景有問題的家庭。這是我們在一個教育討論會議上提出的觀點。

兩年前，學校教務處接手一個很特殊的——從六、七年級，這個男生不管學業或品行都屬於優良模範。踏上第八班，學習方面沒有退步，可品行卻有了問題；每月他總有幾天曠課，並沒向學校請假。這些日子，他把時間消遣在網吧。

我們感到驚愕，不解：這男生父親是我一個多年朋友，他是一位政府公職，生活嚴謹，教導子女盡心，對家庭有責任感，應該不會出問題的。

男生父親出差了，應約到學校的是男生媽媽——一位四十來歲中年婦女。

與男生爸爸相反，他媽衣著入時，珠光寶氣，厚脂濃抹，一頭染得蛋黃的頭髮。

從開始到離去，她手機一直在忙個不停——打來打去，而從語言中，我聽到對方多為男性，說話毫無忌憚，間中加插一些英語，聽來好肉麻。她根本半點也不注意我們的說話，也不注意一直站在旁邊的兒子。

談話結束，她站起告辭，那樣平靜，不曾露出什麼喜憂之色。倒是那男生——她兒子的眼光那層黯

然、失望，無助，令我心頭隱約浮起莫名疼痛！

他不上學，埋頭網吧是他爸出差的日子，他怕獨個兒在那幢空洞靜寂，冰冷的所謂“家”的大樓房，及唯一第二人，他家老女傭。另外，一整套高級電腦。

不健全的教育也會給兒女帶來不健全思想，雖則我們可看到是一個正常家庭，他們也很關愛，照料子女。

有一個小女生，家裡開金飾行，自小便跟隨父母身旁，幾年下來，累積不少經驗——尤其黃金首飾調配也有見識。她可正確說出一件東西含金量，很少差錯。

令我意料不到的並非她對家庭行業之精練，而是小小年紀的她，竟已體會到一個現實社會很普遍的哲理：金錢不能買到的東西，可用更多金錢去買。

她肯告訴我這個觀念乃是犯了規，我給她家長寄去邀約函，第二天她來見我說她爸媽太忙，抽不出時間到學校，並遞給我一個信封，我把它原封不動推回給她。

她老實告訴我，每次有什麼犯錯，老師寄去邀約函，她爸媽很少應約而來，她代表，其機巧遞上一個信封，事情多半解決。

是一個特別學生。

在學校，功課與品德都差落，歡喜滋事打架，每每都把錯處往別個同學身上推。對老師亦很沒禮貌。

而他爸，他並不是到學校與老師討論什麼事宜，

他耳紅面赤，強詞奪理。他為吵架來。

奇怪的是，他完全承認兒子惡劣行為，而且舉出許多學校也不會曉得的缺點。他下結論：挑剔這麼多缺點，學校是存心把他兒子轟出校門而已？

“假如整天被欺負的是你兒子，那學生不僅以此為樂，當你好言相勸他又對你反唇相稽，你感受如何？”我輕輕反問。

T父親黯然走了，啞然，他自知理虧。

那一刻，我心頭好難過，失望。自此以後，若真的需要約見這個學生家長，我一定要再三考慮了！

H又是另一特別場合。

他乖乖的給老師寫詳細報告，他犯規時。但一旦老師要他寫悔過書自我檢討，第二天他父親出現了——在學生手册。

手册裡寫滿了他是某某大專教師，許多教育問題領導與教授曾是他門生。他更對學校老師，級主任作充滿惡意的人身，名譽無理詆毀攻擊。

每趟到學校，他例舉社會那些有關師長對學生體罰的消息。並要求與校方談話作錄音作據，為日後告上法庭的證據。以對老師作恫嚇。

只是最終他還是在檢討書上簽字，保證回去好好教導，糾正兒子缺點。

H，我極為頭疼的學生央求我以後別再請他爸到學校來。他保證不再犯校規，似乎他為爸爸的行動感到羞恥。怕被別人恥笑。

H的品性是改不了多少。而我卻不曉得是慶幸或不幸，只是我們不再與他爸見面了。

以上所說乃我教學生涯裡，許多中學學生的面面觀，雖然，並不是全部。

中學，它屬於一個學子求學過程極為重要的一個階段。

我國著名學者阮維勤先生（1907-1998）在他作品“自學”就一直肯定中學教育對一個青少年學子之重要性。

“教育，輔導中學時代的學生身心健康發展，有準則，開啓他們善良品德，糾正一些錯誤思維，習慣。”阮維勤先生說：“做到這一點，才能培養出為社會人群，為國家作出貢獻的人”。這是為人師表者重大責任，也是為人父母的重要天職。

但現在——一個近乎以物質需求超乎一切的現實社會，人們還有時間想到如何去培養訓育這個中學階段的學子，如秋江阮維勤先生之期望？

我們且看看：這個現代社會，大人們把時間，精力消耗於功名事業、三餐開支，夜夜社交應酬……幾乎身疲力倦，他們無力或無暇再關愛，教導子女，他們唯一能做到是給兒女物質需求，金錢。教育，學校的責任。

可是他們忘掉子女們真真正正渴望的乃一個有父母慈愛，一個溫暖，幸福的家，除了父母能給以的物質，這點學校也沒有力。

他們羨慕與妒忌一些有這種幸運的同學或朋友，有時會去傷害這些人。

得不到大人們的關愛，對大人失去信任，這些青少年漸漸變成一群自閉的族群。

有人將一些發生在學堂的暴行歸納於學校。而不去冷靜分析，一切粗暴行動是否都出於師長一兩鞭不致嚴重的體罰，一時剋制不了？我不存心為學校為師長作辯護，身為父母，難道不自慚對女兒失責之過麼？

我們讀書那年代也不乏一些行為惡劣，不好教育的個別學生，把學生家長請來學校共同討論研究處理屬於最佳辦法。

反觀現在，邀約學生家長已非一件簡單的事，有時會變成很複雜，如果處理不好的話。加上有些不客觀的社會輿論會把原來簡單的事弄得自白難分，給學校與老師造成極大壓力。

而對許多事物，學校教育，家庭父母教育，進而社會觀念，網絡……往往會有不一樣的認同，青少年，學子如何去判斷，正確的？

有人這麼比如：為人師者仿若渡河船夫，一批批，一代代載送學子過河，奔向大江。只是如今我們渡河的是什麼樣的學子？

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越文原創：林明莊

破鏡重圓

我是一個幸運兒——能找到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在一家外資企業，那年剛剛大學畢業。許多同班同學有點羨慕及醋意，大家還都在找事做，不過也有例外，有的回家庭公司、也有上父母任職單位。

在這裡，我邂逅企業一個部門的主任。

他比我長三歲，個子高大魁梧，一個不大注重梳理的黑髮，近視眼鏡後兩邊粗濃眼眉下，也是粗長睫毛，睫毛下一雙明亮但有一絲霸氣的大眼睛，他的鼻子略嫌小了一點，可他嘴唇也薄了些，與雙眼一配，真有點不稱。他處事果斷，不拖泥帶水，卻斯文彬彬，尚是獨身漢一條。企業裡不少女生對他的“帥”及男性魅力而傾倒，暗戀。

而我，說真心話，雖不算如何漂亮嬌艷，我並不難看：均勻身段，高挺的胸脯，纖細的腰與豐腴的臀。我不追時尚，一頭不染黑髮披在肩上。眉睫下乃明亮雙眸，不近視，鼻樑挺高，往下是紅潤飽滿稍為上翹的小唇。

對我，他似乎不屬於我所理想的伴侶，我感覺“帥”的男人並不一定是“好”的男人，我爸就是一個鮮明例子，媽媽在許多歲月裡，都生活在一種很平靜很幸福很富裕的泡沫裡——在兒女面前，但我深深感覺媽並不快樂不幸福及不平靜——從我懂事時——

從她鬱悒的瞳眸，一絲無奈的笑容，我相信媽一定很美，假若幸福的開懷的笑時！。

我爸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一個熱心社會公益的慈善家，一個溫文爾雅的美男人，一個極負責任的好父親，但他不是一個盡職的好丈夫，漫長歲月，他曾有過數不清的女人。

媽與他有過許多吵鬧發生——在我們幾個孩子背後。後來，不吵鬧了，代之是冷漠與沉默。相待如賓的態度，冰冷的！

對他，我只以上級與同事關係相對，保持一種無形距離。而他，他卻時常到我辦事位置，表面為工作，其實在找機會接近，我堅決設立圍牆，把他擋在外面。

不曉得打從什麼時候，那邊我花去不少心思築下的“牆”竟被他拆掉——他站在我眼前，我見到是他燒灼的目光與令人難以抗拒的微笑！

我們開始瞭解彼此愛好、事業懷抱、社會觀念、彼此家境……。

他老家在越南北中部清化省。老爸是一位縣級公務員，任職於教育處，家裡還有一個妹妹在上高中，老媽當初中理化教員，。外商畢業在西貢找工作等機會創造事業。他說：並非不想回老家，但回去，小省份，不好發展，只好留下。

我愛小吃，上小食攤，大牌檔，他是中部人，不大熱愛這個，但還是陪著去陪著吃。

他帶我上咖啡廳，上電影院，週末去頭頓游泳，看晨曦觀彩霞及夕陽……。戀愛時光幸福，快樂，綺麗如彩虹，甜若夢！

我們結婚了——於五百多個相愛日子後！

我有孕，新婚半年。

第一個孩子誕生，他也著手成立一個自己當經理的公司，辭去原來上班的外國公司職務。而我則在家看顧孩子，閒來也幫處理一些公司事務。生活沒有多大變動，當然他比前忙了，他學會抽煙、喝酒，他說：應酬，沒辦法。

我第二次懷孕——大女兒剛滿兩歲。

我打消再度出外找工作念頭，第二個女兒出生後。

我把全部時間與精力放在小家庭。

睜開眼睛，趕忙為他煮開水沖咖啡，煮早餐，大女兒要餵飯，小女兒要餵牛奶，接下來匆匆吃了早餐，菜，附近有一個露天小市集，可存進冰箱的魚呀、肉呀、瓜豆呀、食油、醬油……週日上超市。沒多久，我已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家庭主婦，整天在柴米油鹽與孩子尿布間打轉。

衣著日趨隨便，醒來懶於梳理，新來時裝上市與我無緣，昔日那股熾熱於事業夢想也消失殆盡！。

對丈夫，我還是天真的深信他對我的愛永不遷移，直至有一天我感到有些不對勁——他經常早出晚歸，有時整夜不回家——他的解釋很簡單……應酬，出差。

我雇了私家偵探代為調查，答案快速且正確一如我所懷疑——他居然搞上年青貌美的女秘書，兩人經常雙出雙入，同住一個房子於每趟出差。

受不了被負情的事實使我失去冷靜，把事情搞到不可收拾。我堅決與他分手並要求撫養兩個女兒。他答應我要求，他看到我不留餘地的態度。

離婚手續快速順利解決，他提著輕便行囊離開，房子留給我及兩個女兒。每週日回家一趟看女兒，他唯一要求，我不反對。

心情平靜下來後，我開始重新投入社會，不久，找到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

新工作環境，新考驗使我有了新信心，一度失落的風采漸漸恢復。

風雨無阻，他都到來看兩個女兒，我總借故外出，把空間時間交給父女三人。兩個孩子拉扯總要我在家，不給我溜掉。他倒不敢開口說什麼，只是我感覺他渴求的目光，珍惜我在他身旁的時光——雖然，我的表現依然好冷漠，保持一定距離。

接下來，女兒提議週日往頭頓和避風角渡假，他偷偷望著我，徵求也盼望，終於我也與他們父女一塊去，我拿出許多理由給兩個寶貝女兒一一推翻，唉！我感到拿他們沒法！

歲月流水，家門前那棵老欖仁樹葉子又赤紅，飄落滿庭，三個年頭了，轉眼間！

兩個女兒比前懂事，她們常會問：

“為什麼爸爸不回來？”

“為什麼爸媽不在一起？”

“媽，叫爸回家好嗎”

“爸一個人住在公司，好寂寞，好可憐啊！”

我不知如何回答孩子的問號，我只能說：

“等媽想想後再說好嗎？”

婚姻失敗，我比前成長、冷靜，也現實與世故。我把一顆心緊緊封著。我婉拒一些也半途婚變的異性邀約與示愛，是為了兩個女兒，是對重著嫁衣失去信心，也是否舊情猶在？也許都是？

終於，他寫來一封共有十頁的長信。

信裡他重溫昔日舊情，懺悔對我之負情，盼望獲得我之體諒，使家庭重新團圓，使孩子得到父母慈愛與幸福。

我還能不答應他與兩個可愛的女兒之懇求嗎？我何嘗不欲破鏡重圓啊？

他回來，提著輕便行李，彷彿剛出差回來。我們都很感動，看到孩子高興、快樂、幸福閃亮的眼神。

我與他從來不重提往昔。

已過去的事且讓他付水流，如今，我們需做的努力彌補這個一度破裂的家庭。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越文原創：芸蘅

媽媽的黑板

說是黑板，它只不過是一塊媽從舊木板堆就地取材揀出來，掛在牆壁上。黑板上一行行字句，工整清楚，都是媽寫的。

我肯定，黑板年歲比我要大。很小时候我已看到它掛在那裡，而許多時候，媽用粉筆在上面寫字，早上，媽出門之前。

媽出門後，我喜歡背著雙手，抬高小頭，拼著音，一字一字，慢慢唸著黑板上的字句，那時光我才上小一，對媽寫在上面的字句意義大都半知不懂。

從小，我便很驕傲及自豪，我知道，鄰近小朋友家不會有這樣一塊可在上面寫字的黑板。可是，他們卻有點不屑——一塊舊木板釘在牆上又有什麼了不起？

我們三姐妹，一二三，從上往下排，每人相差兩歲。十歲的大姐自然而然之成為我們這三人組組長。她有看管二姐與我的責任。

說真的，那時光我們年齡還小，又貪玩，媽生怕那些吩咐下來的事情，媽一走開，它會一陣風似的，左耳進來右耳竄出，能夠留下來也許寥寥無幾！也會搞得一團糟！

一件件事寫在黑板，姐姐會照著做，該不會常出問題。

黑板上寫的內容一般都是：

每天燒飯時間；
該什麼時間吃飯；
別忘給妹妹喝藥（生病時）；
把切碎的香蕉樹幹或空心菜拌了飼料倒進豬棚的木盆餵小毛豬。

燒水給三人洗澡，天氣冷時，不能洗冷水澡，會生病。

憑著媽的吩咐，一般而說，大姐是會做得好好，可被責罰還是會發生的。

小時候的我們總愛嬉戲、吵鬧、爭媽買來的玩具、爭吃的東西……。天真的笑，盡情哭鬧。有些時候把大姐拉下了水。

受責罰的自是組長。

看到姐姐被責怪、被鞭屁股，我們哭起來，既怕被罰又為大姐難過。大姐從來不哭，她咬緊嘴唇，卻是淚水不住滴下，流滿臉頰。

生過氣，媽默默地從櫃頭上拿了止痛青油輕輕為姐抹在鞭痕上，把大姐擁在懷裡。媽哭，我們三姐妹也哭，媽把我們緊緊擁住，一塊哭著！

我們漸漸長大，在媽慈愛的勞碌撫養，在無憂的歲月。我們已學會如何分配家裡工作，除上學。小幺的我把前後院打掃得很乾淨，也幫姐姐洗菜、洗碗……。

媽不必再為家裡工作操心。不過每天出門之前，媽還是照例把一天事情寫上，許多年不曾間斷，我們

也樂見每天媽寫在黑板上的事，好好去幹。

壁上黑板成了我們的知己，多少歲月，它與我們相親相愛，分不開，歲月滲有笑有淚。

若干年後，我們均已長大了——彷彿翅膀毛豐的鳥兒，飛離溫暖二十多年故巢，各奔前程。

如今偶然故巢重返，當年媽寫上的字跡依然依稀可辨——那管歲月風塵，世事煙雲多變化！

我輕輕撫摸冰冷多年的黑板，輕輕觸摸黑板上每個字，童年有歡笑、有哭泣，卻很幸福的日子就如海如潮，洶湧於我底心湖。

我也彷彿聽到媽的聲音迴蕩長廊——隨一陣陣園子外吹來的晚風——是絮絮叮嚀；我離家前夕，許多年前！

歸來，故居如故，庭院蕭寂，大門深鎖，而媽，我親愛的母親早已遠去！

淚水似簾，我無力伸手掀開！暗

二零一五年七月五日於守德

越文原創：援偉 (Diên Vỹ)

河與岸

西貢八月多雨，南方紅紅苦熱已漸漸消退，晨早時分涼風微送，倒有那麼一絲絲難得之秋意。

昨夜失眠，也許生怕睡過趕機場時間，最近西貢經常堵車——尤其通到新山一國際機場的幾條主要道路。

一年一度回海防，今天是老爸忌辰，老爸去世兩年了。

我先到墓場，從機場回家途中。相隔一年，老爸墓上野草叢生。我忙了一陣子，剪掉亂草，插上白菊花。這種菊花，擺上水果，上香。

老爸喜愛白色菊花，這種菊花盛產於家鄉，如今花田已逐漸消失，現代乃一幢幢新蓋的，高高低低的洋房。現在白菊花來自大勒山城。

中午，我與大伯父、大哥與大姐夫在屋子前簷下喝酒，還有我一個大學時代的同學。他並非海防人，畢業後留在港城創業，而我，我則遠走南方。

生前，老爸嗜好下棋，他素有尚武風度，雖然棋藝不算高強。他給對方很大進退空間，對弈愛弑求勝，對方措手不及，勝棋，呵呵大笑。

老爸開始傳授棋藝給我，我剛滿五歲時。我學會去觀察，體會某一個人的性格、涵養，從弈棋，慢慢的——從老爸之指導。

終於，老爸走盡人生最終之棋步，兩年前，安靜的。

在我感覺中，老爸很少有點所謂憂慮、鬱悶——從我開始懂事。無數的日子裡，他的時光都交給喝酒、下棋、玩 Tô Tôm（越南民間一種紙牌）、拉二胡琴、唱一些文高、湖北、文鐘的歌曲。

人生如遊戲，老爸常這麼說。

人生也如下棋，不必太認真，他也說。

所以，他盡情歡樂，不在乎貧富。

最終一盤棋帷幕拉下了，我猜不透，他勝或負！。

一種存在我無數歲月裡的溫暖已消失——自從老爸去世後——此為前此我沒有關心的感覺，一種骨肉親情之連鎖突然給切斷之隱疼！

德國著名作家赫爾曼（Hermann Hesse 1877-1962）曾經說：

人生於每個人都存在一條河涌，在河涌，一邊是家園與父母，另一邊岸是一個屬於自己，也有兒女的家。這是千古不變的規律。

有一天，當父母相繼遠去，那個家園與彼岸終於消失。

再有一天，自己辛苦養育的孩子已長大，也建立了自己的家，一邊高牆築起，他們已不需要你了。剎那間驚覺，自己站在沒有彼岸的河涌，茫然回頭，蒼涼、孤獨、悲淒、無奈。

此際，你只能放逐於河涌，把自己交付泥濘的

蘆草。

昨夜再度失眠，是鄉野沉寂之故罷！

老媽似乎整個夜晚就不曾安睡。

輕微的吱喀吱喀木板床抖動聲，夾著一些聽不清楚，半睡半醒發出的囁語。老媽房裡黯黑，她一生都很省儉，雖然如今生活好多了。

早上，小姪子爲我上大街牛肉粿條老舖，買來一碗香味撲鼻的軟粿條給老媽吃，她老人家最愛，吃了幾十年了。

而我，則聊表一點孝心而已！

兩年來，她老人家在寂寞，孤獨中渡日，自從老爸走後。

她也只失掉能給她訴苦、抱怨、沮落的對象，許多年前，曾有一群天真無邪的孩童嬉戲、吵鬧、叫哭、歡笑的迴響在偌大一幢房子，如今歲月晨昏漫漫清冷凝重，毫無生氣。

兒女如鳥，翅膀毛豐，一個一個飛走了。築了自己新的窩，有回來，也若過旅之客。

早上，曙光未亮，她已起身，燒水，煮一小煲半稀不硬的大米飯，加一條小魚什麼的，再加上一點從園子裡拔出來的蔬菜，吃個整天。

日常，她種種菜，鋤鋤草，給園子裡幾棵林子施肥，還有幾棵青菜，再來，一小群十來隻土雞。豬不養了，幹不來，太辛苦。

如今，她已是孩子們的重擔，如今，他們已不需

要她了！

大院前方兩邊原來有兩棵老玉蘭樹，是老爸親手種的，四、五米高，樹幹粗大。開著無數潔白似玉的花朵。夜來，清香迎風拂送。

玉蘭樹枯死了，這趟我回來。

“你大哥把它們拔了種到新地方，死掉。”媽見我站在已枯乾的大樹下呆呆地不作聲，便說：“幾個月前他帶來一個朋友什麼的，聽說會看風水，硬的將兩棵樹移起種上別的地方，結果都不活。”

老媽說：過幾天到花市買兩棵新的回來種，兩三年又開花了。

我只笑笑，沒說什麼。

回臥室，我打算打開書桌前的窗子。

那熟悉的柿子成熟香味充滿房間，只一刻鐘。柿子剛開花結果，果子綠綠，花兒點點枝樞，也透出微微芬香。

最忙的是蜜蜂們，整天飛於花間，爲冬天釀蜜好過年。

老媽忙著在後面摘柿子，給我明天帶回西貢。

別小看採摘柿子，它是一門特別技術喔！

工具是一個牛奶鐵罐，鐵罐口有一小缺口，牛奶罐綁在一條竹竿上。採摘時一定要先行觀察，瞄準已熟的柿子，鐵罐缺口向柿子蒂子輕輕一托，它自落在罐裡。柿子成熟後，含有極豐富水份，外皮特別薄弱，它會變成一灘柿醬，假如從高處掉下來。

再睡一個晚上，明天，我要暫別海防老家，飛往西貢——西貢有一個房子屬於我建立的家，有妻及孩子在等著我。

我能留下，不回去嗎？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於守德

越文原創：劉文

聚散人生，歡樂與哀傷

昨天早上，她爸帶著她路過第十郡二月三日街，坐在摩托車後面，她看到祈和旅遊區裡面左側那座色彩鮮艷的空中吊車。

驀地，她想起，那次，最後那一次，爸媽帶她來遊玩那天，恰巧是爸媽結婚十五週年紀念日。

十年前，六月中旬。

爸媽在家舉行一個家庭聚餐會。

聚餐會並沒什麼隆重，也不算山珍海味，但，大家足足忙了整個星期，因為爸媽特別請來了那些遠在家鄉的親戚。當然必須先給他們有個時間上的準備。

她很高興看到這麼多親人共聚一堂，好熱鬧呢！懵懂無知的她，並沒料到有些至親的人竟是他們最後一次同聚一堂。

十載，時光雖非漫長，倒也不算短暫。

十載，她不再是無知的黃毛丫頭，她爸髮間有銀銀霜影。十載，多少事物遷移。尤其一些至親的人竟一個個離她而去，而她感到歲月無情、也殘酷！

五年前，奶奶病了，進了醫院。

那天星期日，她不用上課，正把眼睛貼在電腦上，玩電子遊戲，似乎不關心奶奶的事情。奶奶老了，生病是平常的事，進醫院住十天八天，沒事自然回來。而過一兩天，爸媽會帶她去看奶奶的，她想。

奶奶臉色憔悴，疲憊無力，彎著腰，舉步艱難，由她爸攏扶上了停在門外的計程車，走在後面的是她媽，一手提著紅色膠籃子，籃子裡是保暖瓶；碗筷、杯子……。左手拎著一個手提袋，裝了幾套奶奶日常衣服、被單、毛巾、牙刷；牙膏什麼的，她沒幫媽媽一把，只目送載了爸媽奶奶的車走了。

與以往不同，這趟她並沒到醫院，奶奶也不用在醫院住上一個星期，只三天，一輛有鮮紅十字的醫院急救車停在門口，把奶奶抬了回來。之前表哥接到爸從醫院打來的電話，大家匆忙合力將奶奶平時坐那張紅木板床搬下大廳，家裡忙作一團。緊張，沉重！

她看到她爸流淚，顯得很悲痛，第一次。

兩年後，三姨從南部上西貢看病，從市腫瘤醫院回來，診斷患了血癌，大家極度震憾，徬徨於突來噩耗，而她，她對“癌”已有一些認識－打開電視，那些韓國長命電視劇，千篇一律，一定要有“癌”才能算是吸引觀眾的傑作！才能打動人們同情心！

以後幾個月，每隔幾個星期，三姨到她家住幾天，往醫院作化療。

三姨日益消瘦，憔悴，原來一頭烏亮光滑長可及腰的頭髮，變得赤黃粗糙，脫落得稀疏無幾。

“別擔心，我還要活個廿年，死不了的。”三姨對大家說。

“再見喔！”坐在載人摩托車（Xe ôm）後面，到西區車站乘車回家，三姨向大家揮揮手說，臉上笑

容如昔。三姨是幾姐妹裡出名的美人兒，她媽常常這麼說，沒想到……！

她媽也強作歡笑，揮揮手回答。

一直目送三姨在街口右拐後，良久她媽才步履蹣跚，倒在大廳沙發上，頭靠在沙發靠枕，眼睛緊閉，還是控制不住如泉湧出，沿著面頰往下蠕動的淚水。

那幾天，她媽憂心如焚，寢食不安，似乎一個不祥預兆即將降臨！

第三天早上，她媽坐在化妝檯前，正準備化妝，矮几上的電話響了，她拿起電話聽筒，只一刻，一切彷彿靜止，“拍”一聲，她媽手裡的唇膏跌在地板上，斷作兩截。她伏在化妝檯，哭得很悲哀！

三姨走了，十分鐘之前。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瞬，又過了三年。

半個月前，那天，她不用上課，正在房子間溫習功課準備學期考試。她聽到她媽和大舅媽在樓下客廳說話。

兩年來，大舅媽一直在西貢為她看管家務，兩個兒子都已成家立室，不用她掛心，大舅今年六十不到，人蠻壯健，平時在鄉間種種一點瓜菜什麼的，生活算平淡安定。

她知道一定有什麼嚴重事情發生，因為說話聽出來很驚惶，尤其大舅媽聲音沙啞，激動，似乎還在抽泣。

她大舅父患了肝癌，從鄉間來西貢，到腫瘤醫院

治。她沒有想到，她們的家庭再度蒙上一片不幸的陰影－只時隔三年。

“幾年了，大哥不曾拍過照片，怕連一張祭祀相片都沒有，萬一真的有三長兩短的話。”大舅媽私下對她媽說。

週末，爸媽帶了大舅媽陪大舅父到第七郡富美興聽音樂，吃東西，回家，她爸手機拍了滿滿一大批照片，拍得最多是大舅父，他精神極好，滿臉笑容，且裝出各種惹笑姿態。很難令人相信他是命在旦夕的病人。

星期一，醫院主治醫生要大家作最壞的準備，大舅父頂多只能再活三五天而已。

大舅父夫婦匆匆回家了，當天傍晚。

大家站在門口，大舅父和她爸媽握手道別，她見到媽媽緊緊握住他的手，久久沒有放開，還是最後，大舅父另一邊手掌按在她媽手上，輕輕拍了幾下，收回手，再對大家揮揮雙手，笑笑說：

“再見，下個月初我會再上西貢，聽說南方旅遊區很好玩，下趟一定去玩個飽！”

她看到媽雙眼紅紅，淚濕了雙頰，她也不禁哭了，或許，這是最後一次見到大舅父了，與以前兩次不同，理智及感覺這樣告訴她。

知曉這樣，會有什麼分別？她自忖：沒有，她想，肯定沒有。她不是傳說中的神仙，可能使這些心愛的親人留下來！

十年前，她爸媽紀念結婚日子那次餐宴成爲她畢生難忘的日子。猛一回顧，竟是絲絲哀傷！雖然，她明白：生、老、病、死乃一種自然規律，每個人都逃不出這規律的支配，但她依然黯然下淚。

她又繼續她日常的工作：讀書、做作業、惡性課外補習，還要參加學校一些活動。

偶然暫把無休無止的事情拋在一旁，偷來片刻空閒，面鏡靜坐，回味許多年來，聚聚散散，離離合合，無形交錯，是悲是喜。是哀是樂，令她百感交集。

她開始懂得去觀察週邊的人，仔細的：從課上滔滔不斷講課的老師、公巴車售票小姐從她手中接過月票時那冰冷嘴臉，那班看來天真爛漫的同學，他們後面似乎也有著一些歡樂及哀傷的懷念，像她，一定的！

二零一三年八月廿一日完稿
越文原創：段黎瓊珍

編後語

林松風—熱心支持越華文壇

華文《西貢解放日報》副刊執編 曾廣健



曾廣健（右一）向出版《美的歲月》詩集贊助人士贈花致謝，其中有林松風先生（左一）。

“林松風”這個名字，我一直都很喜歡，因為覺得很有詩意！

當年，我於求學時期在若干雜誌上已拜讀到林老師的大作，後來在文壇上有幸認識了林老師，他儒雅謙和，平易近人。後來，我們在稿件上聯繫和交往更頻。

去年底，林老師有雅意出版一本作品集，並托我代為編輯，當我答應後，林老師在去年底就把數年來在華文《西貢解放日報》、《越南華文文學》季刊和《文藝季刊》上曾發表的作品剪來寄給我。在2018年戊戌年元宵節過後，我就開始著手編撰，先把其作品分為“散文”、“短篇小說”和“翻譯”編成3輯，再以稿子的內容性質而排序，然後再讓作者決定後就交給何月紅小姐進行電腦排版。

其實，對於林老師我深感敬佩，為什麼呢？因為日常他不但要處理商業事務，但仍不懈地創作與翻譯。在2013年，林老師已出版首本新詩、散文和短篇合集《歲月如歌》後，這4年來，他的作品多達30多篇作品，可謂是年長作者中最為積極的一位。林老師的作品常透過真實人事來寫出現實的生活題材，其中有他本人的親歷，也有週邊親友的生活際遇所發生的事跡，因此，人物寫得生動，描寫細膩，故事富有感情。不過，其文句的特色是愛用破折號和句子倒裝法。

大勒是一座山城的旅遊勝地，作者曾有一段時間在此生活，而作者的大名“林松風”讓我看到彷如大勒那美麗的景緻，因為那裡有許多松林，而作者本名姓林，取筆名為“林松風”，即松林中有風，而這風中有詩。正如作者《歲月如歌》的集子裡，有多篇作品提及到有關大勒山城；而這本《野葵花情緣》是一篇短篇小說題目，而文中描寫山城大勒一隅的野葵

林松風（左三）獲《越南華文文學》季刊編輯部贈送感謝贊助出版紀念章。



林松風（後排左四）與各文朋詩友留影。



林松風（前排右二）與國內外各詩人聚餐。



花，引出了一段感情和糾紛，悲喜淒愴，是我最喜歡其中之一的作品。想不到，我和作者有所同感，把此文作爲此集子書名。

今天，林老師要出版此集以紀念執筆已有半個世紀，他只是一位文學愛好者，積極業餘創作之外，林老師還是一位熱心文學人士，多年來，他對於上述兩本季刊的出版，每期均予以贊助經費，甚至動員親友資助；此外，他對青年文友出版詩作還作出贊助等，爲促進越華文學的發展而作出了積極貢獻。再說，林老師是文壇前輩，但態度謙遜樸實，沒有絲毫架子，不貪慕名利，只有默默地寫作和資助華文文壇活動，這種修養與美德是值得欽佩和學習的榜樣。

由於我最近被工作繁瑣，故此集子在編撰上時間有所耽誤，編得不好，盼請各位不吝指正！

2018年3月26日